

# 红色中国

半月刊

2

2025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2025 年第 2 期 总第 2 期

红色中国 半月刊

2025 年 6 月 30 日 出版

---

参考：红色中国网

主办：《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网址：<https://www.redchinacn.org>

<https://v2.redchinacn.org>

编辑：怀 鹤

审校：青年之翼 走向革命胜利

---

编辑组成员：

青年之翼 怀 鹤 走向革命胜利

---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 说 明

“红色中国”半月刊是由本刊编辑组主办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治刊物。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向我们指出：“在这样的伟大转变的时代，非常有必要随时报道和分析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重要动态，把握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主流和根本特点，树立并坚定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的，需要对社会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科学概括与分析，敢于向旧的、僵死的、形而上学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开战，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当代国情，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本刊正是承担着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及时地收集、总结并发表红色中国网与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科学成果、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以供广大同志借鉴。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不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总的思想倾向上，都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与作风。希望读者参考本刊时，注意分析和鉴别。同时，欢迎提出批评和意见，向我们投稿。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广大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本刊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

怀 鹤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 凡 例

1. 正文中的文章并不一定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而是有可能按重要度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篇文章的完整性和可阅读性，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本刊署名中包括“红色中国网”“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蒸馏水”“草庐棋士”的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及其人员。标题加粗的也代表编辑部及其成员。他们的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反映了红色中国网和本刊的立场与观点。

3. 在文章开头使用方框框住的文字，依情况分为编者题注或作者题注。

4. 文章中出现的比正文稍小的同样式文字，为引用文字。

# 红色中国 半月刊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部主办

---

## 二〇二五年六月第二期 目 录

|                                 |                 |
|---------------------------------|-----------------|
| 我们该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                   |                 |
| 关于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 .....         | 十月的云 (7)        |
| ——浅论红色中国网理论的历史地位                |                 |
| 对“灌输论”的若干讨论 .....               | 王其子、井冈山卫士等 (25) |
| 对所谓“左派文艺批评”的若干感想 .....          | 怀鹤 (59)         |
| 在未来的哲学讨论中是否应当纠正对形而上学的片面认识 ..... | 青年之翼 (63)       |
| 工农解放社的融工经验 .....                | 工农解放社 (67)      |
| 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              | 远航一号 (136)      |
| 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节选） .....       | 赤色风暴 (157)      |
| 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与躺平运动再思考 .....        | 青年之翼 (160)      |
| 论左派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 《共产主义者》 (163)   |

二十几岁的“超天才”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 王其子 (172)

论“民族团结” ..... 井冈山卫士 (176)

# 我们该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 关于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

——浅论红色中国网理论的历史地位

十月的云

不能否认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中国给当今左派留下的一笔丰厚的理论遗产，并事实上成为了大陆互联网马列毛左派的理论共识。但当我们接手这笔理论遗产时，夏尔·贝特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的一句“我们找到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碍是缺乏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且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却如同一朵乌云徘徊在理论的上空。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说明着了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的重要性，阶级分析是一个代表，它象征着我们对于整个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科学分析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分析的理论，能否指导我们进行现实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它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从何而来？

很遗憾地看到，当今的大陆互联网主流的马列毛左派并未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他们沉溺在对历史的哀悼中，在感伤之后便急匆匆地快进到了对现实的批判里，进而把理论问题的解决抛给下一次“文化大革命”。但在



迈向未来之前，我们是否已经把我们的过去处理妥当了呢？在对无法确定我们对时代之间的回答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之前，我们怎么说服人民给予我们第二次机会呢？我们又怎么能保证我们可以比毛主席更好地处理其所面临的矛盾呢？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多少往前迈了一步，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剖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并且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面对这些理论，我们却感到一丝陌生与不协调，它似乎与我们平日所见的马列毛经典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论述存在着差别，甚至部分地方存在矛盾。不少乍见其理论的马列毛左派很快便会根据其使用的一些概念而扣上“托派”“修正主义”的帽子。这种不协调的根源在于哪里？我们怎么把握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所提出的理论和马列毛经典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本文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为解释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而提出的概念，了解一个思想最好的方式是直接看思想创始人的原文，在此出于行文需要仅对思想进行一些简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可以看红色中国网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与“新中国”时代的阶级斗争》，对这个思想的具体运用可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系列文章。虽然在部分问题上仍持有保留态度，但笔者认为这系列文章的整体逻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社会满足基本再生产后的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分配是用以阶级划分的重要标准，脑体分工的鲜明对立和经济剩余总量不足是社会分裂为不同对立的阶级充分条



件。其理论来源来自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科学的发展》的相关论述：“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不应当用字面意思来理解这里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里的脑力劳动主要指涉管理类工作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一类的工作，而体力劳动主要指涉直接进行生产的工作，在这里不管是工地搬砖的工人，还是写字楼敲代码的程序员，都算是体力劳动者。<sup>1</sup>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把上述观点运用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由于在革命前，沙俄和中国处于较为落后的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旧有统治阶级由于其较浓厚的封建性质而无法实现对经济剩余的有效获取，以将其投入国家工业化工业化，导致国家的长期落后。在此之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首先便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并解决其中蕴含的社会矛盾，即将充足的经济剩余投入国家工业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就其历史地位来说，这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质是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

因此，即使经济恢复至革命战争前的水平，在此之上建立的国家政权也并不具有实现无阶级社会的物质水平。一方面，这个国家政权并不具备消灭脑体分工的条件，脑力劳动依然被垄断在各级党政干部手中，即使有“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与劳动”的尝试，其也常常只存在象征意义；另一

---

① 正文粗体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方面，国家采取计划经济，经济剩余也由国家各级党政干部管理和分配，并且国家不得不把这些经济剩余大量投入工业化和军备生产上，而非马上创造出可以消灭脑体分工的物质条件。因此，在生产关系上，国家的党政官僚事实上掌控了经济剩余的支配权，在生产关系上也占据并几近垄断了脑力劳动的地位，进而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且与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相对立。这种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掌控主要经济剩余的资产阶级，以及进行脑力劳动的专家、行政官僚等的二元分立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剩余和脑力劳动主要被集中在了一元的党政官僚手中。

同时，这个党政官僚集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其向劳动人民许下了提升其生活水平以及寻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承诺，其统治的合法性便来自于这个承诺，使得不管党政官僚集团是否坚守革命理想，其都不得被这个承诺所限；而劳动人民也给予其足够的信任，认为党政官僚集团可以兑现其的诺言，并愿意服从其统治。二者如此共存的关系则被描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是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标志。

在如此的背景下，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便呈现为如下的结构：内因方面，党政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随着革命记忆的淡忘、经济的发展与其阶级意识的觉醒，党政官僚集团必然要求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上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获得受限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一旦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所限制的权力无法满足其需要，其就会择机撕毁社会契约，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对党政官僚集团的信任以及受限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缺乏主动要求参与脑力劳动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保障，其生活水平显著优于同经济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相较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仍有不足，劳动人民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了自身和党政官僚的对立，与党政官僚对自

身的压迫，这种压迫虽然由于劳动人民对其的信任而被容忍下来，但是一旦这种信任被打破（如革命领袖的号召或统治危机下外部势力的鼓动），长期被压抑的阶级斗争便会猛烈地爆发出来。外因方面，由于整体上科技水平和生产技术的仍落后于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客观上仍处于外围、半外围的不利地位，进而其对经济剩余的获取能力天然弱于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和计划经济对经济剩余的高效利用来弥补这样的差距；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随时可能的军事入侵，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拿出相当数量的经济剩余用于军备建设，由于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性，这笔开支在经济中的占比将远大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上的结构在矛盾发展中呈现出以下的趋势，在外围半外围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不得不进行的军备建设的矛盾的叠加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显著地恶劣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发展空间狭小，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这些矛盾便会集中爆发，致使掌握国家政权的党政官僚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利益以维持整体的稳定，出于维持国家运行的需要，也是其自身阶级利益的使然，党政官僚往往会选择削减甚至撕毁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以求度过危机，维持住手中的政权。在这个条件下，比起说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毋宁说这样的社会是在自发地“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要避免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社会如此的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要消灭脑体分工，自觉地向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过渡，再基于无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个的具体途径在《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与“新中国”时代的阶级斗争》已有精彩的论述：“首先，劳动人民不仅需要在形式上参与国家政治，而且需要在实际上掌握管理国家的技能，打破行政官僚对治国技术的垄断。第二，劳动人民需要有直接管理企业的经验和技能，打破经济官僚对企业管理和经济计划的垄断。第三，劳动人民应当掌握较高的知识水平，掌控意识形态再生产，打破知识分子对科学和

文化的垄断。第四，取消常备军，建立以不脱产的民兵为核心的人民武装，打破军事官僚对武力的垄断，从而实现国家机器内部镇压职能的逐渐消亡。但这一切都需要劳动者将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实践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自我管理。只有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一个相当少的水平，比如每日工作四个小时、每周工作三天，这些理想才能够实现。”这些措施的实现需要如下的条件：既包括要求把大量经济剩余投入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劳动人民打破党政官僚集团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阻挠，自觉地推动过渡任务实现的主观条件。而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也自然难以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了。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对未来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较为乐观的预期：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已经不仅在自然条件上，而且在人口上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东欧剧变的爆发，最后一波相对独立于世界体系的国家也被迫融入了世界体系，正是得益于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得以真正渡过“滞涨危机”，而在将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失去了所有可用的底牌，而不得不面对利润率下降的事实；随着世界体系的巩固，世界各国直接的关系更为环环相扣，一旦一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将远甚于二十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届时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将是可以预期的事实；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一个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之下进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经过对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教训的系统性的总结，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更加自觉与从容地推进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避免党政官僚集团利用劳动人民对其的信任和理论的局限性而早早地宣称“阶级斗争已无必要”。

## 二、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作为马列毛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系统性阐述，散落在各理论家的文章与讲话中，也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发展和丰富自身，体现在革命群众的行动里。关于其的系统性论述可以参考《人民日报》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里总结的六个要点，和文革的指导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一些后世的理论家，马列毛左翼也有对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一定总结和发展。

为了与社会契约论做比较，我们将简单地回顾一遍继续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继续革命论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这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在《中国：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里的表述最为典型“历史上过去的阶段是不能复活的。……因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它本身并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整个社会转型期，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会有一场斗争。资本主义关系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一批新的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一时期是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复辟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复兴。胜利和失败反复发生。”从理论上来讲，继续革命论坚持马恩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的观点，但是反对斯大林的轻视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残余和新兴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并且通过政治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出来。其理论方法是以“对立统一”的视角把社会主义认作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个动态过程具体体现如下：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因此其不能不带有大量资本主义残余，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国家”。其具体体现便是，经济上广泛存在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利润挂帅、一长制为主的“资产阶级法权”；文化上国家的宣传机关、报纸、电影等机构把持在持旧剥削阶级思想的文人手中，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这些社会矛盾在政治上的体现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三面红旗”还是“分田单干”，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潜伏在无产阶级的健康队伍中，伺机夺取政权，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资本主义残余无法马上消除，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了防止国家发生这样的复辟，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不断粉碎“资产阶级残余”的复辟企图。具体方式就是：大胆发动群众，鼓励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夺取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政府机关；要求重新整顿党，吐故纳新，吸收来自群众的“新鲜血液”，要求党员干部参与一线劳动，避免其脱离群众；在生产关系的改造上要求推行《鞍钢宪法》，建立工人管理小组，推行生产的民主化；在政治上要求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政治自由，和工人的罢工自由。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手段都必须把保障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领导作为前提，党委领导始终是一项基本原则；斗争的对象始终仅仅是党内一小批占比百分之五以下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旦矛头指向党本身，就会迅速会被打为“无政府主义”；并且对党干部的斗争始终遵循延安整风流传下来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仅限于理论批判和劳动改造；不管是无奈的妥协还是其他原因，就结果来看，党中央并不支持上海公社式的完全群众组织自治的组织，而要求保证“老干部”和“解放军”相当数量的政治参与。这些原则可以用毛主席《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如果都改公社，但怎么办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在未开放组建政党自由的条件下，这段话的意思实际就是要保证党政官僚的政治参与。

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论前景是，在动态的继续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扫清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地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其落实到实践上则没那么顺利了：作为斗争对象的走资派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贫中富农”的社会区分甚至是土改前的，导致了阶级斗争对象的混淆，群众自身难以对哪些干部好、哪些干部坏达成共识，这种理论的模糊性事实上导致了进行最终政治定性的话语权垄断在“党中央”手上，党中央对刘少奇、林彪等被打倒的“大走资派”的定性要么是地主富农这些早已被消灭的阶层，要么是“工贼”“叛徒”“内应”等缺乏实际证据，就其实际效果来看，更接近于无端“谩骂”的指控，而非一个严谨的阶级分析，因此华国锋集团也可以以同样的名义逮捕“四人帮”，并反过来称他们是“地富反坏右”，是“间谍特务”，而大多数群众便只能听风就是风、听雨就是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事实上成为了对群众运动限制和对被批斗的党政官僚保护的借口和手段，这些被批斗的、经历阶级斗争锻炼的干部在日后成为了坚定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力军；生产民主化只在个别地方推行了几年，便很快随着党政官僚的反扑而名存实亡、流于形式，这点在夏尔·贝特兰的《大跃进》中可见一斑：“当我 1975 年秋重返中国时，我只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些关于这些小组的消息（这还是我在参观所有的工厂时都坚持要了解这种小组是否还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听到的介绍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则是彻底化为乌有了”；革命委员会式的三结合事实上导致了群众组织在政权当中的被边缘化，无法对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文化上虽然留下几部经典的作品，但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其阵地很快被“伤痕文学”完全占领。

不能否认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限性事实上导致了实践的混乱，构成了其政治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

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理论存在的相同点和矛盾点，但也只能留下初步的认识，无法把握二者内在的关系，最终可能导向认同一方而全盘否定另一方。在这里我们需要借用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用以说明马克思思想历程发展的两个概念，即“问题式”与“认识论断裂”。我将在下文进行初步的解释。

“问题式”是用来分辨一个理论的性质的标志，其意思是：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决定一个理论性质的往往不是理论家的学术水平，而是理论家的理论是在回应什么样的问题而创作出来的，而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被提出来的。这个待回应问题的提出本身往往就已经预设了一些立场与偏见，就像一个隐形的思维结构一样，不仅决定了理论家“问什么”“看到什么”，也决定其“不问什么”“看不到什么”。举一个极为简化的例子，面对一个存在着剥削压迫的社会现实，我们问出“我们要怎么限制政府或组织的权力对公民造成的压迫？”和“这些剥削和压迫的经济社会根源是什么？我们怎么解决它？”所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理论。前一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包括了“剥削和压迫是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导致的”，以及“公民自由和公权力的关系是对立的”两个预设，更近一步，就在自然可以推导出“每个公民都有天赋的人权，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保护公民的人权”，前半句的天赋人权必然包括整套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后半句则必然导向强调分权制衡，以及推行主张尽可能小政府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而后一个问题则完全不同，这个提问方式包括了“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认知，因此必然导向对社会生产结构的剖析，以及对社会发展历史的探究，这将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通过社会革命解决剥削压迫的实践路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经历了一次问题式的转向，马克思在 40 年初用以思考和创作理论的“总问题式”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因此虽然他涉及到了费尔巴哈并没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一些地方甚至超越了费尔巴哈本人，但是他依旧没有跳出这个理论范式；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思想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转折点，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完成，最终在《资本论》中发扬光大，实现了从人道主义总问题式到历史唯物主义总问题式的转向，他文章的主要运用的理论概念也从原来的“异化”“人的本质”为主的人道主义分析，转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为主的社会分析。

“认识论断裂”则是指理论家所创作的理论在问题式改变的前后是不连贯的，二者没有继承性。虽然其对一些概念的使用仍被继承了下来，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意义完全不同了。它们要回答的“总问题式”改变了，理论的侧重点、不同概念在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了。因此，后人不可能从改变前的理论出发，顺利地过渡、扬弃到转变后的理论，要认识到新理论和旧理论有质的不同，其关系只能是断裂的，不连贯的。

阿尔都塞以此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指出我们不能机械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颠倒”——从唯绝对精神论变成唯经济论；或者一分为二——选取其辩证法，抛去其“神秘主义的外壳”。因为不管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其神秘主义的外壳，都是他辩证方法必然的产物，如果只是选取一部分黑格尔，反对另一部分黑格尔，则永远无法越过黑格尔的大山，对黑格尔的彻底超越只能建立在对其辩证方法的彻底改变上。

根据上述概念，可以把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断裂飞跃归结为以下过程：在旧理论时期，理论家坚持旧的问题式，尽管其理论发展涉及到了创始者并没涉及到的领域，但理论家仍是以旧问题式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并

创作理论的；在转折时期，理论家或者认识到了旧问题式的局限性，想要找办法超越它，或者因为其研究的新领域完全超出了旧问题式可以解答的范围，理论家走到了旧理论的边界，他尝试用旧的概念来探索与解答这个领域，但这种探索终究是不彻底的，不可能的；在此，理论家便面临着一个抉择，或停留在边界内，满足于这种不彻底，或下定决心跨过边界，为了理解这个新的领域而抛弃旧的问题式，创造一个新的问题式，并最终围绕着这个新的问题式创造出新的理论。

根据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理论的关系把握为一个“认识论的断裂”的关系，双方存在问题式的不同。但是这种断裂并不是像马克思之于费尔巴哈那样彻底的断裂，而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一贯性，因为这种断裂并不是“总问题式”的不同，而是“支问题式”的不同，二者就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总问题式方面是一致的，而在关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大事件问题上存在着支问题式的断裂。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

#### 四、“继续革命论”和“契约论” 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往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也积极参与了其时代的阶级斗争，但是二者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在其中生活过，并进行调查研究过。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样的，他们只能根据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分析，大体地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的推导也是基于这点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话，我们要继承的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方法论，而不是机械地照搬其

现有的结论，并以此断言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这样做只能对现实的实践起到反作用。

马列毛主义经典理论是基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而产生并发展的，其理论的问题式也围绕着实践主体在实践中的地位而被提出。这具体的体现便是，经典理论的实践主体是“无产阶级政党”，其理论的基本由党组织的建设与整顿、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应采用什么样的政策、与其他党或者党内某派别的论战、作为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家如何分析历史以及政治事件所组成。这绝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无法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不说理论家有意抛弃非党员群众的理论视角，这个论述不是为了进行任何价值判断，而只是在说明，理论归根到底是实践的产物，受制于其问题式，反映了实践主体实践中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实践就会有怎样的理论。

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具有以下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作为实践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生产资料，其在生产关系上并不与无产阶级对立，并不存在自身的特殊利益；无产阶级政党想要夺取政权或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张，就必须与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获得其的支持与拥护，否则党只是一个无根之木，基于此，不管党主观意愿如何，其都必须与群众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入党往往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反而需要承担白色恐怖的威胁以及繁重的工作，这些要求可以把大多数投机分子阻挡在党之外，使党聚集起一批怀揣理想的、高觉悟的党员，在此之上，党内部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许多问题的来源真的是“错误认知”而不是“立场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在白色恐怖中必要隐藏自身的组织形式，在此之上“下级服从上级”以及给予其他党员以基本的信任是斗争所要求的，党员间的关系在此也是同生共死的战友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内是切实存在许多当局派遣的间谍和特务的，它们对党造成过许多重大的损失，与它们的斗争是真实存在

的斗争。在此之上，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可以仅凭自己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可以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在中国革命中，虽然根据地以政权的形式掌控着一定区域内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个跟根据地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国民党或日军的威胁，持续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限制了党政官僚追求享乐的企图，使其可以接受“配给制”的分配制度，愿意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在这个条件下，执政党与革命党的处境基本一致。

因此，传统理论所围绕的问题式所创造的理论，基本包含以下前提：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力量，参与并且推动革命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可以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力量，实现内部整肃，使自身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当这样的问题式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的时候，也依然是凭借自身的惯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方法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事件。这种理论延伸的具体体现便是：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认为党政官僚的矛盾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且可以沿用延安整风的经验。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进行化解，具体表述如下：“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实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办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强调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来解决大跃进及经济恢复时期出现的社会矛盾，《共和国历程》记载如下“针对党内外的阶级状况，毛泽东第一个举措就是对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农民是复辟的一个重要阶级基础……毛主席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整风整村运动的两个报告批印会议讨论，并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抓，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

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规定团结 95 % 以上的群众，团结 95 % 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

但应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践的一些特征完全不同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践的一些特征，具体来说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官僚集团虽然个人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可以按照该集团的规则（即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来共同支配在法理上属于全民或者集体的公有财产；党员不再面临白色恐怖的威胁，也不再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而不得不与劳动人民紧密团结，其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劳动群众，而是上级领导，同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解除了，配给制一类的特殊生产关系不再能对其进行限制；在此基础上掌控着政治经济权力的党政官僚集团享有大量物质特权（包括小汽车、仆人、特供商品、别墅、定期度假等），也有扩大自身掌握的权力与这些物质特权的倾向；因此，党政官僚集团客观上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在生产关系上成为了与劳动人民相对立的社会集团；也因此，一方面，由于外部威胁的消失与入党和获取名利的相关，大量投机分子涌入党内，愿意坚守理想的党员逐渐趋于少数，另一方面，因为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且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利益网络，主观层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便不再能像革命战争时期一样起作用。基于此，就党政官僚集团整体的社会存在来说，其已经形成了与劳动人民相对立的社会集团，不再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存在。而历史上出现的“继续革命派”，在各客观上其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代表了要求继续革命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党政官僚集团中一直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在历史上也只能长期依靠毛主席的个人威望的支持才得以维系。

因为实践性质的转变，基于旧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式也不再能适于新的实践了，其必然发现自身的局限——一些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失灵”了，不能在解决新的问题了。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必须经过一番思维劳作，经过

研究与分析，基于新性质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式，而根据这个问题式创造出可以指导新性质实践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在新旧问题式转折时期的一个“过渡理论”，毛主席的实践涉及到了以往理论家并未涉及到的新领域，也是旧问题式无法解释的新领域，即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对立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新贵”，并逐步趋向资本主义的复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及其他继续革命理论家一路走到了传统理论的边界处，努力试图用旧有的理论，基于旧有的问题式来回答这个新的问题。因此，他们不能不用极为模糊的，但是为理论家所熟悉的话语来表示出这些矛盾，并试图用旧有的经验、自身的自觉来解决这些矛盾。理论的困境使理论家无法基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现实进行分析，而是不得不求助于抽象的哲学思辨，把矛盾表述为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并遵循着传统理论的线索，把所谓的“资本主义剩余”与“社会主义新事物”说成了这两条道路的物质基础，试图通过堆叠次要矛盾来说明主要矛盾。因此，理论家们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确立结论之后反过来为结论寻找原因，给资本主义道路找到了“小生产”的物质基础；他们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但坚持认为除一小部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外都是可以争取的，而争取的方式这只是主观层面的办学习班，只是象征性地参与劳动。社会的矛盾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理论家们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却无法详细地描述它，更无力去对它进行变革。如果我们不愿局限于此，而是要抛弃这层面纱，回到社会现实本身，我们就不能局限于经典理论既有的结论，而是应当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和分析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历史性质所决定的、显现出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应当提出新的适用于新实践的问题式，取消旧有的问题式，来生产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来指导现实的阶级斗争。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就必然因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而呈现为一个“认识论的断裂”。



这种断裂归根到底是“支问题式”的断裂，就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总问题式”来看，双方归根到底是具有一定连贯性的。理论的断裂不是理论本身发展的原因，而恰恰是实践断裂的结果，是物质的断裂引发了理论本身的变革。因为这种归根到底的连贯性，新的理论不能另立牌坊，从头发展，而应当且必要分析与接纳旧有实践的历史，归纳与总结继续革命理论给我们留下的最丰厚的遗产——并非其理论本身，而是其的一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劳动群众在阶级斗争中涌现了非常多可贵的东西，有群众组织和党政官僚集团对抗的阶级斗争案例，有生产民主制的尝试，有上海市人民公社昙花一现的群众政权。只有依靠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其进行现实的分析，才能真正继承这笔丰厚的遗产，才能在未来走得更远。

作为一个理论的尝试，“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的实践主体放在劳动群众上，而非党政官僚集团上，并以劳动群众的角度提出实践问题的新“支问题式”，并以此创造出理论。有必要指出，我们无法从仅在理论上就从经典理论过渡到“契约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分工问题的强调，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关于阶级划分的论述的本意，以及后世理论家的理解，更大程度上是将阶级划分理解为一个“发生学”的机制，将其运用于私有制的产生与原始社会的分化，而将其运用至社会主义社会并非理论家提出理论的本意，也不是旧理论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新性质的实践的实际要求。作为一个新理论的尝试，“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论”也许不是最好的理论，但绝对是在当今大陆的马列毛左派中最具有开创性、最具有生命力和可能性的理论。

作为结尾，最后谈论一下“修正主义”的问题。也许会有人把这种理论创新与突破视为“修正主义”，是对经典理论的否定与背叛。笔者在这里只强调一点，这种理论的创新与突破的要求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都不得不面对的，也是不可能规避的。不管是列宁之于马克

思，还是毛主席之于马克思列宁，他们都因为各自实践的现实需要，社会历史条件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对理论进行了发展与突破。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以禁止理论发展的方式实现，这样反而会跌入教条主义的深渊，这种斗争始终是动态进行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为了进行这种斗争，我们要做的是时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审视彼此，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的立场，对各种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意义做出审视与评估，这样做才能真正避免堕于修正主义中。

革命导师留给了我们什么？一套基本的方法论，一些实际的分析案例，一个要实现的目标。面对这些遗产以及现实的阶级斗争，我们而唯有在断裂中延续，在“背叛”中发展，才能实现对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才能让革命导师的思想焕发生机。

# 对“灌输论”的若干讨论

王其子、井冈山卫士等

这是“王其子”、“井冈山卫士”等人在与“一位青年”网友争辩时所产生的讨论。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还不能够完全地将革命热情与社会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导致在思想上忽冷忽热、忽喜忽忧，对暴力革命有着超乎常人的迫切。这篇讨论对于清扫不顾现实、剑走偏锋的左倾冒险主义、革命“急性病”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中国的两性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乐不眠<sup>①</sup> 近期的种种热点，精心营造的舆论，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其道。

民粹主义，一开始是进步的，但是被精英污名化了。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就是落后的。按照这样颠倒黑白的路线来看，被煽动的运动不能以科学，负责任的态度解决社会事件，那么就不能取代官方维稳机构进行调解，不能占据社会调解，仲裁职能，永远是烂泥扶不上墙的状态。

灌输论不是片面教条的让人革命，念经，而是教人用辩证法，科学，负责任的态度接受信息，处理事件。

---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1338>

有一个趋势是，新华社这两个月，连发了五篇通报，对社会舆论进行回应。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 2022 年疫情期间的情况。

胖猫事件是其姐姐为其抱不满，进行购买流量，煽动的，其文案，也不过是对渣女的道德指责，这无可指责。

罗某宇这个事件，去年我就刷到过了，有过一小波热度就没了，今年又起来，无风不起浪，其父亲还有母亲，叔叔现在在抖音开直播收米，至少收了一百万了。16 斤材料是半点拿不出来。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颠倒黑白的利益集团，那一定就是罗某宇的家人。

罗某宇的家人们，把罗某宇一个月一万的工资拿走八千，罗某宇的绩效被克扣，学业上垫底，有人说他是医生，这具备极大的误导性，他在 2023 年考医生执照没通过，2024 年才通过，2024 年中，自杀身亡。其在湘雅二院读研究生，可以说其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医生。舆论利用广大盲目群众的职业滤镜，试图进行煽动和同情。罗某宇的家人们在抖音开直播是载歌载舞，看到有人刷礼物，嘴角都压不住的那种。

是非功过，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不多说什么了。

**满目新贵道路衰** 红中网也有很多认同反特色立场大于事实的同志，即事实不重要，这件事能反特色即可。

**乐不眠** 如果立场大于事实，那印度毛派已经在中国毛派的支持下推翻印度，就没有那么多赛博哭坟了。政治斗争上，确实有立场大于事实的时候，但是绝对不要搞到路线斗争上来。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自己聪明，别人都是笨的？

我是说，湘雅医院真存在这样一个割人器官的黑暗组织，会让你一个研究生，实习生有机会知道和参与？还有人坚定认为他是被人推下去的，不说我转发的江宁婆婆的视频，看过名侦探柯南的也知道，自杀的水平距离是比他杀要远的。

不信你找个成年人，看看你全力一推能把人推多远，推出多少速度来。注意要猝不及防的那种，因为人在这种时候也会发力抵制推力。恰恰是自杀情况下，纵身一跃，手腿腰全身发力，死亡距离是更远的。

**怀鹤** 还是要坚持事实，可以利用的前提就是坚持事实。当年国民党如果没有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却在那里大肆渲染，别人怎么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谁又能保证自己不变质？这样灵活的方法是需要原则的。

**满目新贵道路衰** 很多网络左派为了表示自己反特色当局的立场对时事新闻从来不筛查，甚至选择相信民运和法轮功。

**王其子**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做到无产阶级立场和事实的统一。

**古贺小春** 现实中是选择的相信且保留的怀疑。

可以说接连穿的重大舆情不会引导群众走向反抗的道路，并不是表面的没有反映真相，而是这个时期的新闻不可能映射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走向崩溃，因为事实中的中资依然处于上升态势，这在红中网的著作中也强调过。

对进步群众灌输反抗，对落后群众灌输顺从，在我看来都是灌输论，是不对的，群众会根据经济形势自行选择处理舆论的方式，轮不到我这种人去指导。

**一位青年** 纯纯脑子不清楚。你不对群众灌输，你还盼望群众可以自然觉醒？你不去锻炼一个青年，他自然就会成为身体强壮，手法娴熟的专业运动员？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能不能过过脑子？你得把现实的可行性包含进去思考啊？不然你的理论是干嘛用的？自我享乐？

在你们眼里所有群众只要条件成熟自然就会成为马克思和列宁是吧。那我请问，清王朝能延续三百年是什么原因呢？笑掉大牙。你们这种人当然指导不了群众，群众被你们指导了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悲剧。

**怀鹤** 你是被谁灌输从而觉醒的？

**一位青年** 我当然不是被灌输，但问题是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群众。我读了一千本书，群众读了多少书？我是被自己灌输的，群众也能自己灌输自己？

**王其子** 群众阶级斗争的经验恐怕是一万本书都写不下来的。“一位青年”网友忘记了自己曾在旧站说过的话吗？不去紧密联系群众，显得没事干跟乐不眠这种键政任打嘴炮吗？

**怀鹤** 你不是群众？群众都是些什么人？你能看一千本书，难道别人不能看？我们就拿几千万失业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的能力比你都弱吗？他们从来不看马列主义，就你一个人看吗？哦，我们广大的工人同志工作时间太长，没时间看。那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听说过吗，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上学的时候接触到的，难道在学校里只有你感兴趣，你有时间？别人都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吗？他是工人子弟受压迫深，他们应该更对解放的学说感兴趣吗？哦，又有人谈“私有制影响”了，那你呢？你是从哪里来的？

**一位青年** 你们倒是说说你们的高见，如何在这样一种被统治的环境下突围嘛，你这一两个骂我是小资，那你们说说你们的高见嘛，你是群众，我来听听你有什么高见？

**王其子** 建议找个女朋友，先解决性压抑问题，做个正常男人。

一位青年 有多少人在性压抑？你这样鄙视性压抑群体，你这种人，你也配评价我？

王其子 准确地说，是鄙视你。我的高见就是呼吁大家学习你的“高见”。我说完了。三天不学习，赶不上一位青年。我是发自内心的说，不是阴阳怪气，就是针对你。

一位青年 群众就那样觉醒了。那请问清朝怎么持续 300 年的呢，哥们？我没什么高见，但至少我脑子还算正常，没有你们这群人昏庸。

王其子 至少我不性压抑。要灌输群众，先解决自身的性压抑问题。少意淫。

怀鹤 难道你以为，在这一个封建国度，就像改革开放叙事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国民愚昧，需要谁谁谁来拯救吗？

事实证明，绝不是某些人的救世主情节没有被贯彻才导致清朝三百年统治的。在明末清初近四十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当时的农民阶级虽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民革命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最后限于失败。但是长期的阶级斗争打击了明末腐朽的封建统治，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明末封建的生产关系，因而多少也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在你口里清朝三百年的前期，在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社会经济能够继续得到发展，使十六世纪正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萌芽和滋长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在早期满族奴隶主政权那里，封建因素还作为一种先进的因素而起作用，他们的发展还能够使他们原本的满族社会基础巩固，使生产能够满足和进步。在这里，不是某些人口里的灌输起作用，而完全是社会经济因素及其派生的交往方式而作用的。



一位青年 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被传播到中国，中国的群众也会自主的觉醒？

怀鹤 那西方一开始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是怎么变出马克思主义的？

一位青年 那是不是要引导群众？那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常态统治下进行正确思想的灌输，这有错？

青年之翼 你可能是太急迫了，想立刻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但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现在的大环境实在是不允许。灌输也好，规劝也好，引导也罢，都需要群众在一定信息量的积累上自发地产生认同，然后才能有所举措。这不是简单几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能空喊出来的。

怀鹤 谁怪你引不引导的？别人都在说没有你的引导是不是群众自己就永远不能革命，你倒是很会转移话题。

一位青年 不是，我算什么呢？没有我的引导革命当然不会缺斤少两。我反驳的是认为群众会自己站起来就觉醒的昏庸思想。

乐不眠 我有点奇怪，你支持灌输论，觉得群众落后，还隔着杠我，觉得民粹主义好，“立场大于事实”，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当然认为立场和事实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现在的网络节奏，种种叙事，就是做不到这一点。

一位青年 这不是急迫不急迫的问题，而是认识的问题。我不明白就是说有的人还在讨论什么立场和现实的关系到底在干嘛？现实已经水深火热成这样了，首先不应该想想先怎么灭火吗？

怀鹤 那就是说群众没有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帮助，就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不能认识他自己要作为一个阶级而组织起来，不能有明确的方向，不能自己在实践中研究，在实践中总结，是这样吗？

一位青年 俄国的群众没有先锋队指引能成功夺权？你这话我实在不懂什么意思。那一个人你不去点醒他，告诉他，他还真有可能一无所知，这不是诅咒，也不是嫌弃什么群众落不落后，你只要活在现实你就知道情况就摆在那里。

乐不眠 难道你不知道俄国的群众首先是二月革命建立的新政权吗？

怀鹤 那他究竟还为什么处在这种一无所知的环境呢？塑造他这样一无所知的环境，难道是永恒不变的吗？好像是我反对先锋队一样，我反对的是群众不能自己组建先锋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一位青年 没有人去改变就是一成不变的，而去改变的是哪些人？是他妈的精英阶层的背叛者。

怀鹤 你真是发了癫！陈胜吴广是哪个背叛者？黄巾起义是哪个精英阶层？是谁反抗不公，谁反抗剥削？怎么，难道仅仅因为小农经济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反对农民群众的朴素公平观点对大地主私有制的攻击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改变吗？哦，反正是落魄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来改变，那这样说来，你就是致力于去改变的剥削阶级背叛者咯？

一位青年 陈胜吴广起义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性质和框架，你举这种例子有什么用啊？你起码举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例子吧？而且，精英阶级的背叛者是为命请命的那些人，不要刻意切割他们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列宁，包括很多很多都是从精英阶层背叛出来的革命家，这没有什么谁优越不优越一说。

青年之翼 斯大林不是。我冒昧问一句，是什么让你产生左翼观点的？真的仅仅是他人引导吗？如果不是，那么你自己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可以作为群众自我觉醒的一个典范。引导确实是可以有，但它只是充分不必要条件，群众的自我觉醒并不依赖于有人引导。

一位青年 你当然可以说这里面有所谓的什么历史必然性存在。但你不能忽视思想本身的作用。我现在仍然记得如果我没有跟那位自由派的朋友激烈地辩论一通宵，旁敲侧击地点醒他一些真相，凭他自己我觉得很难转为左派。我觉得引导和灌输和说服，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很重要的。

青年之翼 具体身份具体对待，相对于你那位物质和精神条件较为充裕的自由派朋友而言，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因其自身所处的生活处境，会更有可能产生左转意识，至于你的那位自由派朋友，他是因享受到了中资施舍的一点甜头才会这样踌躇不定。

一位青年 只要你说的话是真理，没有人不去信服。

怀鹤 你的朋友信服了吗？

一位青年 信服了，但信得有点过头。有点过于左了。

青年之翼 问题只在于短视者的存在和发言者的有无。对于短视者，他们可是会在正常发展时期无视你而去追求最大眼前收益的，对于发言者，即使不存在，时候到了，意识也自然会从社会关系这一存在中产生。

怀鹤 那他信服的是真理，还是左过头的东西？

一位青年 左过头不能怪我，这东西不是我能决定的。起码比右派强吧……只要矛头对准的是妨碍人民利益的家伙，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怀鹤 真理是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不一定是说会说服人。就像某些人到死都不承认地心引力的存在，还是挡不住天花板从头顶掉下来。

一位青年 看你怎么理解了，作为话语的真理和作为道路的真理都有。

NEVER 你要人家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例子可能还真没办法……这是一个逻辑陷阱。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性本身就表明了领导权在资产阶级手上，那么这些革命的领导人又怎么能不是精英呢？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革命领导人确实紧密联系群众，为民请命，但是这个“命”难道是革命家的独创？它难道不是诞生于群众的脑海中，再经由革命家的大脑提炼升华的吗？提炼升华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经历，所以大多由你说的“精英阶级的背叛者”完成。但又不是没有无产阶级出生的人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不就是吗？

人民真的会安于现今统治秩序所下发的意识形态吗？意识形态本身也是需要被生产出来的，它一定扎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其基础无以为继，那么其意识形态的统治也一定不能继续。当一个人无法维持自己以前的生活时，再怎么顽固也不得不改变，这就意味着群众是可以自我觉醒的。至于灌输……人家跟你走的动机是什么？

\* \* \*

王其子<sup>2</sup> 某人觉得自己脑子正常，却连最简单的联系都想不通。

无论是列宁的“灌输论”，毛主席的“灌输论”，还是红中网的“灌输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学会跟人打交道并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去。

---

<sup>②</sup>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1494>

现在，某网友号称自己读过 1000 本书，那么观点他应该是不缺乏的。目前要重点解决的是，如何学会跟人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我建议大家破除性压抑障碍，控制控制自己那茂盛的睾酮分泌，少点对异性的幻想，多跟异性交流建立友好的关系，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恋人关系。

在我们国家，众所周知的事情，青年男性以及女性普遍存在着对交往异性朋友的心理障碍，有的根本没有经验，以至于自己本身的人际交往能力是残缺不全的。而对于我国的哪些非群众的群众而言，因为自己读过 1000 本书的缘故，常看不起身边的普通群众，以为自己还算脑子正常。其实这种人是最不正常的，是最标准的小资产阶级“臭老九”，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还大言不惭的谈灌输。

对于此类人，建议先学会找女朋友，从最困难的人际关系开始挑战，突破。等你真的建立起正常的异性朋友关系后，那么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去就不困难了。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先尝试，懂得怎么建立关系。哪怕失败了，对方把你当小丑也没什么，和人打交道是门科学，科学就不应该害怕失败。

灌输的定义是什么？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冤家：安徽人和精蒙，两广人和满遗，湖南人和新疆的“三股势力”<sup>③</sup>。

现代，在中国又增加了一例：性压抑的网左和女神的男朋友。前者搞不懂为什么自己读了 1000 本书，女神怎么看都不看他一眼，为什么群众不跟着他走？

---

③ 安徽人：朱元璋，徐达，常遇春，蓝玉，朱棣……

两广人：洪秀全，杨秀清，孙中山……

湖南人：左宗棠，王震…… ——作者注

一位青年 抱歉，我是禁欲主义。偶尔会自我解决。找女朋友你也得负责吧，而且你无端臆想别人性压抑，有没有可能你才是性压抑呢？读过1000本书就是看不起群众了，你除了无端臆想还会干什么？还特意把我的主页翻出来，挺有右派气息的。而且有没有可能，我是拒绝发生关系的那种人，而非匮乏的那种人？抱歉，我远比你想象得高尚。

井冈山卫士 虽然看起来“离经叛道”，但是这个方法的方向很好，具体怎么执行可以讨论。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左派宗派学生组织都有限制谈恋爱这一条，基本上是把中学的“早恋禁令”搬到了大学及以后。给出的理由是谈恋爱消耗精力，影响对组织的忠诚度。

它们出台这样荒唐的规矩大概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当时正值消费主义在学生中流行的鼎盛时期，“谈恋爱”多数情况下就意味着“有仪式感”的“消费”，这自然与一切解放背道而驰。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宗派组织禁绝谈恋爱，就是禁绝此种消费的粗糙手段。这是往好处想。

第二，谈恋爱就意味着增加一层社会关系，同时意味着双方（或许不止“双”方）要投入很多精力去进行生活体验。对于那些主要招收目标为初步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学生的组织而言，成员多一分社会关系，组织的控制力就削弱一分。反方向想，如果成员为了“组织纪律”连谈恋爱这么美好的事情都抛弃了，那么无论是其“品性”，还是出于已经做出的“牺牲”，都不太可能对组织头目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就是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逆向筛选机制，筛选出比较“乖”的成员，有利于“集中”和对组织内部的“灌输”。

第三，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中，也大概只有东亚国家历史上的革命者缺少一种在两性关系上的浪漫气质。在南欧、拉美和其他地方，这种“授受

不亲”的规矩是不存在的。这种“历史性格”与其说是“封建残留”，不如说是历史上高强度的民族解放和资本积累压力挤压了情感再生产的结果。民族解放和资本积累的压力越大，就越是要对革命组织和官僚集团的成员进行深入的动员。动员就要占用时间，就要让组织成员把更多的时间投入阶级/民族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去。这样谈恋爱这种“风花雪月”的事情，就自然是动员的阻碍，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享受。在这个意义上，上次中国革命就一直没有在社会的解放和个人的性爱之间建立正面的联系。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它确实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当资产阶级复辟之后，它们也接过了这份“革命”遗产，然后顺手就把这种对于复辟时期的劳动人民已经没有意义的自我牺牲，作为学校的规矩强加给劳动人民子弟。过去的左派宗派组织，对这种实际上已经是服务于当今资本积累的事物照单全收，这也算是“宗派必教条”的一个明证。

对于那些一步一步守规矩走上来的劳动人民子弟，哪怕是接受了进步思想，他们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两性之间的浪漫关系之间也很难建立关系。一方面，他们有时把对于解放事业的牺牲精神套用在浪漫关系上，忽视了浪漫关系作为世俗生活的复杂性，结果在自我安慰但是没有效果的“奉献”中白白自我折磨。另一方面，他们有时也会把解放斗争中的斗争精神套用在浪漫关系上，对伴侣不符合“革命标准”的行为和思想大张挞伐。更加可惜的是，上述两种错误的处理方式会在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这就导致浪漫关系成为了“奉献”与“批判”的交替表演，成为了“感动中国”的舞台剧，成为了双方的巨大负担，最后很可惜地走向终结。

革命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王其子”网友说谈恋爱是一种“生活体验”，是一种学习与人相处的方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思路。

王其子 我自己承认，像我这种“网左”除过上课，作业，复习就是把时间放在网络上，以前打游戏刷视频，现在好一些是上红中论坛或者看看



文章。我自己也反思，这么做到底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吗？我觉得总归要有点改变，现在喜欢在学校内外走走，图书馆看书，和自己的好兄弟们玩。

经常讲紧密联系群众？有点玄之又玄的感觉。按我朴素的理解，就是见人见物，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听听他们的声音，他们到底是麻木的还是革命的？他们到底是活生生的人？还是有待“被解放”的群众呢？

现在点外卖的同学变多了，但我不点外卖。一是不习惯用美团，二是想出去看看摆摊子的人，开店铺的人。那些靠自己劳动卖餐饭的人，其实也很有趣。

有一次周末我心血来潮，买了张到外省的火车票，做硬座。对面是两位开大卡车到陕北的司机（当时回老家），旁边恰好是同一地区的女生，我跟他们聊的就很好。最后我还要了女生的微信，两位大叔还夸我呢。

中国式的革命家应该是刘邦，一辈子是很圆满的。朱元璋太苦了，一般人学不来，他那种情况精神不崩溃才怪。刘邦贴近咱们正常人，48 岁还待在村口看狗打架，但他 54 岁就当上了皇帝，真是了不起。

**井冈山卫士** 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走出去才能与群众生活结合。过去他们宣传的“融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非是体会群众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高祖本纪》是篇好文章，应当多读。

**王其子** 刘邦是正常人，是革命家，吕雉这样的大女主都敬仰他。项羽是愣头青，是破坏者，虞姬得是比王宝钏还要恋爱脑，不然的话正常女人早就跑了。

**太阳月亮** 我在接触红中网，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脑体劳动的对立消除人人能自由发展的社会后，就决定毕业后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一个能为我提供更多空余时间用于自我发展的工作，幸运的是这样的工作刚好被我找到了，一个月只上半个月班，工作内容基本就是躺。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一边培养钢琴、编曲、摄影、日语这些兴趣爱好，一边来红中看看。在培养爱好的过程中就能结识到一些异性，增添了很多生活体验，但就是还没找到对味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各位红中网友的消费观和恋爱观如何，但我觉得我是真的做到了消费“躺平”和对恋爱负责。

我本人物质消费欲望是比较低的。从工作到现在正好一年，我月初算账的时候发现我年支出低的吓人，除了吃饭以外，我一年所有的消费加起来竟然只有一万多点，其中还包括了电钢和影像旗舰手机。平常买东西也很“抠搜”，大部分东西都是拼多多各种叠卷加薅羊毛，稍微溢价一点我都直接放弃，心里想着不给资本家多缴一分钱利润。

对恋爱的认识也很简单，就是必须“有趣”，大致可以解释为对方是否有与我相同的要素，例如网上冲不冲浪，玩不玩抽象，打不玩游戏，谈不谈政治等。在这个标准下我在人生仅有的一段关系里没有急功近利的同对面发生关系（我很想但克制住了），原因就是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对方除了建模好点以外并不有趣。既然我们的关系不会长久就不要耽误别人，为了欲望而惺惺作态。

**激活** 我倒觉得朱元璋更贴近普通民众的出身，毕竟他当过和尚、做过乞丐，真正来自社会最底层。相比之下，刘邦的起点并不算差，至少还当过亭长，生活环境远好于朱元璋。

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同样希望中国的革命者都能像刘邦、刘备那样，在逆境中愈挫愈勇、始终不改初心。

**古贺小春** 不知道怎么改变是最好改变的，因为全都可以改。去做你以前不敢做的事，在做这些事到时候提升自己交际的技能。

我可以列举一些社交的基本常识：一、从人的本身开始，如：初次见面问故乡、学校。从简单的话题开始交流，逐渐了解对方的兴趣。寻找对

方与自己经历的交叉点，发掘自身有趣的事实。二、从对方的目的开始，探索你在其中可以起到作用。三、善于倾听，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表达欲，但我要换一种方式去理解这句话，即：在等待中把握话题的主动权。剩下还有交流的方式，场景，扮演的角色。

多练就成，我出来工作后，练的多了脸皮都厚了不少。

一位青年 是你们赢了。是我错了。我们就不是一类人，好好谈你们的市民阶级恋爱，挺好的。

NEVER 可以说一下你口中的市民阶级恋爱是什么吗？以玩与逛，购物与送礼为主线的那种？

而且，也不是所有恋情都是这种吧……这里想说的不是恋爱本身所要求的深度交流恰恰是灌输所需要的吗？把这些全都打为“市民阶级恋爱”是否有点过于粗暴？

一位青年 这还不算市民阶级的恋爱，他在描绘的就是普通的市民社会的恋爱范式，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式。这还粗暴？而且你活在现实吗？现实秩序容许爱情落地吗？我觉得这里的一些网友不仅活在自己的臆想里，连现实性的落地都不曾考虑。

你没有明白一点。第一，真挚的爱情无法在现存秩序下落地，只能存在于理想，或者说它能停留的期限非常有限。第二，他们谈论的是恋爱。在他们文脉下的“恋爱”的概念本身的前置就是指向市民社会性质下的恋爱范式。也就是说这些人，包括你都还没意识到“恋爱”是一种已经被既存秩序所规定好的东西。所以，这就非常的无语。我反倒要鼓励的是，你不一定要谈恋爱，但你一定要去“爱人”，不管结果怎么样。我感到无语的是这些东西还要我来说吗？当然有一种例外，你有现实性的组织，形成了一定

的文化堡垒和群体性认同，可以在大秩序框架中存在另一种局部性的新秩序，那恋爱的范式可能会存在变化。我是这么理解的。

**激活** 可现在就是资本主义正常时期，你要追求社会主义的恋爱观？这种“自我牺牲”给你带来了什么？

**一位青年** 正常恋爱又能给你带来什么？我说了，不要追求庸俗的市民阶级式恋爱，但你可以追求真挚的爱，哪怕是不能落地的。爱一个人，跟恋爱是两回事。不谈恋爱就是自我牺牲？你一个反叛者把恋爱看得那么重要意在何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成为资产阶级，你可以享受到大把的恋爱和倒贴呢？搞笑吗不是。都说了你无法实现真爱，你只能先去改变秩序，而不是什么现在是资产阶级秩序无法维持社会主义恋爱观。你得先去造反啊？你连反都不去造，还想着泡妞？什么现实成绩都没有，在那意淫小九九是吗？

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才要追求社会主义恋爱观。因为你不是资产阶级，你必然得要跟现存秩序决裂。当然 COSPLAY 除外，他们永远只会活在自己观念上的革命之中。

**激活** 可你所谓的“自我牺牲”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啊……革命没成，你自己也活得苦大仇深，整天郁郁寡欢、懊恼世界为何还未改变。你也没有树立起一个真正可供效仿的榜样啊，好歹你保持希望充满热情啊。反倒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去阻止别人追求哪怕是最基本、合理的浪漫关系。

你表现出来的不就是“可悲啊可悲啊，没希望啊没希望啊，群众多么落后、多么不觉悟”，相反论坛里每个人都比你有信心啊，我们接受资本主义正常时期群众的“冷感和不理解”啊。

决裂？怎么脱离现实物质基础决裂，这才是 COSPLAY 吧。

**一位青年** 我要是觉得群众落后，那我应该是个右派才对。不觉悟的是你们。有信心？虚假的信心叫什么信心？现在多少人在痛苦着，正常的革命者应该是痛心和悲愤，而你以及一些网友竟然还能在那“享乐”，贻笑大方。你没有任何资格可以批判我，因为我始终在现实的前线无时无刻在承受着这种痛苦。可能我跟你以及一些人对话就是错的，因为我竟然还会幻想你们能够有点脑子或者说作为一名相对还能看到真相的人该有的觉悟。搞不懂。

跟资产阶级决裂就是脱离现实物质基础？不跟他们玩，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就是脱离现实物质基础？你跟某些活在自己观念上的革命的人当然有信心，毕竟你们什么都不用做，革命就成功了。

“浪漫关系”？无产阶级需要浪漫吗？什么人需要浪漫？我就问你。你在不在国内？如果你在国内，你能说出现在要追求浪漫关系这种话，那你别说跟什么底层群众有过联系了。你知道人们在过什么生活吗，你有脸去过什么浪漫生活？你是不是没有心的人工智能啊？你看不到空气中蔓延的压抑吗？我甚至要问，你跟我活在同一时代吗？

**晨航** 人民群众要是没有对于“浪漫”的追求，那才会自甘堕落，麻木地接受现状。我觉得这位同志你应该先冷静一下，不要让自己的观点极端化了。

**一位青年** 但问题是人民群众现在追求的不是浪漫。是有尊严的生存。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极端，那我没啥好说的。我觉得只要是一个还处在目前国内劳动一线实际环境的人，不会觉得我说的话极端。现实的苦难、沉重、压抑，放任着不管才是真正的极端。

**晨航** 在我的理解，“浪漫”就是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就是人民群众最大的浪漫？没有浪漫的理想

“彼岸”，就没办法认识到黑暗的现实的“此岸”，又何来勇气拼死一搏、改天换地？

一位青年 论什么融工，或者说论什么跟各个阶层的接触，我比某些观念革命崇尚恋爱的网友应该还是更有发言权的。虽然这些地方常常弥漫着压抑和痛苦，但你会发现一些群众始终处在另一种朴素的幸福之中，尤其是女性。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奇妙的现象，明明做的是很枯燥的事，但存在一种独属于底层人民的幸福。他们的脸上会有一种打动你的笑容，尽管很多时候内心和肉体是在受煎熬的。

太阳月亮 鉴定为葛兰西上身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我拉着身边朋友、同学学个马列都难如登天，饭桌上讲一丁点进步的东西就被打成“思想反面”，你是当我导师转世，振臂一呼就有千万人响应干革命？拜托，我就是底层群众，我现在就想一边好好生活，一边学习宣传马列，有人罢工讨薪或者做其他什么事给资本家和中资政府添堵我就支持加声援，不然你还想我们能怎样？

王其子 未明子是难得的，书读得多没读傻的人，脑子很清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正是最激进的语言，最朴素的道理吗？人老未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阶层跃升，满足自己的欲望。

相比之下某些网左真是老九，比不上老八——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扭扭捏捏地，怂的一批。明明自己的德性比未明子差远了，还非要装革命家。

我不需要融工，我一生下来就是工农家庭，我身边的人都是工人或者以后要成为工人的人，我以后也是工人。你有个什么发言权？在我跟前。只有本身脱离群众太远的人，才会侈谈什么融工，跟各个阶层的接触。

另外，我所提倡的是锻炼人的交际能力，你显然不具备。无产阶级不需要你这种自我感动的小资产阶级网左来替他们痛心疾首。

**郁代** 说得好！现在早不同于 100 年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资本家的剥削使得广大的工农阶级成为培育进步思想的最大最深的土壤。现在有那么多底层的劳动人民自己选择了躺平道路，将来也会有那么多的无产阶级主动思考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

这种趋势现在正在发生着，正在成长着，过去得由进步小资组成的革命家宣讲，人民才能认识到自己被剥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未来，无产阶级不必再把革命的任务委派给进步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必然会认识到：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自己解放自己。

**一位青年** 总算看清楚你以及某些网友的真面目了。即我才是工人爷爷，以及农民爷爷。但问题是，我认识的真正在痛苦的农民以及工人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键政以及在网上进行这种无聊的谁比谁“正统”的游戏的闲暇。你以及一些网友竟然还说不能跟资产阶级决裂，什么货色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你们只是失败的找一些所谓“道貌岸然”符号进行“寄生”的垃圾玩意。在这个意义上，你是表面左派而实质上是极端右派。因为你一不想改变现存秩序，也没有去做什么行动，一方面又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网络上键政。同时很强调自己的“出身”身份在互联网获得一种“正统”似认同。挺卑鄙的。说我没有交际能力，我在公交车站可以跟无产阶级畅然大聊，我跟坐在公交站椅子上旁边的一名小弟，我打了 3 声招呼，最终进行了非常有收获的对话，了解了他的情况和需求，并给出了我的建议。这也叫没有交际能力？你从始至终都在通过意淫我是一名什么性压抑，不善交际对我进行抹黑以维持你可怜巴巴的仅剩下键政可以玩的身份认同 COSPLAY 游戏，我都不想说这么狠。你跟反叛者或者革命家是距离最遥远的一种可怜的生物。你甚至都没有成为在一线劳动者。而是成为玩见证的，受不了

现实失败的，可怜的 COSPLAY 生物。我不想说的那么狠，但你对我无止境的抹黑，那就别怪我说得这么露骨了。

在资本主义时代不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畜生又在那边跟另一堆畜生对我进行嘲讽了？你们真畜生啊。以后别叫自己左派了，脏了这个词。只有右派才会进行你们这种肮脏的做法。

你是个什么工人！键政小鬼装工人。当我不知道工人活在什么环境？哪一个工人像你这样天天键政的？哪一个工人像你这样天天彰显自己的“正统”身份的？工人每天耗费的精力以及时间的压榨不可能有这种闲情还在网上天天搁这键这键那的，别在那抹黑工人群体了。

redusa 所以你改变啥秩序了？是和未明子一样做公益活动了？还是给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了？总算看清楚你以及某些网友的真面目了。即我才是最懂工人爷爷，以及农民爷爷，你们都是垃圾，都要跟我学习。但问题是，我认识的真正在痛苦的农民以及工人可没有说立刻要跟资产阶级决裂，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很自豪，都是美国才让我的生活变成这样。你以及一些网友竟然还说立刻跟资产阶级决裂，什么货色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你们只是失败的找一些所谓“道貌岸然”符号进行“寄生”的垃圾玩意。在这个意义上，你是表面左派而实质上是极端右派。因为你就是想利用工人当上人上人，是个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又不学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很强调自己的立场在互联网获得一种“正统”似认同。

王其子 我没有说，你少放屁！

你有什么发言权，在我面前。我现在尚未就业，但我了解的比你多。我需要融工？笑话！我这里不缺工人朋友，也轮不着我给他们灌输。

少做点领袖梦，少给别人灌输你的垃圾。

你这种五谷不分，六体不勤的东西，连庄稼都不认识，融得什么工？



我就是工人，就是农民的份子，即使我只是学生但该上的班，该干的农活我都干过。该上夜班我就上，该赶早市卖菜我就去。这不是什么融工，融农，因为这就是我的家乡生活。

你可以不叫我爷爷，我也看不上。但见了群众，你就这么说话？你还配马列毛主义者？装什么左派？不好好向群众学习，接受再教育，性亢进了没出释放，跑过来当政治漏阴癖。你什么玩意。

**哈特** 真是奇怪。为什么总有左派觉得自己自命不凡，可以违逆物质基础，追求所谓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选择接触工人农民，了解他们即时的思想觉悟，这是好的。但是觉得他们必须受自己指导才能“获得新生”。这是自恋和疯癫的表现。

杜甫讲“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现在明显还轮不到一些左派下雨，省省吧！

**王其子** 我连群众，工农子弟的身份都被开除了，还当什么左派？

**哈特** 哈哈，当工农群众和自己意见不一致时，不是先反求诸己，想想自己的言谈举止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而是先开除对方工农籍。幽默网左！

**满目新贵道路衰** “王其子”同志，看你家里是农村的，我家里虽然是城镇小资产阶级家庭，但学的专业是和农业相关的，我自己也亲自去地里干过活，你有对中国农业这个行业进行过阶级和经济分析吗？

**王其子** 我就说说我们陕南吧，别的地方也不敢乱说。我就谈谈以为代表着这么一群人。在陕南的某个乡村。

陕南地区的农民靠种地基本养不活家人，中青年人种地，或者在县里上班的可能回家打理点庄稼。这些人属于半无产阶级，虽然有生产资

料，但其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外出做工，或者依靠子女寄钱。两个老人一个月的生活成本，零零散散地算是不到400元（米面粮油，茶盐酱醋），靠种地能有些剩余。但基本别想提高生活质量，更别说看大病，爷爷奶奶买药的话，一个月要几百块钱，少则 200，多则 500。每年要住几次院，每次住院要花费上千元，根本付不起钱，不过合作医疗是可以报销的。

我们家买种子，化肥，农业一季度需要花费 1000 多元，这完全靠我父母购买，有时候由我来代买。几乎不买衣服，只吃米饭，稀饭，面条，菜的话自己家里种的能对付过去，当然也会去超市买点，一个月买一次。猪肉的话，我姑父节日期间会割几斤过来，够爷爷奶奶吃阵子。

在陕南以山地居多（川北，甘南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均耕地面积少。像我们村是一人 3 分地，五口人是 1 亩 5，可能比东北，河南，安徽，河北这些地方的一个人还少。种子，化肥，农药全靠买，价格比较贵（大概化肥，农药的是拼多多的 1.25 ~ 1.75 倍，种子是 1.5 ~ 2 倍）

老人家又不懂只能听店主推销，所以现在买东西靠给我打电话，我从拼多多下单。

像图中的那个134的有机肥，到店里买大概要 180 元。77.5 的复合肥大概要120元才能在店里买到。网上虽然便宜些，但是质量不好。

种庄稼的话，经济效益：蔬菜 > 粮食（水稻）。不过蔬菜比粮食费神，粮食直接送到粮站就行了，蔬菜基本上要很早到菜市场卖（秋冬是凌晨 3:00 ~ 4:00，春夏稍微晚点）。粮食要打药比蔬菜少，那么花费在蔬菜身上的就多些。总之要付出比粮农多的代价才能多赚些钱。

蔬菜的话，主要还是卖给城里人，不管是大妈早起来买，还是超市进货，都是靠城里人（我看过县第七次人口统计，说常驻人口一直在降低）。有时候会有外地人开车过来进货，不过近几年没那么多了，有说是周边县镇也开始种菜，有说是货车行业不景气，其实都有影响。

山村可能稍微好些，因为他们能种很多副产品，还有林地……

**激活** 第一次见到这么滑稽的场面，嘴上喊着要“灌输群众”，可真当群众站出来说“不需要你灌输”，他立马受不了，世界观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你怎么可能比他懂？他可是读过一千本书的人啊！

你一个“臭农民”能懂什么？不该由他来教你，什么才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结果你还真敢跳出来反驳，敢教训他，他哪受得了？

他要质问你：你不过是群众，他可是“先锋队”！你怎么敢不听话？！

先锋队老爷饶命，烧了我房子我立马跟你革命……

**新社会人** 血汗工厂里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在工位上精神涣散，被看见还被老板找理由罚款，挣那点血汗钱，吃着疑似泔水桶里的饭食，闹病也只能忍。

工人上网怎么了？那是在找出路、至少看看别人对这些事情是什么想法，最好能拿出点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又不是僵尸！就任它们几根线吊死在厂里累死？被欺负久了，自然想找个解释，这不是什么“COSPLAY”，就是想知道，这么苦凭什么，总不能都是大家的错吧？

马克思那几段话，哪怕只看懂“剥削”、“剩余价值”几个词，也能照见自己的日子，知道不是自己错，是这制度坏了！知道中国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中国人民，哪怕是统治阶级最残酷专政的时期，都会积极寻找解决自身被剥削问题的方法，信息收集也是其中的一环，这是了解自身阶级被压迫现状并得出目前行动结论的主要方式之一。

如果中国人民像某些自诩先锋队预备人臆想，如同静态的历史僵尸，感官闭塞，默默任由暴君们牵绳横走，只能等待从天而降的“救世主”们注射名为真理的溶液，那么波澜壮阔的中国阶级斗争历史根本不会发生，只能选择等死或者等神。

幸好中国人民没有像它们臆想那样的历史僵尸，中国人民遇到压迫就会反抗，并不断寻找能永久解决自身结构性压迫的最佳方式，暂时没有寻找到被反动派镇压了，甚至倒退了，但人民到现在依然没有放弃，依然持续斗争，这就是中国人民会主动反抗压迫的证明。

一位青年 学生那就对了。后现代键政小鬼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还有一些网友说我老是觉得工人和农民得有我的指导才能成功，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话，我从来表达的是某些老喜欢键政的小鬼，喜欢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革命，然后懂一点庄稼的知识就觉得自己高贵，我强调很多思考和观点应该加入现实可行性进去，我的核心观点从来就是观点不能脱离实际。你自己说现在是资本主义秩序，一些又在将什么“五谷不分”的帽子轻易扣在别人头上，以宣扬的自己的身份的高贵，我是农民的孩子，我就是有理，我就是比谁都“正统”。你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学生，你还整天玩键政，不应该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吗？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身份的？你就是这样挥霍自己宝贵的学习时间来玩这种 COSPLAY 游戏的？

工人上网当然没问题。但你们没看见他是个学生，还常天候的在这里键政吗？这一样吗？现在的状态就是在慢性死亡。你等越久，承受的痛苦和煎熬和死亡的代价全都是无产阶级在买单，您活在国内吗？您看不见这样的现实吗？

怀鹤 孩子要怀胎十月，你再怎么激动，觉得胎儿在子宫里要溺水了，也不能把它先剖出来吧。就全中国来说，就算我们都像你这样在那里奔走，我敢说跟中国资本积累秩序的崩溃时间是完全相同的，它不会因为你奔走宣传而提前，因为它也根本没有给你提供能够大规模宣传和让人彻底信服你这种宣传的物质基础。你跟你那个朋友宣传，他还不是根据自己的外部环境变左变右了？你的真理并没有很顺利地进入他的脑子。除了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谁不在这种秩序下过得像个精神病？但生产仍

然在进行，活得下去还是活了。平时在生活消费上精挑细选斤斤计较的工人阶级，难道连这个成本也算不清吗？自然是能算清的。造反的成本大于收益，工人也不干的，而反之就很活跃，别人又不是死人。

一位青年 你的这种言语表现已经可怜得不行了。什么时候你们又能代表群众了？不需要跟资产阶级决裂的，不需要追求社会主义恋爱观的激活网友？我跟你们起码没有臆想，你们一堆堆地整天臆想这臆想那地，说实话挺令人感到可怜的。因为这证明你们只能靠臆想来维持自己的攻击性了。先反思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吧。

qbf风幻 哥们，恕我直言，一我作为一个学生我的确没什么高招除了给周边同学揭示中资的行径也就没了，二您在当今的环境也施展不开啊，国安公安这群人随随便便就能把您治死，您还不如读读书学习点技能起码能改善生活条件不是吗？

一位青年 学生应该优先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常天候进行键政。我说的有错吗？

qbf风幻 哥们，整个网站的人（包括您）其实都是键政的，至于提升能力，在我看来和这群网友交流已经就是提升能力了，我想说的是至少在接下来的五年乃至十年从地下活动转入地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您急也没用，而且搞运动本来就是要耐得住性子，马克思恩格斯到离世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身为底层人民的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吗？

一位青年 你们也能代表群众了？那有没有可能现实的群众也分很多种呢？比如有些群众是投机主义者，各种各样的群众在受着资本主义的毒，在活着呢？有没有可能群众中也有很多人的观点和做法是错的，是需要你去纠正的呢？当然不是没有对的，但在资本主义常态统治下，其意识

形态就是会侵袭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进行统治。这个时候，你也要任由群众走吗？这个观点很离经叛道，但现实就是存在这种问题。请问您是什么高招呢？先不说恩格斯，马克思可是德国政府的通缉对象，他们改在现实做的东西都做了，键政小鬼做了什么能这么冠冕堂皇意淫这意淫那的，还要交女朋友呢，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怀鹤** 第一，错误的自然会在实践中得到教训，不相信机床杀人的等到把手伸到机器里去就明白了。

第二，在新站建成后，我们不仅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与脑体分工的理论，而且还对中苏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是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难道不是提升？这些不是经过讨论后的思想结晶？好像我们是什么多元化论坛，天天打着交流平等的名义最终得研究结果就是“你尊重我说话，我尊重你说话”似的。那没有，不是你克服我就是我克服你，矛盾只会是暂时搁置而不是消解了。

第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在你的脑子里呢？

**一位青年** 我不缺乏跟底层人的交流，另一方面我也不缺乏跟一些中上层人士交流，加上自己酷爱读书，种种因素吧，比较幸运。肯定也是有受一些人的思想熏陶。包括红中网的理论我也是有好好学习过的。之所以我在这里说话，也是因为我感觉这里变得有点怪怪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一些认知又发生变化导致的。

**qbf风幻** 我跟您说更离经叛道的话人教人十遍都不行，事教人一次就会，您跟粉红或是一些亲特色的人还是信自由派的人去宣传，哪怕把特色自由派整的烂活的证据甩给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信甚至是为这群人开脱，但是当信特色或是自由派的群众因为欠薪而去仲裁甚至花一年半载的时间打官司时，不用您宣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可能比您还要先进。

一位青年 首先，很多去帮助工农劳动仲裁的“知识分子”本身就隶属于一些派系了，这您知道吗？如果能成为这种人，那我没啥好说的。我鼓励各位都去帮助群众劳动仲裁。

qbff风幻 诚然他们确实把他们能做的全做了，但是时代就是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即使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马克思晚年难道不想回到自己家乡吗，恐怕也不是吧，可是现实就是残酷，那时候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生活环境比现在还恶劣，他们尽力力所能及之事，不行就是不行，但是不同时期能干的事是不同的，要是没巴黎公社作为参考，十月革命恐怕也不能成功，不是吗，量变积累才能质变，量都没积累差不多，又谈何质变呢？

郁代 照你这么说，你来红中网不也是键政？还是说因为你融过工觉得能代表工人了，所以理应来这里用你深刻的政治见解狠狠教训一下小资学生？

qbff风幻 但是劳动仲裁恐怕对于现在的工人们已经是最能接受的方案不是吗，这些知识分子能这样帮助劳工在当下就不错了，您不可能真指望在当下去搞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吧。

怀鹤 那末，你与底层人士之间思想觉醒的差异是？你的那个酷爱读书，也不是独家专利吧。

一位青年 那行啊，某些键政小鬼要是在现实也是这样帮助群众的，那我没有任何意见、我甚至会为自己对他们的激烈言辞感到无比愧疚。好吧。

**激活** 可怕的是，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问题。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仅无助于真正联系群众，反而逐渐吞噬了他们自身的情绪与精神——每天郁郁寡欢，苦于革命迟迟不来，怨恨群众“愚昧不听话”。

我现在认为，能理解资本主义正常时期群众“冷感”，能与自己和解，正是划分新时代左派的关键分水岭。

**qbf风幻** 那我只能祝您成功了，还有我提醒您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我有个同学比您还激进，但他因为革命的时机迟迟没有到来而郁郁寡欢，最后得了抑郁症，我希望您不会走他老路。

**一位青年** 在抑郁之前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资格去抑郁，那就不会抑郁了。我并没有郁郁寡欢，我还是挺乐观的。虽然目前的工作也很难，周围的很多人也都尚未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有一点我确信的是，我爱着他们。你不用祝我成功，我现在还没有这种资格。我也只是一个在这样的寒冬中挣扎的一位普通的人。

**qbf风幻** 不，哥们，您太瞧得起一个人的心态了，一个人花四五个小时研究一道数学题最后错了，心还难受呢，要是自己所信仰的事业短期甚至长期都没法看到曙光，敌人的事业虽然有污点但是表面蒸蒸日上，他不会抑郁吗，心态不会崩吗？

**怀鹤** 也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变得有点怪怪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一些认知又发生变化导致的。

这很正常，新论坛使我们的交流方式变快了几十倍，使得各种矛盾可以充分地快速地爆发，因而思维也就快速地蜕变。老人走了，新人又来了，你也在变，我们都在变化。



也不是，肯定也是有受一些人的思想熏陶。

别人就没有吗？你有没有想过，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有更多比你更早更快更好的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难道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异常狭小而苛刻的条件，以至全中国有十三亿九千九百万人都达不到这个水准吗？你何必担心群众落到你后头？焉知群众不是走在你前头，只是你还没了解到那一群人？

一位青年 我只是结合自身现实经验在谈这个东西，肯定有先进的群众，这没问题。但我也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也许不是很严谨，那就是大多数人仍然是需要指出并引导的，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你要知道，宣传领域都是他们的人，你想占一个阵地是难上加难。所以可能得出奇招才行，单靠思想的宣传已经不够，需要现实性力量的介入。这是我的观点。

小资学生拷打其实也没多大用。我确实应该反省这几天为什么要跟学生斗嘴。

NEVER 那就是说……偶然觉醒？

一位青年 有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不代表其他人就都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现代的生产关系和运行机制比之前是更加复杂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明白一些关于立场的问题的。

王其子 首先，不要把你的无能跟马克思扯上！

其次，红色中国网已经给出来最好的策略：

在未来几十年，中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总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条件，改变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力量

占优势，将资产阶级的优势变为劣势，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sup>④</sup>

你觉得像马克思那样被通缉很“现实”，那说明你傻叉。我为什么要被通缉，逮捕，判刑？难道一边提高自己的学识，一边交朋友，交各式各样的劳动朋友不是最好的准备吗？拜托，我的工农籍是你想开就能开的？我不需要听什么融工，接触什么各个阶层的鬼话，因为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只有脱离群众太久的人需要。

在这一点上你差我太远了，我都懒得看你那点幼稚的言论。等你真正意义上跟工农做朋友，而不是以一副“左派”的姿态去“拯救”他们的时候，任何关于“灌输”的东西你都不会困苦。你的那些言论，我看着就觉得可笑。不光是我看，我还给了身边的朋友看（注意！他们已经上班了！），在他们看来，你简直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我仍旧要不厌其烦地重申我的主题：你压根不懂得什么叫“灌输”！你还在自以为是地当自己是“列宁”！建议你学会找女朋友，学会做人，学会真正的人际关系处理。

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浪漫主义，你把你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浪漫”和封建的保守主义杂糅起来塞在我身上，真是可笑！

一位青年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是马克思？我从来没称过自己是马克思或者列宁，我就是个很普通的人。长篇大论一堆，最后竟然跟我炫耀什么浪漫主义，实属令人笑掉大牙。浪漫主义早就已经失败了，现实的人们面前摆着的都是实打实的痛苦，在这种条件下还追求浪漫主义？你是典型的 COSPLAY 小资学生，你先去上班吧。马克思可是精英中的精英，你要是真向往马克思，请先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玩这种键政游戏。这样吧，你先学一学法律，也去帮助群众仲裁，怎么

---

④ <https://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1649>

样？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狠狠地打我的脸了。单靠思想的宣传已经不够，需要现实性力量的介入。这是我的观点。

怀鹤 可是我们也已经三番五次的讲过，现实性力量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完全成熟，这是我们的观点。

我们是唯物论者，所以我们知道当前的形势是造反成本大于收入，不管是地上地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都还有很强的统治力，这不是一两个奇招能够解决的。我们现在能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革命的理论前置问题。其它的如在现实中与资本家的经济斗争，你如果参与其中的话你就跟他斗一下，能讨多少就多少，能躺多久就躺多久，打不过就跑，打得过就追。当前阶段，什么奇招险招，都不如中国人民自己一步步稳定推进的躺平与罢工好招。

我们又是辩证唯物论者，能够看到这种只在线上平台周旋的情况不会一直持续。形势逼人走，未来中国人民的斗争状态就决定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招数，而不是我们现在想什么招数就有什么招数的。这不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

但这种必然性不代表其他人就都这样。

这句话的另一面就是说，这种必然性不代表其他人就都不这样。我们不是探究这种必然性会不会再次重复，而是它已经在哪种程度上哪种范围内重复了多少次了。

王其子 这种观点我早都不相信了。大概是 2023 年的 12 月份左右，当时河南亮亮丽君事件发酵后，我一直在给身边农村出来的保守思想浓厚的兄弟“灌输”，结果大家都听个乐呵。现在呢，好很多了。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他们活的越来越像亮亮丽君。我再给他们讲几句的时候，根本不

值得一提。就是两个朋友间说话，就熟悉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只是我可能脑子灵活点，似乎有“水平”罢了。其实是群众太有水平了，他们的思想就像那种被大坝拦住的洪水，稍微崩溃一点，拦都拦不住地涌现出来。

现实性力量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完全成熟，这是我们的观点。

是什么样的条件，干什么样的事情，顺从辩证法。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下课时间没到，但是有尿意怎么办？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活人也不能当场撒尿。为什么我不举手要求上厕所呢？

直到今天你还没明白我说的什么。菜就多练，交异性朋友是最好的练手项目。一是学会跟人交往的科学，二是克服根深固定的私有制观念。我从来没说什么浪漫主义，请你长眼睛好好看看。

一位青年 那我的建议也很简单，你少键政多去锻炼能力，好吧。既然你认为还没成熟，那也不耽误你去多学习吧？我也得去锻炼自己。不说了。

王其子 很遗憾，我从来没键政过，我在红中的一切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倒是你像个键政人。红色中国网的论坛，要不是有你这类家伙动不动出来表现生物多样性出来恶心人，是个很不错的交流学习网站。不知道你是不是工科生，要是工科生肯定都知道上 CSDN 社区，贴吧，知乎上问问题，解答问题。难道马列主义的积极分子就没有一个论坛吗？

明明大家都从红色中国网有收获，偏偏说成键政，其心可诛。

**文艺标兵** 和人打交道确实是很有用的，不过呢也不必拘泥于男女朋友，同事等的关系也很重要。我在同事身上学到的摸鱼方法可多了，受益终身了属于是。

说到底，我们作为左派，至少要做个大家伙都看得上的优秀的人。这样你说出来的话才有分量、群众们才愿意听，“灌输论”的拥趸们，至少应该明白这一点吧？

这个让人佩服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点。不是说你说你读了多少“经书”，会背多少“语录”就能服众的。群众们要拥护一个人，首先看的是他的实践，也就是他做了什么，然后才去看他说了什么。因此，我觉得我们左派更多的是需要去为革命而活，而非在口头上“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为革命而活，比如生活简朴、深居简出，杜绝消费主义；比如傲上不忍下，亲近同情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兄弟姐妹，对资产阶级的收买和堕落则不屑一顾；比如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可以一拳打死一个资本家；比如刻苦学习，精益求精，在自己的行业里做到精湛，人人称道。无论是哪一条，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日复一日的努力的。这样的左派，什么“性压抑”什么“网左”什么“键政魔怔人”，在他面前都宛如垃圾一般，被风一吹就走了。而大家伙也都愿意结交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何愁女友之类的亲密关系呢？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去实践我们的理想。而非搞得像个小丑一样，和未明子、阳和平坐一桌去。

**黑龙江煤城的哀伤** 基督教的耶稣先为病人治病，为饥民送食之类的实践，让生活在罗马帝国及其走狗希律王统治下的犹太穷苦百姓以及奴隶对耶稣和他的理论有想要了解、学习乃至追随的想法与行动，东汉的张角亦是如此。

**我不想上学** 我也支持大家要多找女朋友。大家在学会处理这种深层次的关系之后，对自己的情商和待人处事能力也会相应的提高许多，很多可能看似是消磨时间的行为，在你之后反应过来确实是实打实的成长了。相应的，这些在和异性相处的期间提高的能力既能让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至少不被饿死甚至得到女方在物质上的支持，又可以在当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转变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支持，以及在未来的社会中社会中发光发热，而这些经验绝不是在电脑前面扣字就能收获的。至于你说这些经验可以在融工中获得，我同意，但是有没有想过对于目前的小资产阶级而言这种把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升的通道堵死对于我们总的策略来说其实是不太明智的，我们在社会中爬的越高，影响力也就越大，我们未来能调动的资源也就越多，对我们的事业更有帮助。同时我们要相信劳动群众的智慧，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只要持续存在，他们中出现的杰出分子是一天比一天多的，不需要我们在这个能有更大作为的时候去刻意的“融工”。等阶级矛盾真正到了不可调和，问题避无可避之前，再参加由劳动群众自行建设的组织，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深入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我认为是对革命更有利的方式。

# 对所谓“左派文艺批评”的若干感想

怀 鹤

今天看到一根“金棍子”，亮晃晃地朝着各色文艺作品打去。吓！这一下是“反动”，那一下是“落后”，口气不小，观众的笑声却很大。现在是新自由主义垂死反扑的时候，这杂耍一下子就给自由派提供了笑料，借以向人们展现“网左”的小丑面孔，别人本来举棋不定的，这一下也笑起来了。

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要么被阿尔都塞、拉康的洋绳子吊起来，一群知识分子在楼上叽哩咕噜不知道在谈什么，楼下的群众只能望洋兴叹；要么重制“文化大革命”的各色理论炮弹，在夜半无人的时候特地放几炮来扰民，几乎全无作用，引来一片骂声，还只能朝着以前打烂过的靶子继续打。我们扪心自问，这样的“文艺批评”能够起到所谓的“正本清源”“提供有益借鉴”吗？不如好好的想一想，你的批评究竟是为当下服务呢，还是打着“为当下服务”的旗号，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我们拿电影《刘三姐》来说，以前是描写广西人民的故事，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跟我们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绝不会有今天群众拿其来讽刺黄杨钿甜的感情。文艺作品的永恒性，就在于它所反映的一部分规律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始终，为无数具体的、暂时的、有条件的片段所折射出不同的喜怒哀乐。古希腊雕像的美包括正确反映了人体与自然的美，只要人的形体不长出六个头或者四

只脚，这种美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就是永恒的。《红楼梦》的美包括汉语美与内容美，或许哪天中华民族消亡了，说汉语的人消失殆尽了，汉语失传了，没人说了，汉语美自然就因为具体的汉语的消亡而沉寂了，不再发挥它规律性的作用了；而或许有人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德文，又可能是法文，总之是别的什么文字，那末，它只会表现出其它什么文字的语言美，再如果翻译得好的话，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也能正确地传达到人的心里，内容美自然也能流传，只不过已经是洋人特供的美了。

我们的文艺批评，就好像没有刀或者不磨刀的磨刀石，拿来做什么？砍柴还是烧火？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你要从里面找到什么东西？磨出什么东西？那些“胎里素”“发癫”文学，虽然大部分已经脱离了实事描摹而沦为一种“人尽可夫”、想塞什么塞什么的低下文学模板，但这个模板，它毕竟还能反映今天大部分人的心理状态，能写一部分资本主义中国广大群众的无奈与破罐子破摔，所以它能流传。所谓“左派”“文艺批评”是什么呢？可能是一群边缘化知识分子、中下小资产阶级在百无聊赖之际的苍蝇拍，这个拍子有可能打苍蝇，也有可能打人。但具体怎么样呢，决定于本人的思想，有可能心情不畅吧，打一下。总之，只有在打到苍蝇的时候，那个苍蝇拍子才正确地发挥了它的作用，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他们管人就叫“苍蝇”。

以前搞“京剧革命”的时候，说怕人们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虏，借着京剧领域兴风作浪。七六年以后呢？人家不听传统剧了！生怕和罪恶的“四人帮”牵上关系，一个劲的鼓吹“传统文化”，演旧剧，咿咿呀呀老唱腔，那个脸上的脸谱美不美是其次，样式是永远停留在旧年代了，衣服乱的是穿衣，不乱的是穿古装。这些东西是不是京剧的核心我们也不提，但总之就是没人看你的剧，没人看多厉害呀！你会“耍牙”，说了半天是“优秀传统文化”，一句不提这种技艺今天到底能用在什么样的剧里，还有没有观赏性。那这有什么好吹捧的？印度还能让眼珠子跳舞呢！我想看稀奇古怪的哪里



不能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少东西消亡了？需要我们居高临下地对古人拯救？一天到晚抱着烂纸堆，说不懂它们就是不懂我们的历史呀，要传承啊，我说，中国人民千百万人一代代活着，少你几张无用的烂纸片能怎么样呢？我们活着，能创造出千百万张比你生动得多活泼得多的纸片，不缺你们的狗皮膏药，把个鱼眼珠当宝贝的。这个时候，又出现新京剧，定睛一看，呀，这不是“四人帮”整过的东西吗？怎么这么像样板戏？又换了服饰又换了唱腔。实际上，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样板戏，是它自己总归能够靠近当世生活了，自然也就有人听了。

而以上部分，“左派”“文艺批评”或许会要求什么，要在剧里突出“政治挂帅”呀，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呀，要在舞台上画一张大大的毛主席像啊，学“文化大革命”呀。我说，你不如讲“4+4”规培，讲资本家拖薪，讲官资勾结。演古代戏也行啊，借古喻今才有力量，不然演的有个什么劲？《海瑞罢官》以为自己蛮有力量的，实际上只是在它与现世共鸣的时候才有力量。你把它放到今天，放到我们这个公务员贪污、那个干部挖人心的时代，人家会说你在演科幻片，引人发笑，谁还会说“青天大老爷”，人又不是活在剧里的，谁还对着黄杨钿田父亲说“百姓父母官”？除了被官方媒体忽悠瘸了的几个涉世不深的学生和落后群众，九成以上是不吃这一套的。再说了，我今天已经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给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官僚集团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契约，你还想从哪里借来批评范式？戏还未看，脑子里已经一波三折了。你为什么不是从存在出发去诘问戏的不合理之处，而总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呢？再说了，没有你这些所谓的“文学批评”，戏剧不也是逼着自己向前走吗？

磨刀石再多，没有刀怎么办？你自己造嘛！你可以去学写小说、写生活、写周围吗？你说写文学难，别人看你写这些叽里呱啦的东西也挺难的，文学批评垒了八尺，曹雪芹十年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你一天多，这不也是一种才能吗？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综合的复杂体，一个人既是父亲又是工

人，还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什么，只要你愿意从你那些晦涩的“文学批评”抽身而出，把握文学写作规律，写出人的复杂性，一定条件下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是不缺时间和精力，也会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的。

# 在未来的哲学讨论中是否应当 纠正对形而上学的片面认识

青 年 之 翼

在以往以及现在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与唯物辩证法相关的学习和讨论中，“形而上学”一词被简单地解释为“静止地，孤立地，反辩证法地看待问题”，因而，从“辩证”的角度看来，“形而上学”无疑是一个天然的靶子和万能的帽子，对于攻击他人观点和批判某一认识来说相当好用，以至于与唯心论齐名，并列中资官方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成为了“文明的詈语”。

然而，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似乎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一个负面形象。个人认为，所谓负面形象，只是相对于与辩证法相对立狭义的“形而上学”而言的。而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判定形而上学就是狭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将影响人们的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

笔者对哲学的认知从莱布尼茨开始，以莱布尼茨为例，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他：

莱布尼茨是一位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经历过由物理学（Physics）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转变。

在这个语境下，形而上学就不能视作狭义的“形而上学”，否则就会在理解上产生问题。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非马哲讨论语境下），广义的形而上学应当指什么？依个人理解，简言之，广义的形而上学是一类研究存在，真理，知识等非具体事物问题的哲学。为便于对比理解，引用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如下：

形而上学是指对世界本质的研究，即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称其为“第一哲学”、“第一科学”。

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即使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外部。

词条前半段可以看作广义形而上学的定义，后半段是狭义“形而上学”的定义。依照广义定义，加上一些人对于哲学本身研究范畴的认知，甚至有观点指出形而上学就是哲学本身，或者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哲学，可以说在如此视角下，一定程度上实然是这样。

至于形而上学的起源，观察上面给出的英文译词，从词源角度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早期的来源（Metaphysics，在物理学之后，同时兼含“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后面的手稿”意（由希腊人安德罗尼柯最早为亚里士多德著作命名得来）），至于更多的例子，有

希腊语：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ta meta ta physika)

英语：Metaphysics

法语：Métaphysique

德语：Metaphysik

俄语：Метафизика

西班牙语：Metafísica

意大利语：Metafisica

对中文而言，“形而上学”这一译法来自《周易·系辞上》中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其中“形而上”指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下”指具象的，有形的。这与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早期意义相近：物理学（Physics，这最初是一个大的概念，不单指现在的物理学）研究具体事物，而其补集（姑且这么认为），也就是认识层面的形形色色各种格致之说（确实有些哲学本身的感觉），就归入了所谓 Metaphysics，形而上学。

于是，在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形而上学的研究就主要围绕着抽象问题展开，这主要涉及第一性原理，世界的本源问题，目的论等方面。个人认为，在这些或朴素或繁琐/烦琐的研究之外，有些人深陷形式逻辑的囹圄，有些人被对寥寥数条基本规律的自然追求所困，有人难以突破解释一切的桎梏。由此，他们产生了忽视辩证的意识，这才有了对狭义的“形而上学”的密集性的，成规模的批判。

确实，自黑格尔以来，很多研究者对形而上学是存在认识上的，定义上的偏见的，很多人只是照本宣科地复述革命导师的文字，而缺乏对范围和实质的全面认识。尽管现在在马哲语境下形而上学已经默认被视作狭义的“形而上学”从而不再是第一哲学的代名词了。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在

往后的学习和交流中说清楚的，如此也便于人们对哲学材料的理解和批判。

在苏联和中国历史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革命先辈曾广泛地将“形而上学”当作攻击的靶子，事实上这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目的是为了短期内聚集革命力量，唤醒群众意识，而将哲学简化为两种认识的对立关系。那时的宣传将真正的辩证法简化为另一种形似机械唯物主义的宣传模型，但这是时代背景的必须，也是具有革命性的时宜之举。但作为一种惯性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它才被中资利用作灌输材料和维护正统的盾牌和冠冕。

现代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矛盾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复杂，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为“形而上学”“正名”，分清敌我，规范批判与认同，从而得到真正的辩证法和革命武器，更好地处理当下的问题。

# 工农解放社的融工经验

## 工农解放社



这是工农解放社的融工经验。这个宝贵的实践经验，不仅印证了“怠工”——作为“躺平”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成为现阶段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劳动秩序的斗争中一种普遍而强有力的手段，而且表明，工人阶级决不是什么天生的“群氓”，而是可以在斗争中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

以融工慰洪流同志：<sup>1</sup>

融工岂是便宜路，创业还须同心田。  
燎原遗老久碍事，今日才得开心颜。  
成败不够论英雄，革命从来都凶险。  
洪流泉下应有知，捷报飞去做纸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里长征已走第一步。融工不仅在理论上必要的，在实践上也是行得通的。

---

① 原标题为《融工实践：怠工组织经验和融工中的路线问题》，<https://blog.cmlmuf.org/archives/rong-gong-shi-jian-dai-gong-zu-zhi-jing-yan-he-rong-gong-zhong-de-lu-xian-wen-ti>，转载已授权。

我们这篇文章将公布工农解放社一部分重要融工成果。我们希望能帮助到一切志在做好工人工作和推动我国革命分子，为我国工人革命事业提供一些微小的贡献。也希望抛砖引玉，帮助到我国更多的优秀融工力量并希望未来能学习到我国更多优秀融工经验。同时我们也纪念像洪流一样为工人革命事业做出牺牲的同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组织，但不应有别。我们号召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向洪流同志学习，积极融入工人阶级，把自己一生都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精神想要做好工人工作是困难的。

工农解放社成功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人组织，找到了一种厂内组织的具体方法，并总结了一些工人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很好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进一步说，就是找到了用怠工组织的方法组织工人阶级和总结了一些能够在融工中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的原则。

虽然我们的工人组织目前还不太巩固，未来我们的工人工作还有许多挑战。但无论如何，坚冰已经打破，厂内组织的航道已经开辟。接下来我国融工分子应该积极的航行更远。“融工不可能”、“融工不重要”、“融工成效少成效慢”的舆论可以消停一会了。

下文将详细阐述这次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并将大致分为“实践经验”和“理论、路线总结”两部分来说明。

## 第一节 怠工组织的实践经验

### 一、个人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失败

我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工农解放社的一份子。在融工之前，我们就下定了决心要长期的扎根工厂融入工人阶级，不做出成绩、不帮助到我国革命



发展我们就不离开工厂，或者说只要工厂的工作还需要我，我们也就走。

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在融工的理论上进行了很多的了解和讨论，对于电报上各个组织的融工经验和融工理论多有了解。我选择去的是一个工人数量达上万规模的大厂，进厂后，我就对我所在的工厂进行更深入的全面调查，包括工厂人数、分工部门的类型、工厂内各群体大致占比和情况等等，但这些信息不打算详细来谈（因为过详细就涉及安全问题并偏离文章主题），本文主要就组织工作的经验来谈。

大致来讲，该工厂资本的机器化程度比一般小厂高。厂区有好几个大厂房，每个产房都有许多不同的生产线。工厂内分为许多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部门下还有更多的线、班、小组等等。每个部门间的劳动是不同的，劳动的范围也是根本不同的；每个线、班、组也是这样在更小的范围内有所不同和有所固定的。

工人们生活极其单调，上班、吃饭、下班的生活重复循环。这里比较普遍的是 996 的工作制，工人们下班后基本就回宿舍休息，打打游戏、刷刷短视频、看看小说、然后睡觉，较少有工人有精力与时间下班后去其他地方活动的。

所以这里大部分工人他们的生活和劳动范围都被固定在了一条很有限的范围内。每个工人对其他组、班、科、部门的工人就很少了解。资本主义工厂下的资产阶级专政式的劳动秩序强迫式把工人们分裂为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孤岛，制造割裂，使他们难以团结起来而乖乖进行生产劳动（开玩笑的说，这方面和燎原大群差不多）。当然也有一些岗位具有一定的活动性，但总的来说，工人们还是缺乏组织、互相孤立和互不了解、互不关心的。

我在进入该厂工作后，在进行怠工组织的活动之前，我的思路始终是试图做社团组织的思路。想办法找一个兴趣爱好或社团的方式把工人们组

织起来进行活动后，再视条件逐步的进行政治灌输。但我基本就卡在办社团活动组织工人的第一步了。

怎么回事呢？

一是我们的人力少，我们组织目前能派出来融工的同志少，并且还有一些分散，我这里长期只有一两个同志在这里融工，而办社团是需要多一点的人力。

二是我们厂区大，厂区和住宿区隔离。工人们上班时间都在好好干活，这就导致较大的社团目前还很难在厂区内进行。

三是没有合法办社团的渠道，官方工会包办了一些定期活动（但很少有人参加），除非和他们打上关系经过他们和企业允许才行，这就意味着社团活动需要以其他形式私下的进行。

四是厂区和宿舍有一定安保，秩序森严，要办较大一点的社团就需要做好他们的工作。

五是我所在的产线工人聚集度不高、劳动相对松和一些，我所能经常接触的其他工友少，并且这里工友的情况也较偏保守。

综上所述，在这样的条件下，办社团是困难的。我一开始尝试过利用公司内部合法的交流方式（公司的软件、平台等、一些群聊等）多接触工人交流，做工友的思想工作，试图宿舍里活动，都效果很有限。虽然对个别工友做了一定的个人政治灌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收获都不大。

这个阶段，我给个别工友做过思想灌输，使这些工友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剩余价值理论。我也尝试与所能接触的工友打好关系，和他们一起做娱乐活动，休息日抽空聚会游玩等等。但我很快发现，即使把一些工友这样组织活动起来了，但要让这些工友参与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特别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在一般的组织活动中（如一起打游戏、一起聚会游玩等），是很难进行政治灌输的，或者只能进行非常有限的部分，这使得我要靠这种方式激发工人的政治性和革命性是非常困

难的。所以之后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不要拿过多的精力和工友们做这种日常性质的娱乐活动，因为实际收获的效果甚至还不如对工友进行个人的政治灌输。所以，只是做一些单纯的理论灌输、个别的交友、或单纯生活性的组织活动也都是不够的，是难以达到推动革命和把工人革命化的组织起来的目的。

我就再一次认识到，对于我的条件来讲，不仅靠搞社团等一般活动组织起大量工人是困难的，而且要靠这种活动培养工人的革命性更是困难的。并且如果我要把工友们从一般社团或其他无害化的组织活动变为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活动更是困难的，那需要的人力、精力、各方面条件还会更高。综上所述，我愈发认为这样工作对于我个人而言等同于做不到。

因此，我认为，一般生活意义的组织活动的方法对于个别融工者聚集的地方和监管严厉的工厂而言较难做好。我不仅需要更合适我所在条件下组织工人的方法，而且还要是一个能把工人们以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方法。综上所述，缺乏一种能把工友们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广泛的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需要把政治灌输、阶级斗争同工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给结合起来。

## 二、怠工组织经验

因此，对于社团的组织方法，我们的实践并不成功，实践条件不足，我个人一段时间的探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认为社团组织的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能成为后阶段的、次要性的和补充性的组织办法。

但后来我遇到了新的情况，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被安排到了其他工作部门的岗位工作一段时间，但就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新的方法，即怠工组织的办法。

我被安排去的新部门的工作条件与我们原来地方有很大差异。这里的资本有机构成更低，也就是机器更低级，更像流水线（但不完全是）；劳动力更集中，工人更多，工作强度更大。这让我一下子能接触到更多的工人。并且这里的劳动纪律更加严格，班、组长等领导态度更差，并且还有许多其他巡查纪律的人员来监督工人并找机会惩罚（开除、劝退、罚款、警告等）工人，普工们经常和这些人起冲突。并且这里还有更多的临时工（或者说派遣工）和学生工（来自中职院校的）。

我到这后，第一天正式上班就被安排到和一个同样新来没多久的工友在一个岗位。我和这个工友基本是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于是我一开始就和他积极的进行交流，以良好的态度和他打招呼、聊天，我们很快就互相了解了情况。

由于我所在的岗位又不是纯流水线，我们负责的机器是半自动化、半流水线的形式。所以我的劳动强度在该产线又相对较低，有一定的在工作中偷懒摸鱼聊天的空间，甚至我还有功夫可以进行一定的串岗。而且该产线又很长，许多工人在不同岗位上负责，那几个班组长是完全盯不过来的。

于是，我个人就首先开始怠工，利用怠工的时间在产线内去做工人工作。越到后面，随着工作的发展，怠工就越发成为了我和工人们建立联系、进行政治灌输和组织工作的基本物质条件，后来它还成为了组织工人活动和阶级斗争的活动中心，并反过来有力帮助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工人斗争性、团结性的加强。

因为怠工，我总有机会在产线内和其他工友进行交流。我立即就对这个同一岗位的工友进行个人工作，在建立起个人关系并在有了基本的互相了解后，我就立即对他进行政治灌输，从一些厂里和生活里剥削劳动的事实开始讲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然后谈到阶级斗争、国家性质、无产

阶级专政、革命的必要性等等，接着一直把马列毛主义的更多政治理论也灌输给了他。

甚至后来我还带了马列毛的书进厂线念书对他进行灌输，但我发现书本并不好用，而且我也因此被警告了，所以就停止了带书。但在一段时间内我基本都把精力对准了这个工友，在产线内劳动稍微有所减缓、工作一有空时我就同他聊天并进行宣传。无论如何，我和这个工友关系是建立起来了，政治灌输也是做好了。前三天内我基本和他交流，做完了整个个人思想过程，从建立关系、了解基本情况、基本马列毛政治理论的灌输。

后来在实践中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简略的灌输。即理论不需要灌输太多、太深，而后同时和多个工友交流。

由于打好个人关系和做了基本的政治灌输的缘故，我对于我个人的怠工和针对大家感到工作劳累的现象，我以半严肃半打趣的形式对这些工友提出了偷懒有理、摸鱼有理的大致思想，把怠工从自发提高了自觉的程度。

于是这种自觉的怠工就开始从我的个人活动也发展到了其他工人那。

我是先和另一个同岗位的工友配合起来一起怠工的，并开始进行怠工合作。我们一个人看机器时另一个人就可以怠工，互相轮流。一开始我个人进行怠工时，每天最多偷懒不到一两个小时，但开始和同岗位工友开始配合后，我就有了多出几倍的怠工时间，这就为我的产线内活动提供了更坚固的团结。所以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到处接触产线内的各个工友，可以和更多工人做个人工作。所以这时开始，我平时一般能怠工四个小时左右，最厉害的时候，我每天十二小时的上班时间内有五个多小时在偷懒，其中大半时间用在产线内到处窜岗、小半的时间我个人用于其他事情和产线外去娱乐、休息补瞌睡等（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个记录后来被另外两个工友超过了，他们偷懒摸鱼时间甚至超过了六个小时）。

这种怠工的组织活动是很能贴近工人的，因为工人们对于枯燥或劳累的工厂工作基本都是有很大的怨言，工人自发的怠工几乎到处都有一些，只是程度较轻，我们需要进行思想教育使工人变成自觉的怠工，并利用合作的方式提高这种怠工程度。这种自觉的怠工不仅让工人们得到了休息，认识到了和工厂管理、工厂制度斗争的必要性，也让我也有更多时间进行组织活动。所以这时在上班时间内我就能做许多工人的个人工作，在上班时间内就和工友们建立关系和经常的联系。

所以，这就等于开始把怠工和工人工作结合了起来。

这种方法对工友们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在产线外或者下班后，工人们是没有精力到处活动的，只想要休息和简单的娱乐，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娱乐手段就占据了他们的时间，资产阶级文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和控制着他们下班后的时间。但在上班期间，工人们是玩不了手机，产线内缺乏娱乐手段，如果有机会怠工的话，他们更愿意同我进行聊天交流（这几乎是产线内唯一有趣的活动了），所以这时同工人们进行交流和组织活动也比其他一般时期更高效。

这种以怠工为核心做工人工作的方法也让我得到了更多的休息。以前，我下班后总要抽时间在工人工作上，如果组织内的事物还多，那么我的睡眠就总是缺一些，上班时就不够精神。而现在我上班的时候就能抽空把工人工作做好，那么我下班后就可以拿更多时间睡觉，第二天就可以继续起来更精神的做工人工作，所以我的睡眠时间也从之前的 6 个小时恢复和提高到了 8~9 小时，也可以更好的贯彻“身体是革命本钱”这一真理。

并且怠工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它能培养工人的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热情，使工人意识到和工厂管理、工厂制度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因为偷懒总是要和班组长等工厂各级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工厂制度进行斗争，总是需要进行各种灵活机灵、互相配合的方式躲避班组长监管进行怠工，以及总是需要勇气和这些人斗智斗勇并勇敢的维护大家利益的。此

时，我们再加以思想上的引导、政治上的灌输和组织上手段，也就能顺利的直接培养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政治意识、集体斗争的觉悟。

有一次一个工友打瞌睡被巡查的人逮住了。那时候其他工友们都在附近交流聊天，于是大家就上前去帮他说话，组长过来后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虽然结果他还是被惩罚了，但是惩罚程度降低成了警告，大家的也深刻的认识到了巡查、组长的立场和我们普通工友的立场区别。这种看似“微小”的阶级斗争在产线内很多，也很能考验与提高工人人们的综合政治素养。

再说回之前。自从我和我所在岗位的工友做好个人工作后（和他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做过政治理论灌输、支持怠工），我们就配合起来进行怠工，相约各自怠工差不多的时间。当这个工友守机器时，我就借此到处去串岗，比如我前面机器的工位上有七八个轮流交替的工友，其中四个后来被我做了个人工作发展为了自己人，剩下几个是老员工和高级岗位（不太好做工作和不太好说话的），后面岗位的四个工友中也有三个做了工作（其中一个是老员工）。

这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到处串岗。只要班组长不在我们这盯着，那么不是我离开岗位或出去休息，就是那个工友出去休息或离开岗位。我每一次离岗总是要去找一个工人做思想工作，一开始也是一样的流程，和其他工友从打招呼开始，到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根据他的情况进行政治灌输，政治灌输之后就鼓动他一起进行怠工。一般快则一两个小时就能够对一个工友完成这一流程，慢则三四个小时也够了。也就是说，在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允许的条件下，我一天至少能做完一个工人的工作，快的时候一天能做三个（但是是省略了许多内容的）。

因此，后几天我的串岗交流一下子增加很多，甚至有一小部分工友我都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政治灌输（这部分工友大概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政治灌输需要很长时间的。我就直接从互相认识、基本了解、打好关系这一初级阶段迅速跳到邀请一起怠工的阶段（也就是请他和我们

一起偷懒摸鱼），跳过了政治灌输的阶段（当然，后来他们进行怠工活动一段时间后我又给他们补上了），这样做整个工作的时间就缩短到了一个小时左右。当然，我不是无条件对每个工友都这样搞思想工作，老员工、资深员工、高级岗、班组长等领导、思想特别保守和不好说话的我是不会给他说怠工或革命理论什么的。

一些工友们虽然有一些落后思想，比如有的想做生意发点财，有的想多挣钱然后花钱讨个老婆的。但总的来说，工友们接受新思想很快，对于他们的那部分落后思想，只要在关系不错和说话得理的条件下，基本上工友们是能听进去的，虽然一时半会难以改变，但工友们基本都乐于交新朋友的（如果你不错或至少表现合格的话），并且工友们普遍行动能力强，如果能打好关系并说动他们，他们立即就能行动起来（迅速的一起进行怠工活动等）。

在到处串岗活动的过程中，我还遇见了许多学生工。在我这条产线里至少有来自两个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工，但他们都是来自中职院校。平均年龄在 16~18 岁之间。他们被学校坑来实习，干的活和正式工差不了太多，但工资却要少1/3左右。且学校一般以学分、毕业、升学为要挟，他们一般有一个带队老师来监管，胁迫式的使学生工们乖乖在这里工作两到四个月。后来我和这里的几个学生工也做了朋友，他们也有很强的怠工意愿，其中有几个学生工也被我后来发展进了组织。

要让工人们愿意怠工，首先要在思想上说服他们，而且行动上我们自己也要带头。但进行怠工活动时我们又不能只照顾自己利益，不能只顾自己玩好、不管他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个人主义的怠工)，我们一定要带动工友们一起“享福”（也就是比较平均的分配怠工时间和一起进行怠工、合作进行怠工斗争）。这一活动中，我们也要注意及时的纠正某些个人主义现象，因为我后面就碰到一起个人主义倾向的怠工问题，即个别工友个人怠工更长时间而轻视了其他工友的怠工利益、也轻视了集体利益，



影响到了其他工友配合起来融工的意愿，我及时抽空给他做了回思想工作，给他强调了“有福同享”和“群众路线”。总之，只要做好这些工作，并在实践中时刻注意到和及时纠正各种偏离的情况，那么工友们就一定会加入我们并一起进行怠工的。

建立关系、做好思想工作、有条件时就进行政治灌输，经常鼓动大家一起“怠工”。这样我很快就达到了多个工友一起偷懒、一起摸鱼的结果。

让人“怠工”，让人偷懒、摸鱼，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讲歪理，其实不然。因为资本家总是要剥削劳动者，他们总是把工友们当牛马使唤的，多给他们打工就是多给他们创造价值而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身心健康，所以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怠工是有理的也是有必要的。如果是真正的没有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我们自然没必要怠工的。所以怠工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范畴，要对敌人的安排进行怠工，对人民事业积极参与，过去革社曾有一篇《关于革命组织的纪律和对革命工作怠工的问题》也大致讲到过这个问题。

总之，我们要做好怠工组织的工作就一定要在逻辑上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和工友们的进行宣传鼓动，当然具体宣传时候可以借用一些方法，比如我有时以半严肃、半幽默的表现形式来宣传，以“摆烂、摸鱼、偷懒”等其他有相关性但不敏感的名义来宣传，并利用好我们同工友良好关系和个人工作的基础，这样一套组合拳下去工友们就容易接受了。我们只要看到工友赞同我们意见了，我们就理应立即邀请他们一起进行怠工，如果他工作岗位远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合我们现阶段直接合作怠工的，我们至少也可以给他出一些针对他的条件所能做的怠工活动的建议，鼓动他进行个人怠工以及让他也带动其他工友也能进行力所能及的怠工。

有时我们也要打消工友的思想顾虑，工友有时也担心怠工被抓，被针对。既要强调怠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我们要给他们讲清楚斗争的道理，一个人怠工容易被抓、被针对，而大家都起来怠工时，当大家都偷

懒、摸鱼时，班组长力量就不够用了，他们就管不过来了也不可能对我们罚得太狠了，如果人人都在怠工，那么任何惩罚就都难以实施了。

但对于老员工、资深员工、各种领导和其他比较保守的分子来说，这一套也许是比较难说通的（有多难我具体不知道，因为我的确没怎么尝试对他们做这种思想工作）。所以思想工作，我们可以先找容易被宣传的工友的着手。

所以这一时期基本每天至少都要发展一个新工友（有时两三个），但这种能够快速发展工人的情况也并非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因为我的活动空间、活动能力和客观条件是有限的，我很难跑太远，因此能接触的工人始终只是一部分，而且产线内的工友也是有上限的。于是后面的发展速度也就不得不慢了下来。但到了第十三四天的时候，我基本发展了七八个工友了（实际还接触了几个，但还没更多机会去沟通），后面速度减慢，但我基本又带着这几个工友进行几天的个人的或一些互相配合的怠工活动了。

就我经验来说。当我做好七八个工友的工作之后，当我带动至少五六个工友怠工了几天后。在一个工友玩笑似的话语中，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可以成立组织了，这就是怠工组织了（在一次好几个共有一起窜岗聚集聊天的机会中，一个工友这样开玩笑似的大致说道：“我们现在是一个摸鱼小队了呀。”）。

自觉的有计划的进行组织工作的意识，以及进行怠工组织的明确方针，我是在这一刻才猛地觉悟到了（我之前至多的只能算个人的怠工和自觉的做个人政治工作，怠工组织工作的自觉意识我之前是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工友的话提醒到了我。于是我立即发现，我现在的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立即转变为构建为组织工作的一部分。自此，我们的怠工组织就迅猛的发展了起来。

当天晚上我就建立了我们的组织。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怠工组织”（实际上以其他的名字和名义进行、很难直接叫‘怠工组织’，这里只是

代称，如实际要这样搞，偷懒、摸鱼、摆烂等各种名义都是可以的）的成员了，我们要发展一个“怠工组织”，专门一起摸鱼偷懒。我同时拉了工友们建立了一个墙内组织，我把我做好了工人工作的这几个工友拉进来了，于是这个组织立马就有了八九个人。此时距离我来到这个产线只过去了十七八天（现在来看，这个速度其实可以更快）。

于是我就从“个人工作”的阶段进入了“怠工组织”的阶段。这是一个飞跃，在这个阶段，工人们政治觉悟、阶级感情、集体活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虽然一开始在名以上许多工人答应了或认可了我们是一个“怠工组织”。但实际上，工友们态度中严肃的成分还不大，集体感不高，组织即缺乏集体交流也缺乏集体活动。

组织建立初始，还有一个工友动摇了，他觉得搞这个组织有点危险，在听到别的工友开玩笑要邀请班组长后差点把他吓退。然后又有其他工友大胆的说班组长进来又如何，带他一起怠工等等，我也在下班前在产线内给他做了一遍思想工作，使他意识到我们是不用怕班组长的、我们是需要团结的、团结起来是有力量的。总之，在我和其他工友的劝说下让他留了下来。

这个组织建立其来后。我便有机会引导大家进行集体的交流，以及讨论各种和大家实际相关的阶级斗争，使每一个工友都意识到各自受到的压迫是相同的。

基本每个工友每过几天都会遇到一件和他密切相关的“阶级斗争”，比如：有老员工辱骂了某个工友、和某个老员工起冲突了、被罚款了、班组长欺负了某个工友、因为什么事情被惩罚或警告了等等。有了组织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集中在组织内来讨论，并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事情对工友们做思想上的革命引导和正确结论。一开始并不是所有工人都会主动把他的遭遇拿出谈的，这需要我们带动和鼓励，主动把个人和个

人知道的一些事情拿出来交流，吐槽工厂制度、班组长的压迫行为、资本的黑心等等，并且在一些较大的斗争时工友们自己就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谈了。

才开始两三天内，组织还是不怎么活跃的。但这不用怕，因为我们在产线内是天天见面并由共同活动、共同语言的，因为我们在产线内已经做好的个人工作并带动大家一起怠工，这时只要我们积极的做集体交流的引导（产线内实际活动和线上的交谈配合起来），很快工友们组织内交流与活动就会被激发。

组织大致发展到第三四天的时候，基本就有一些工友会进行积极的交流了。分享他的事例或产线内得知的其他事例，听说某人和某人差点打起来，其中一个人如何如何等等。工友们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吐槽，而我总会做引导把这种吐槽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提出正确的立场路线，有时工友们吐槽班组长对某个工友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也会从班组长和工厂的关系来谈、从工厂制度的不合理来谈、从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来谈，我总会视情况对大家做一些政治上的引导和提高。并且我们有时还会在一起讨论怎么配合起来摸鱼偷懒，尽可能少让组长发现，或者让组长完全盯不过来、让工厂监管不过来。

因为我们总是经常带头谈论这些事情、并总是试图做正确的和完整的结论、总是试图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引导其他工友思考问题、并总是和我们怠工活动结合起来，再加上产线内我们积极的活动和积极进行个人工作的条件，很容易就能得到工友们的尊重。比如，工人们有时戏称我才是真正的组长，有一个组织内的学生工称我说话比组长有用，虽然有很大的夸张和戏言的成分，但只要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态度是积极和真诚的，那么总能得到工友们的信任。

在这一阶段中我也学到很多，更实际的领悟到了和贯彻了工人革命路线。比如，在一次组织怠工中，由于生产减少，我和其他几个工友被安排

去做清洁。在这里，做清洁是个苦差事，垃圾很多，一般视作为一种惩罚，因为班组长觉得我总是怠工。所以我也消极的做着清洁，并利用清洁的机会，到更多的地方停留下来和其他工友交流，后面干脆用清洁工具刷起自己的鞋子，其他工友和我交流时，我也给他刷鞋子。所以这个惩罚对于我来说，也不算大坏事，我又发展到了新的工友，并和一些已经发展起来工友建立起了更深刻的关系。

这一时期，我们组织其他的同志也来到的我的工厂（这里称之为同志B），开始准备参照我的经验进行组织活动，也开始从个人工作的阶段做起。

这时，组织已经建立了五六天了。组织正式人数已经到了十来个人。并且还有好几个我已经做好关系的工友，是未来也有机会发展进来的工友（因为我对他们的政治灌输，以及他们怠工活动还不足，所以当时没有立即拉进来）。

而且在这一次清洁安排中，我们组织的部分工友们事后也直接从资本的角度来谈问题。有个工友比较激进，大致说我们不该向资本低头，就不该去做清洁，就应该直接对着干；有的工友说需要忍耐，现在低头只是找砖头，以后总有机会搬到某个班组长等等。

一些本来不积极的怠工或不积极交流工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逐步的积极了。因为在产线里，想要完全的脱离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总有“挨扁”和被压迫的时候，一些不积极的工友在自己经历多次压迫过后，在看到经常看到其他人经历过后，在我们长期的引导和组织交流、组织活动的条件下，很快就能变得积极起来。这个很快是多久呢？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前面的基本工作成果不丢失的情况下（也就是有继承性的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在做好我们这种怠工组织方法的条件下，一般至多只需要两个星期就能把最不积极的工友变成比较积极的工友。这种“比较积极”是多积极呢？就是积极到能时不时在组织内或产线内谈论自己遭遇的或别人遭遇的

阶级斗争，并能够用一点政治词汇（虽然还是比较少的）来进行讨论和判断。

这些积极的收获，让这个时期的我几乎每一天都异常兴奋和充满斗志，甚至连做梦都能梦到产线里事情。

这一时期，同志 B 的工人工作也有所开展，他开始在他所在的产线里建立和几个新工友的关系，并和个别工友做了极深刻的政治灌输，并继续进行第一阶段的个人工作积累。

但这一时期，我也遇到一个重大的挫折。由于我过于得罪我们的班组长，因为他认为我个人怠工太厉害，再加上生产任务减轻的缘故，使他后来打算彻底排斥我，于他利用权限把我赶离这个部门去别的部门工作了。使我有丧失在这段时间全部工作成果的风险。

这立马就让我发展的这个组织遭遇到了极大的打击。因为失去了干部的活动和带头，组织内的生气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我迫切的需要解决继承性的问题，需要有人继续组织大家进行怠工，更需要有人进行政治工作。

于是我立马想用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离开该部门的情况下，我重点利用休息时间和墙内手段发展和提高组织内少数几个较先进的工友，使他们能够代替我做一些工作，或者至少保证那个组织不至于灭亡。

我先后利用休息时间先后约见了几个进步工友见面，在线下聚会中，我总是对他们做进一步的思想灌输，并鼓动他们也能带动大家怠工。其中有一个工友甚至在我离开后一段时间继续拉拢几个新的工友加入组织，使怠工组织发展到了十几个人。而在这个时期，因为这些工友基本上是和我关系很好的，比较进步的，我也和他们进一步的透露了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场，说自己想要实现革命，这几个工友基本都能理解，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做到自觉的去以革命立场活动。但我对这少数几个条件很好的工友，在

灌输时我也对他们提出了“今天敢于组织怠工，明天就敢于组织罢工”的主张，他们的真实意见具体不好说，但至少都笑着认可了。

在和这几个进步工友各自线下见面后，我再利用原有组织的关系，试图保持组织内一定的集体交流，之后并进行了一次集体线下的聚会（就是聚餐）。聚餐时，在谈论过大家现在的情况后，我又询问大家怠工活动的问题，工友们依然在进行一定的配合起来的怠工，并且有几个工友怠工比原来更积极了。并在最后我也试图给大家做了集体的政治灌输，讲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工人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虽然对于个别工友来说他们早就被灌输一遍了，但其他还有一些工友不知道，还有一些进步工友发展进来的新工友没被做过政治工作。对于我的主张其中有个别工友表示不能理解（没做过政治工作的），但其他几个进步工友立即帮我说服了他。所以我在最后又以半幽默态度的强调了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性，要继续怠工让大家过得更好，以后还要罢工。

其中一个进步工友的组织工作做得很优秀，虽然他还是比较自发的在做的，他爱和人打交道，只是也开始带动大家怠工。但他也为我发展了好几个工友进来，其中有学生工。并且他还和一些老员工和比较保守的员工打好了关系（这是我之前没做到的），并且他也能分清区别，比如他就认为那几个老员工的情况还不适合发展进怠工组织。

但也是从这段时间的经历我才得以实践证实，当工人们思想进步到一定程度时，当他们懂得基本方法时，他们也能做许多组织的工作，并且有时能比我们做得更好。但除我之外，这个组织没人做自觉的革命组织工作（自发的组织活动对于革命发展来说是不够的），更没有人做政治工作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已经是目前能保下的最好结果了。

所以我认为，发展进步工人，使进步工人在革命分子的影响下也能够做怠工的组织工作则是怠工组织发展的第三阶段，即“进步工人的组织活动阶段”。这对于我们的工人工作来说又是一个飞跃，因为它已经可以使得一

部分工人们也参与到组织活动中来了，使我们的组织工作又增加了百十倍的潜力。当然由于我在第二阶段（即初步组织阶段）的积累不足（思想工作不足、集体斗争不足、先进工人的质量和数量还不够），以及往第三阶段的转变是在缺乏革命干部、缺乏继承性、是我离开该产线的条件下去带动的，所以这个阶段转型还不算很成功、也不算彻底、更不算巩固的。但即使这样它也足够的说明自己的力量了，个别进步工人在我藕断丝连的联系下也能发展多个新工友。如果我还在该产线，就能以十倍的力量加强这个转变，并能把新工人的政治工作都保证起来（做这么多人的政治工作，肯定只能更依赖组织的手段和进步工人力量，单独个人政治工作的效率已经不够用了）。

我这个产线进行活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不过二十多天。二十多天能做到什么？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劳动较密集的产线，有一定活动空间的产线)，在方法正确的情况下(如怠工组织的方法)，在有革命分子积极且合格的活动的情况下：二十多天就可以发展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并明确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怠工组织，可以发展正式成员十五个左右的工人，其中进步工人可以发展出两三个，可以基本保障每个工人的政治灌输工作，可以使组织的工人基本都认可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全都经常的配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怠工活动)，并且能够使部分工友(进步工人)也进行发展组织的活动并使他们认可下一阶段就是组织罢工的提法。

当然这些是这段时间工作经历中表现出的较好一面，坏的一面也非常致命。比如，这些工友们普遍待不了多长，他们总是有别的安排，比如学生工几个月后回学校，普通工人过年后要回家或者换更好的工作，或者想以后做小生意提高收入等等。工人流失的问题，此时就像一把刺刀一样威胁着我们的组织，这些需求对于工人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许是好事，但对于我们的工人组织工作来说就是坏事。这是我未来还需要克服的，在革命者能够扎根产线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致命，因为即使工人流失，一



个扎根的优秀革命干部也能始终的保证把这个产线的工人给组织起来，但是我被赶离该产线后，如何在缺乏革命干部条件下维持组织和克服流失问题就变成致命难题了。也许需要我更多做的思想工作和用上其他办法，但对此我还没有必胜的把握。当然，之后我可能成功，使这个组织继续保持下去；但也可能失败，这就会导致几个月后这个组织明存实亡。

但无论如何，坚冰已经打破，厂内组织的航道已经开辟。

即使这个组织未来面临失败，对我们而言也不过是暂时的失败，因为它已经包含着许多成功，证明了许多真理。我们未来还可以重新更好的组织起来。同志B已经懂得了我的办法，参考了我的经验教训，同时他也打算长期的扎根来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工农解放社的下一批融工分子和我国千百万融工革命分子还在路上。我们的作用对于身后连绵的千百万融工大军来说，不过是一个侦察兵。

总之，这只是一个开始，只不过是高潮前的小插曲，更大的胜利就在后面。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办法分享给所有我国的革命分子，希望能帮助他们能够把工人工作做得更好，更好的为我国的工人革命事业服务。

### 三、各个重要工友的情况

前面省略许多工友的具体情况，这里打算进一步谈谈各个比较重要的工友的情况，以及我对他们大致工作。方便大家参考学习。

#### 工人

**工人 A** 这个工友基本可以算作我最早做工作的工友。我前两三天的工作基本都是围绕着他来做的。

我们俩一开始同在一个岗位进行工作（后来他被安排到了附近其他岗位）。在产线里很无聊，我们就互相交流，他也乐意交流。一开始我主动给他打招呼。他的年龄和我差别不大，也比较年轻，我直接以兄弟的方式进行称呼，拉近距离，我们分享了彼此许多的信息。

我基本每次在产线内或产线外看到这个工友时就积极的和他打招呼，比如问他吃饭没有、玩开心没有、你那忙不忙等等（我后来和其他工友也这样）。

从交流的一开始，我就是打着要朝着政治灌输的方向去做的。

我是从基本交流的出发的。除了了解对方一些基本的年龄、家乡、工作和学习经验的信息外。我也问了他平时空余时间都做什么，爱好和娱乐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基本后面的每个工友我都了解过。

这个工友毕业没多久，工作经验不算多。下班后爱刷视频，但休息日和放假时更爱出去旅游和娱乐，往往是同学、朋友等一起结伴出发。他还问我平时爱不爱打麻将，要不要一起打麻将等，我果断的如是回答了不打麻将。

我知道，有一个厂内工作思路就是围绕着工人的兴趣当作重点来和工人建立关系，然后再方便未来灌输。但我觉得这样实在是太浪费时间，工友的兴趣爱好不一定就都是健康合理的，而且个人时间经历有限，革命分子很难照顾多个工友的各种不同的兴趣，而且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也就剪少了联系更多工人和做好其他革命工作的时间，而且我并没那么大的兴致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爱好活动。过去我一般是本能的不太想按照这个思路来，后来我越发从理论上、实践上认识到这个思路的错误。

我一闲下来就和他聊天，在经过一两天的交流，他的基本信息、生活状态和个人未来追求（买房买车的意愿、有无升职或做生意的阶级跃升追求等、结婚生子的意愿等）我也都了解了。他既不想未来买房，虽然他透

露出未来想换工作的打算，但对于个人婚姻方面他没有迫切的追求，也没有强烈的阶级跃升追求，所以我认为他在客观上比较容易灌输。

所以我选择了在直接进行政治灌输的思路，因此我没有做太多的铺垫工作也没有搞长期考察的步骤，很快就进行了政治灌输。

我以工作话题作为切入点，谈到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太忙太累，引起了他的共鸣。然后我很借机会进行灌输，我谈到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资本剥削，也借机打消他部分对于换工作的想法，我问他“你知道资本是如何剥削我们这些打工人的吗？”，于是我很快借机答复讲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用厂里的一些例子举例来说明。他很快就认可的这个说法，在这个灌输过程中，他也能很快举例谈出老板都是要剥削工人才挣钱的例子来回应。在这一程度上他是能够很好的接受的。

于是在第二天，我就带了一些马列原著来进行灌输（暂不指出是哪一本）。虽然产线管理非常严格，不允许带任何金属物，但还是有漏洞的，检测入口并没有说不能带书。由于产线无聊，我带书的理由也是说产线内无聊，经过和保安的简单辩解后就带了进来。虽然部分一些工友（工作原因，路过的一些工友挺多）看到书后有些惊讶，但经过我积极的解释给他们后，他们都能够表示理解，也有看到的部分工友表示他也想带本书来看（他是指他自己爱看的）。虽然他们有时候还会我带的书的标题感到惊讶，但我也一般也会找各种方式简单解释一下。

这本书我是读过很多遍的，于是我就用这本书对那个工友进行灌输，和工友 A 聊天之时，我就找出一些可能用得到句子来给他看，但他基本不太乐意看，于是我就念给他听，有时也会有一些路过的工友来围观一下。于是我就在产线内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读书会（事后察觉，这应该是不太成功的读书会）。有时，对于我念到的书中一些观点，虽然工友A会有简单回应或表达不反对、默认的态度，但我后来明显感到他是有些不太积极回应，越发从积极的交流变为消极的答复。后来越发感觉，他应该是对这种

行为比较感到尴尬的，但工友 A 是一个情绪管控很好的人，我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找他谈和说，他也总是笑着回应，不太有明显的坏的情绪表达。

我感到这下真是“陪太子读书”了，不仅效率低下，工人也不喜欢。“读书会”的目的本就是为了灌输，但这种情况下按着书本来读还不如我自己按照实际进行进行灌输来的好，因为实际交流中工人更乐意接受的问题同书中的具体内容谈的问题不一定相符；工人不喜欢这样形式，也感到尴尬，他很难积极回应。我很快意识到不必要有书也没有必要搞读书会，在这种情况下，书本完全是起负面作用，书本完全不如我自己的进行灵活的灌输有用。而且这次读书会也被组长发现了，他制止我带书的行为，告知我产线内不允许带书，有人巡查会惩罚等等。于是我之后就没有带书了。

后来我总是以个人交流的方式对他进行灌输，虽然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交流，但时间占比我已经减少差不多一半以下了，基本总是在谈政治。我和他的交流中，从剩余价值谈到列宁的国家理论，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谈到革命的必然性，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谈到修正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今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谈到马列毛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谈到过去革命历史等等。

在整个交流和灌输的过程中，这个工人总是有一些正面的举例回复，但更多时间是听我谈，他给我感观是不差的。但后来他调动到了其他岗位，和我的交流变少了。他平时更爱呆在自己岗位上，闲暇时就在岗位上发呆，也不爱到处转，但别人过来找他时他就和人交流。我闲暇找他时，就做到他旁边，一半帮他做一些不太忙的活，一边同他交流。

但这个工友后来并没有成功拉入组织。一是我根本没有加到他好友，他没有同意我的好友邀请（这是比较奇怪的，其他工友基本都同意了），我感觉应该是和我之前过激灌输手段（带书和理论灌输升级过快）和他的个人性格有关；二是我后来已经有更多紧密的工人联系需要照顾，就没有

更多时间去找他了；三是组织中的交流已经出现，于是对于他的工作重要性就下降了。

所以一开始的三天时间，基本都花在了他身上，但在他身上我并没有得到多少的工作成果。现在总结起来，虽然我对灌输了很多，但并没有组织成功，其中浪费的时间较多。但而后几天，我开始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胆子大了起来，开始选择到串岗接触许多工人了，改变了单守一个工人的做法。

现在想来，他其实没有比较正式的答复我对于革命必然性的提法，后面一些过高阶段的提法他是缺乏正式答复的，但早期剥削剩余价值、阶级压迫等提法他是能够接受的。我早期工作中的不足如果能够避免，应该后来能够更容易的拉他进入组织。但如果未来给予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打消他的顾虑和我可能的个人意见，并正式提出要加好友的请求，我也能够把他在进一步的拉拢和邀请进入组织。

**工人 B** 这个工友是我后来最多接触的工友，他是后来被成功组织起来了的。他也是完全认可革命的必要性也对革命抱有很乐观的态度的，是一个有充足工作经验、交流能力强、斗争水平不错的人。但同时他也是有部分明显的落后思想的人，他有一定的个人生活改善意愿（比如想提升学历和未来想做小生意），有时对于个人爱好过分关心（爱打游戏等等），所以在集体交流等方面就更少花时间了。

工友A被安排到附近其他岗位后，他就分配到了我的岗位上来和我一同工作，后来也没有变动。所以我后来有着最多的机会和时间和他进行交流。对于他的政治灌输，也是进行得最多的，我后来很快对他就达到对工友A进行的那种政治灌输的程度。对于革命必要性和必然性他都非常认可，并在对于政治问题的交流中也经常大致谈到：“过去许多王朝也都灭亡了，总是需要新的革命和新的政权代替体，今天也一样”的观点。他也大致提出

过几次，也许几十年后，总之我们此生就能看到新的革命爆发的观点。再后来我给他谈了许多马列毛的理论，分享了一些墙内马列毛的视频，他很快的就能理解毛主席的部分革命理论和革命观点了，非常认可和支持毛主席，在之后的一些时期，当我遇到其他工友对部分政治灌输观点的疑惑时，他甚至能帮我进行说服工作。

说说他的基本情况。他来自农村，在高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的优点是有去过工地干活和其他各种地方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和适应高强度劳动，也懂得挣钱存钱和照顾家人。虽然年龄很轻，但基本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气和不成熟的感觉；关键时靠得住，在后来产线内的历次阶级斗争中，他表现非很好，斗争性强，但又能团结大多数并且很灵活，简直不像他平时表现出来的样子。缺点就是，始终还有做小生意多挣点钱的想法（还有想提升学历的愿望，但不是很迫切），很爱玩，经常是一有闲就打游戏，或和其他女生交流等，也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他很难扎根工厂和任何像样的工人工作。但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客观条件、我的思想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时间与积累还不足以克服或完全纠正改变过来。

在许多斗争中他都表现得很好。他能够很好的分辨出班组长和一些老员工的诉求本质是什么，在我们灌输下，他后来也能够很好的认识到每一遭遇和斗争中这些人的压迫性和剥削性；但在具体的斗争中，他又能很灵活并不失原则的进行斗争，他总能提出一定的适当诉求，但在平时和具体斗争中他又能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能够保持和这些人（班组长等）之间适当的关系（不至于迅速恶化），又能在对其他工友时正确的提出诉求和斗争办法。所以很奇怪的是，班组长对他印象总是不太坏的，使他能够长期呆下去不至于被班组长给专政了（我就是没有做好这一点），另外一方面，他又能够在每一斗争中坚持最低的基本要求，事后又能试图说服大家进行适当的活动。

同时，他也比较会照顾人。很关照家人，并且平时也够照顾其他工友的情感和需求，可以分担工作。比如在我不在的时期，比如我休息日的事后或我走之后，其他工友和他一起工作和怠工时，他总能带头合作怠工、并在其他工友出事时帮其他工友说话或进行各种方法的掩饰，或者利用各种办法紧急通知其他工友赶快回来。

在后来的线下聚会中和在我对他进一步政治话题谈论中，他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革命，和对革命有很大乐观态度的表现。

总之，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工友。

工人 C 他和工友 D、工友 F 固定在我后一个岗位工作，互相交替接班。因此他们三也是我经常有机会进行交流和灌输的工友，当然，他们三都是被成功组织起来了的工友。

工友 C 他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做过好几份工作，之前做过更辛苦和更劳累的工作，甚至超过了 12 小时，也被一些小公司狠狠的剥削压制过。对过去遭受过的高强度的剥削压迫经常表示出不满之意。经过一次串岗交流后，我和他很快建立了关系。在经过我的灌输过后，他虽然个人对我没有太明显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的表露，但在一些组织交流中和关键斗争时却很明显的表露。

我对他有过两次比较深入的个人政治灌输，均没有得到太明显的回应，但他个人也没有表达出反对的意思。当时我甚至无法准确判断出他的具体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

但有时他又能表现出积极的斗争欲望和明确斗争诉求；但斗争时，有时他的斗争方式有不足或斗争上有一些个人主义倾向。

比如，在怠工活动，我后一个岗位工友 C、工友 D、工友 F 应该是配合起来互相进行怠工，彼此怠工串岗或出线一段时间，其他人打配合，而各

自应该追求分配到差不多相等的怠工时间。但他总是想自己多偷懒摸鱼一会，这就导致工友 D 和工友 F 要多工作一会和承担更高一些的风险。

还有一次，在我和工友 B、学生工 A 以及其他少数几位工友被组长和其他老员工针对时，我们被组长要求留下来加班一段时间做好清洁，这个安排是在所有工友面前宣告的，但当时大家没有斗争意愿，并且大部分工友的并不是组织成员，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安排。但工友 C 在组织内表态，半是打趣半是挑动的谈到了我们的问题，说“为何让你们留下来就留下来，为什么向资本低头了。”

还有一次，早上班组长临时宣布要按时点名，不然要如何惩罚等等，来不及的他要进行请假，但没有请假成功。他很快就表现出了激烈的斗争欲望和斗争诉求，一些对班组长激烈的揭露、负面的评价和政治词汇很快就蹦了出来。

可以看到，在关键时期，在有許多斗争的时期，特别是在和他利益相关的斗争的时候，他的斗争欲望、斗争诉求是很快就表现出来了的，他的斗争立场也是很快就明确了。

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要求和班组长进行非常彻底的斗争，有的时候显得比较过激，但斗争不激烈和缺乏斗争的平时他又比较避免谈到斗争或政治内容。所以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工友。

但在斗争中我也可以看到他的迅速成长，从早期的不懂政治，到后来的懂政治和提出一些斗争诉求。他在政治上和斗争上的进步是令人惊喜的。

在后来的集会中，他也提出了政治上的问题，我也回答了革命的诉求，他虽然还有些迟疑，但在我的简单灌输和工友 B、工友 H 帮助下，他也能够接受了革命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提法。

综上所述，这是一个比较进步和政治上成长较快的工友。



工人 D 他和工友 C、工友 F 固定在我后一个岗位工作，互相交替接班。他们三也是我经常有机会进行交流和灌输的工友，当然，他们三都是被成功组织起来了的工友。

对于这个工友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和时间对他做政治灌输，在我的印象里我对他只做过两次不太深的政治灌输。他在政治上的表现（比如对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看法等）不算很进步，对我的灌输中部分提法还有怀疑（认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但对于革命提法不完全认可）。参考对工友 A 的经验，所以我后来对他灌输的提高和加深不算过快。我的想法是，保持和发掘他现有的革命性、斗争性，然后以后逐步的慢慢提高就行。

但平时他又是一个比较积极活跃的人，经常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也经常和他进行交流。和我分享许多生活中的事情。在集体交流中他也是比较积极活跃的那个，喜欢开一些玩笑，总是谈自己遇到的事情，也总是谈及产线内遇到的各种事情和经历。

他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和大家一起进行怠工的人，他是比较认可需要进行怠工和一起怠工的工友。在我的影响下，他也经常的进行怠工，并总是比较积极的和工友 C、工友 F 配合起来怠工，我也和他交流过工友 C 部分斗争中比较偏个人主义的问题。所以他也总是一起说服和克服工友 C 的一些问题。

他遇过两次老员工对他们的欺负，有一次是一个老员工说他偷懒不搞好机器，但实际上他并不会解决那个问题（因为没人教过他），所以他立即和他起了冲突，并差点打了起来；还有一次是一个老员工举报他们那有人偷懒，后来被我和其他工友发现了是谁举报的，这人也经常找他们茬，于是他也经常在集体交流中开始批判这个老员工，让大家一起来对付他。

每一次集体交流，他几乎总是最积极活跃的一个，对于怠工的事情他也是非常乐意分享的一个。他也非常的信任我。

但后来在集体聚会中，我谈到的革命提法，他也是提出表示疑惑的一个工友。但我在和工友 B、工友 H 的集体说服下，他也表示能够理解的态度。

总之，他也是我们组织中的活跃剂。他的成长是很快的，在怠工活动中和一些具体的小斗争中尤其明显，但政治上的成长还不算明显。但如果能保持这种积极斗争、交流的态势并继续引导和带动他，总能改变过来他在政治上不足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当时对于改变他的问题，我是有信心的，只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如果以之前的工作进度来过，也许再多保持一两个月就能很好的解决了。

工人 E 这个工友大多数时候在我前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并和工友 A 等其他多个工友固定在那工作。他的工作较枯燥，也较无聊，旁边有许多的老员工。他也经常和他们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我对他做过好几次政治灌输，虽然也不算很深。他对政治立场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它能够认同剥削的理论，认同工人阶级需要斗争的诉求，但对于革命的看法他的观点是非常矛盾和复杂的。他有时能够认同革命，认为工人阶级过得不太好就是缺乏有人闹革命，但认为革命需要有像毛泽东一样厉害的人物带头才有可能实现，之所以没有革命是缺乏人带；而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现在革命还不可能，因为大家都不想革命。所以他对革命始终没有表现出比较确切和比较坚定的观点，但他也不算完全的排斥革命。

他也是一个有较多落后思想的人，经常的谈到现在一些女性的问题有如何如何，自己也有很明显的想谈恋爱并结婚的观点，想未来回老家找一个比较传统的女性结婚生子安家等等。

但同时他有时也是一个积极斗争的人，也认同需要的怠工提法。因为认同我讲的剥削理论，因为讨厌枯燥的工作，所以我后来窜岗找到一起怠工，他很快就接受了，并且后来和共岗位其他工友合作下怠工怠得特别厉害，甚至有时超过了六小时（一天工作也才十二小时）。

他经常和老员工起冲突，老员工有时推卸责任，认为他工作中的一些操作有问题，他总是回怼他们，让这些老员工哑口无言。他也经常把这些事情在私下经常的分享给我，但他有时候不会主动在集体中分享，总是我把他的一些遭遇在集体中分享了出来，供大家了解和讨论。

值得补充的是，他的斗争的积极性表现得是有条件的，他原来也在一个其他较轻松工作环境的岗位工作，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临时安排的了过来。当后来他被安排回去的时候，他的斗争积极性就下降了很多。从这种具体斗争、政治观点、生活诉求的各方面表现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自发性比较强的工友。

但有时他又能和其他工友搞好关系，经常能够出一些较好的点子，适当的照顾其他工友。为怠工组织的发展也帮忙带动了一两个他关系好的工友进来（虽然那两个工友的工作我也做过一两次）。

综上所述，这个工友不算太进步，但在我们合格的群众工作和积极的带动下，他们也能够被参与斗争，也能够对集体做一些贡献，也能够被我们带动起来做一些事情，也能够缓慢的成长。对于他们的工作要有耐心，要懂得把他们落后性和进步性结合起来服务于我们组织，要懂得根据长期工作和利用进步群众的力量来逐步的带动并改变他们。

工人 F 对于这个工友，我对他只有过一次不太深入的政治灌输，只是谈了谈剥削剩余价值和简单的说了说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集体交流中，他都不算很积极，我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机会和他做政治工作，所以在政治问题上我对他的了解实在不多。

在组织工作的初期，他就是那个表现出动摇问题的工友。但经过我和其他工友的说服，他又能够回来。所以这位工友也可以看作，政治上比较落后或不积极的典型，也可以看作我们可以争取过来的中间立场工友的典型。

在我同他的个人交流中交流也算挺融洽，他也愿意在一些生活活动中和我们走。虽然在政治问题上和其他组织活动中不太积极，但在怠工问题上，是愿意跟着走和进行怠工活动的，他也和工友 C、工友 D 之间也经常配合起来怠工，在组织交流中的一些不太敏感和不太斗争性的交流中他有时也能说上一两句话。

所以，对于这种工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工作，把他们带动起来一起进行怠工活动。在政治上只能依靠长期的办法逐步改变。所以在很多时候（特别是早期组织工作中）不必要把这种工友当作工作重点来做。

工人 G 对于这个工友我基本没有和他做过什么政治灌输，因为接触的时间实在太少。他所在工作岗位离我太远，而他们离班组长经常在的地方有太近。所以我和他之间仅有一些不太经常的接触机会，上班时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可以碰到几次。

所以我和他的交流不太多，仅来得及打好关系，并有一些基本了解，因为态度表现得较好。我就立即省去了政治灌输的阶段，然后我对他就很快的提出了怠工的观点。他也比较认可。

他和工友 E 有着其他较好的个人关系。在组织建立后，在工友 E 很快就把我把他组织了进来。在之后经历中，它也能够时不时谈论怠工的事情，时不时谈论遇到的较重大的斗争事件，这一点上反而比工友 E 表现得好。

在我被罚做清洁的时候，我才有了一次和他做更多交流的机会，我也同他在各方面聊了聊，帮他刷了鞋，他也较好的信任了我。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表现得更关注个人活动的人。他在组织交流和集体交流中的表现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在约他进行更多交流和活动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些排斥的，在休息时间他更爱个人活动和个人娱乐。

但在后来工友 H 主动经常带动他进行怠工，他也进行更多和更高程度的怠工。

所以这个工友也可以看作是跳过政治灌输直接做组织斗争工作的典型，和工人参与组织活动帮助发展出来的典型。

工人 H 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工友，也是一个认同革命观点和革命必然性的工友。我对他仅有过一两次较深入的灌输。也就是那个早期活动中提醒了我，使我立即开始进行自觉的怠工组织活动的工友。

他和工友 G 的岗位是在一起的，离我很远。所以我在产线内和他接触机会是很少的。早期把他发展进组织时我也没有重点的关注到他，我也没有机会对他做政治灌输。因为他是个人怠工窜岗时刚好遇到我们也在怠工的，于是很快加入到我们共同的怠工中来了，认同了需要一起进行怠工的理念。所以我也把他拉拢了进来。

但在之后的一些集体交流和集体斗争中，他的表现总是比较积极，并且逐步的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一开始不那么多，后来几乎他总是积极表现的一个。和他相比，工友 B 虽然政治观点也比较进步，但工友 B 集体交流中没有那么活跃，他并不积极的发展新关系和发展新工友进来，而是有闲时更多是去打游戏了。

他的年龄较大，因此工作和生活经验特别丰富，很多工作都做过，工厂也去过很多，也做过各种各样的的小生意，赚过一些钱，也亏过一些钱。在工作于生活中经常和其他同事打好关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衬，比如较其他年纪轻的工友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怠工工作轻松一些，怎么和

班组长打交道。同事，又因为他年龄较长和经验丰富，即使是老员工和班组长他也能同他们做好一定的关系，得到部分老员工的赞赏。

因为我对他讲过怠工组织的观点，他非常认可，被我拉拢进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交流和组织活动后，他能很好的贯彻我们组织原则并帮助到组织活动。他总是主动带动工友 G 和其他工友怠工，后来还帮怠工组织发展了好几个新工友进来。所以当时让我感到比较意外。

他能够坚持原则，虽然他和很多老员工搞好关系，但他知道哪些人可以团结起来一起怠工，哪些人先做好朋友就行。所以在斗争的灵活性上和工友 B 一样灵活。他后来同工友 B 的关系也较好，特别欣赏我和工友 B。

所以，他很快就成为了怠工组织的实际的骨干。

后来我专门又私下见了，对他做了较深政治灌输，谈论很多政治理论。他都比较认可，并比较赞善。所以后来我对他又透露了自身革命的立场，提出了我想要实现革命的观点，他也能够理解，表示可以进行一定的帮助。他以长辈的观点谈论大致说：现在的新一代比他们那一带更进步，如果大家都能像你这么想，革命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后来我后来把革命观点和现在的行动结合起来的更进一步的提出：现在我们敢于组织起来怠工，未来就敢组织起来罢工。

对于这个观点，他也是认可了，再后来集体聚会中，在其他工友没有反映或有疑惑的时候，也是他和工友 B 积极的响应了这个观点。

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着许多落后观点的工友。他对如何实现革命的看法还基本停留于需要等更多人转变过来和需要未来有许多能人来带动的态度上。有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十分佩服朱元璋、刘邦这样白手起家的人，认为他们有能力，认为革命也主要靠有能力的人来完成，毛主席和他们类似。虽然我和他们强调了封建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谈到了剥削任何和为了人民服务的区别，他虽然表示理解，表示不赞同剥削，但是他始

终表达尊重有能力的人。同时他自己也有着许多个人生活上需求，想要做一些生意多挣点钱改变生活，比如开个小餐馆、搞个小公司。哪怕我和他灌输的理论之间是有明显的冲突的，但他认为革命未来前也可以适当改善下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个工友虽然他认同革命的工友，是一个行动上非常积极并能带动许多落后工友的人。也是我们工人工作发展中必须要依靠的进步力量。但他自身的落后观点也需要我们注意和长期的来解决。

工人 I 这个工友我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因为他虽然安排在我附近的工位上，但他是较晚加入到这个产线来劳动的，后面我就没有机会和他基础了。

他年纪很轻，才毕业没多久。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开始和他建立关系，很快的就和他做思想工作，大概是第二次和他接触时就开始对他做深入的灌输了。对于我提出的种种革命理论他都能够很好的听下去，所以我和他谈论更多革命观点、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对此他都感到茅塞顿开和惊奇，他表示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观点，但他又觉得这种观点实在是了不起，甚至第一时间就赞赏我，说我以后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革命家。我没有去害臊的承认这一点，只是接着又和他谈论了怠工的一些观点。

之后又要了他的墙内联系方式并加了好友，打算之后也把他给组织进来。但后来我就不在这产线了。所以这个工友的组织工作我原本是有很大的把握的。还有许多一些工友，我也有较大的或一定的把握能够逐步的组织起来，也因为我被赶走的原因而相当的停滞了下来。这里只是当一个例子举出。

## 学生工

然后我再专门谈谈几个学生工的情况，我接触了很多个学生工，他们的内部差异也是很大的。这里也只是举出部分有代表性的例子。

**学生工 A** 这个学生工是个女生。她的工作岗位总是不确定，一会在一会在那，我和她的初次接触也是由于她被安排到我附近的岗位上后。

前几次接触我没有对她做政治灌输，而是先从打好关系了解他们学生的基本情况开始着手的。

他们整个班级都被安排这个工厂进行劳动了，只是各自分散在不同的产线内劳动。并且有很多学生工自己已经跑离工厂了，一直坚持只有一半左右。学生工做得工作和正式工差不了多少，但工资要少1/3还多，他们对此都有很大的不满。因为年纪小和社会经验少等原因，学生工一般表现得比较软弱，如果表现不好，班组长对他们的辱骂也更狠，而且往往配合起来得有时还有来自学校带队老师的批评，甚至有时还写检讨给班组长和学校领导看。

所以学生工是受双重压迫。

学生工由于年纪小和社会经验少等缘故，他们有时更关注自己眼前的个人问题和生活问题。比如个人恋爱等等。

但对于斗争问题上，他们表现得是挺积极的。这个学生工能够较好的响应我对于怠工的号召，并愿意给我分享许多她和产线内班组长的矛盾和斗争事例，给我表达她对他们的许多不满。并在后来和班组长之间起了更直接的摩擦和矛盾。

一开始对于怠工的提法她还有所顾虑，她表示她虽然也想怠工，但因为总是谈到她所在的一些岗位的老员工太保守，有时说他们是“老东西”，团结性上表现不太好。



但后来在我们影响下，在工友 B 和工友 H 对他的帮衬下，她也能够进行积极的怠工。并经常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虽然这些年纪不大的学生工的斗争积极性比较强，但他们的斗争经常有个人主义的倾向和不太成熟的地方。有时候没有和工友足够的商谈和制定应对班组长的策略，不考虑后果的直接走了，或者是玩过头了等等，在集体交流中也不是很活跃。

工友 B 和工友 H 事后经常给我反映吐槽，说学生A虽然现在积极怠工，但她总是不考虑后果，不和大家一起很好的配合，这方面表现得工友 C 还严重得多。以至于工友 B 经常要帮他在班组长面前解释和帮她擦屁股。

所以学生工我们需要团结和组织他们，要发挥他积极的斗争性。但同时也要注意他们在斗争中的个人主义性和不成熟性。

学生工 B 后来我也发现到，这批学生工中似乎有一个左派分子，因为在产线的微信群中，我发现他的微信签名具有明显的左派色彩。这个信息让我感到一丝雀跃，不禁立即打起了发掘出该同志的主意。甚至立即把他当作了一个突破口，想要然后视情况来决定是否让他加入组织，以及未来继承我的组织工作（此时我已经在考虑到未来工作的继承性和我同班组长飞速恶化的关系的问题了）。

于是我很快就和这个疑似左派进行联系，测试出他的确是个左派，并且是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于是我各种约他出来见面，并在厂线里也抽空跑去找了他一次(他工作岗位离我很远，所以是冒了较大风险的)。但从产线内简短的交流中感觉他并不好说话，对我和他同岗位的工友都有些咄咄逼人的气势，并且初次见面就让我帮他干一会活。但我很快就走了，时间太少并且有陌生工友在就没有进行什么有效交流。事后在休息时间和休息日多次以较好的态度与伪装成合法合理的形式邀请他出来见面都拒绝，理由总

是“太累了想休息”“有其他事情”等,或者干脆不理;而线上的进一步的理论交流和他进行思想鼓动工作的尝试也总被拒绝,理由总是“不想谈这些”等等,或是顾及风险和其他原因。

我总是以较好的态度来恳请他或尝试说服他,但他总是给我不太好的态度。因此我对他比较失望。之后在其他工友那顺便打听他时得知,他被班组织长教训过很多次,每次总是乖乖承认错误和写检讨。当大家摸鱼的时候,有工友从他那经过,看到他后只是盯了他一眼,看到他在偷懒,但他以为是老员工或其他领导后又马上老老实实干活了。让人哭笑不得。

并且我后来从他的几个同学那得知,他虽然是班长,但他为人高冷不好说话,不和群众交流又在班内争风夺取和多管闲事,大家对他都有意见。

再结合我多方面交流经验,我得出他是一个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人。这种人“左派”即使人在多,即使在工厂工作,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对革命和群众工作没有贡献。甚至看似思想上还有许多落后成分的工友E,也比他强得多。

现实群众工作不做、群众关系恶劣、畏惧上司和乖乖服从、工厂里也不参与革命工作实践,甚至害怕进行这类实践和表述出可能敏感的讯息。这样左派分子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想工友B和工友H、甚至工友C、工友D的用处也比他大很多倍。同志B对此人也评价到“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竟之前打算尝试发展这样的人来继承产线组织,不禁感到对一个人的判断还是需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观察。

虽然,我对他有些失望。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人未来完全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只能说这种人需要更长期和更深入有力的工作,并且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条件,才能把他们很好的转变过来,而对于早期工作来说,对于我们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来说,浪费过多的精力在这种人上面,确实得不偿失。因此,其他同志应该引以为戒。

学生工 C 这个学生工是后来加入我们产线的，他一开始被安排到了我附近的岗位工作，但并不固定。他刚来时我当时就串岗和他做了交流。他们也是来自一个中职院校，和学生工 A、B 不同，他们来自另外的学校。他们在他们班上是一个班长。

我当天就和他做了政治灌输，我给他灌输了许多政治理论，他虽然不是很积极响应，但基本能偶理解。对于剥削他能够理解和认同，他比较理解革命的必要性他表现也能够听明白。

我看他表现得不算差，又是班长，团结了他之后就可以团结更多人。我本来打算之后带动他一起怠工并组织起来了的。但这时已经是我在这个产线内能呆下去的最后阶段了。

学生工 D 这个学生工我了解很少。是工友 H 后来通过他的工作发展进组织的，她的岗位离工友 H 进，工友 H 总是积极的联系和帮衬附近比的工友，也包括这些学生工。

因此，在工友 H 的带动下她也进行了怠工的活动，并接受了怠工的观点，最后加入了怠工组织。但对于政治灌输是没有做过的，工友 H 他也不会做这个。

所以这个例子也可以看作是进步工人发展学生工加入组织活动的典型。

## 最后

以上只是我举出部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例子，供大家参考，对于具体的工人工作来说，需要考虑到不同工人的情况，对症下药，并使他们都能够能够在革命的轨道上不同程度的为工人革命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但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实际上我还有许多完全有机会发展进组织的新工友，如果这个工作能够保持和继续，那么我之后完全有把握可以组织进更多的工友。

#### 四、历次阶级斗争和重要事件

在整个阶级社会的时期，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生活中、生产劳动中、思想中、与人交流中、各种矛盾事件中都它的存在。再微小的阶级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在我们革命工作中，在具体的工人工作，这些微小的阶级斗争也在主导着我们工作发展。

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的高级阶段。在各种具体的阶级斗争事件中学习阶级斗争，是学会革命、准备革命的必要过程。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记录阶级斗争事件，作为该工人工作经验的重要部分，使读者更好的掌握工人工作和阶级斗争的知识。

作者不能完全详细的知道和记忆产线每一次斗争和每一次斗争的所有细节，这里只列出一些作者所能记忆和认为比较重要的斗争或事件，按照作者这里所列举的事件历史进行排序而不是根据所有发生的事件进行排序（因为有遗漏和未算进去的）。

#### 第一次阶级斗争 我的第一次怠工斗争

我的第一次怠工的斗争大致是从带书的问题开始的，当时我带书来专门对工友 A 进行宣传。被部分老员工和班组长看到，老员工虽然没有表达什么反对意见，绅士表示惊奇和赞赏。但班组长立即制止了。

组长先是收走了我的书，我后来在产线内几次试图说服他争取拿回书都被拒绝了，他只是叫我之后把这书给带回去。

后来因为这个原因和带书灌输作用并不好的原因，我选择了不再带书。

组长也看到的我的书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只是他当时明显没有往闹事的方面想，只是当作我似乎爱学习还是想考验什么的，我也没有去澄清这个看法，也没有去做什么积极的解释。但也是从这里开始，组长开始对我有了不好和觉得我比较特别的看法。

### 第二次阶级斗争 我的第二次怠工斗争

我的第二次比较重要的怠工斗争，大致是我窜岗去和工友A工友E等进行交流时，之后睡着了被发现的事情。

前一天没有睡好，当时实在太困。窜岗过来和大家交流了一阵子过后，看到大家都开始在交流了，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趴了一会。结果被刚好负责纪律的人逮到，组长后来也赶了过来。

在其他工友帮忙说情的情况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组长也只是给我说不要之后再犯，我只是表示认可，但也没有过多的积极辩解。但这无疑又增加了班组长对我不好的观点。

### 第三次阶级斗争 我的第三次怠工斗争

这次怠工是我出去窜岗的时候碰巧被组长在其他岗位看见我了，他叫我不要到处跑。我的回答大致就是没跑多远，生产还在进行，有其他人看着机器，我马上就回去。

这其实也是其他多次情况的一个代表，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窜岗多次，于是也被班组长看到过好几次。所以大致总要进行类似的回应，但这些行为肯定给了他不好印象。但我要做灌输工作又不可能不进行窜岗。

现在想来，我对班组长之间就是缺乏了积极的沟通、辩解和建立较好关系的努力。其他部分工友的窜岗也招致过这样的后果。其中只有工友 B 和工友 H 处理的相对较好，因为他们基本都做了很积极的解释和平时尝试同部分老员工、班组长建立较好关系的努力，因此他们对于班组长、老员工等实际上是又斗争又团结的。而我几乎对班组长只有斗争和得罪，缺乏团结。

#### 第四次阶级斗争 工友 E 的第一次怠工斗争

工友 E 的这次斗争比较重要。

他所负责的机器出现了故障，一个老员工直接怪罪是他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工友 E 积极的进行了辩护。但这个老员工继续不依不饶，说他平时工作不积极等等，于是他直接回怼和他其他很大冲突。

老员工说，不仅找了各种理由来刺激他（甚至包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或缺陷），最后对他说：你这么干不如不干。工友 E 回应：我也不想在这里干，有本事你直接把我调回原岗位，如果你说了算我就回去了，不然就不要瞎逼逼。这句话就怼得这个老员工无言以对。

也是因为他们恶劣态度，工友 E 也因此更加的积极的进行怠工。

这件事，我当天的串岗交流中，第一时间从工友 E 那里得知了，并积极的分享给大家谈。替工友 E 打抱不平，并从制度角度来分析企业对员工的压榨和不关心，以及谈到工厂中部分人的工贼行为十分可恶需要进行斗争。也是这件事我开始积极带头和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遭遇，这次分享也引起了部分工友的反应，特别是工友 D 有较积极的反应，使他后来也积极的揭露他所感触的另外一些老员工的工贼行为。

并且也是从此开始，我得以利用每次这种不同工友的遭遇做集体的政治上的引导，参杂一些更高的政治角度的问题来帮助大家思考本质。



## 第五次阶级斗争 工友 E 的第二次怠工斗争

工友 E 在第一次怠工斗争之后，再加入怠工组织受到影响之后自己后来进行更激进的怠工行为。比如他和另一个工友互相配合换班，甚至达到了一天超过六小时的怠工时间。也就是一点一半的时间没有在工作。

他跑到外面去休息、娱乐和其他工友聊天交流。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工友 E 的斗争程度已经发展较高的，但他还不能很好的利用这种怠工为革命服务，而是为自己的休息娱乐的利益服务。但我当时没有怎么管后一点，因为当时来说，大家积极进行怠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了。至于鼓动大家利用怠工时间做更多我当时考虑得还很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于其他工友怠工时间的利用工作还是做得很少的，因为后来几乎每个工友都在积极的怠工，但像我一样大部分利用起来做组织工作的几乎是很少的情况，所以这这也是一个怠工组织活动中有待开发的潜力点，而当时我基本没精力照顾得过来这种可能的工作。

我当时怎么做的呢？总是拿工友 E 的例子到处串岗向其他工友说明，怠工是可能的，并且可以让他们过得更好，鼓动他们参与怠工或组织配合起来做更积极、更高层次的怠工。因此吸引了更多工友进行怠工和更高层次的怠工。后来使得班组长几乎总是焦虑得处理各个工友的比较严重的怠工行为，用来盯我的时间就很少了。

但后来有一次工友 E 也被发现了，根据打卡的时间，班组长发现了他的异常，要求他给出解释和不得在休息时间过度。但他只是口头的承认部分，另一部分又解释他能够保证生产无问题；之后又找到了新的办法来解决打卡问题（出去后多次打卡并打进门卡的办法掩盖出门卡，或者直接翻出大门和逃避打卡），继续进行高层次的怠工。

## 第六次阶级斗争 我和工友 B 的第一次怠工斗争

我和工友 B 经常配合起来进行怠工，有几次就被发现了。这里举一次例子。

我和工友 B 商量起来一人守机器兼顾所有生产，一人就进行怠工。这样，除了开头在一起一段时间做好每天工作的开端和工作安排并让班组长放心外，其他大多数时间都配合起来进行怠工，各自怠工一半时间，一天则可以怠工五个小时。我就有五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串岗和其他工友做个人工作的机会。

但有一次，我们就被发现了。一个经常需要和我们交流工作的老员工发现了我们的怠工，他本人又和班组长关系很好。于是问我去拿了，工友 B 只能找各种其他理由解释，说我去上厕所了等，同时工友 B 又让其他工友休息和怠工时去顺便找我并提醒我回来。

工友 C 传来了这个消息，而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较晚了，但我还是准备回去。结果半路就遇到了这个老员工，我给他解释也是出去上厕所，但他问起时间时，我给出去的时间去和工友 B 给他的时间不同。因此我们这次的配合并不算好。

也让这个老员工觉得我们在瞒着他什么，也让他觉得我不太靠谱，怠工太多。但我当时也没有对他积极的解释或争取什么，因为我当时是带着主要同他们进行斗争的观点来看的。

## 第七次阶级斗争 工友 D 的斗争

工友 D 有一次和一个老员工起了矛盾，有一次是一个老员工说他偷懒不搞好机器，但实际上他并不会解决那个问题（因为没人教过他），这个老员工辱骂他了，大致内容是羞辱他的智商的一类的话。



所以他立即和他起了冲突，并差点打了起来。

因为这个机器的一般生产任务需要工友 D 负责，但遇到什么他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则必须要那个老员工来进行。但那个老员工是比较高傲和自私的。

我也是当天在和工友 C 的串岗交流中得知了此事，并打算事后分享给大家。但当天工友 D 也进行积极的分享。

工友 D 恶劣的吐槽这个老员工和骂老员工们如何如何。但部分说法不完全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因为他对老员工做了集体的不好的结论，因为老员工的工作也不可能是完全不做的。

我做了一定的政治上引导和结论，把重点放在工厂制度和被剥削制度上出发，说是这些制度本来就是要分化工人，让老员工和新员工敌对，而只是又有部分老员工不思考、有自私性，自己也非要这么去做，所以才导致了这次的冲突。所以我判断了他的行为是工贼的，但也从制度角度谈到了资本家总是要收买一部分人当工贼的。

工友 D 也大致认可的我得说法。后来另外一个老员工举报他们偷懒，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老员工是谁，那时他已经可以经常的在集体交流深入的批评这个老员工了，并让大家一起来对付他和小心他。

## 第八次阶级斗争 工友 H 的第一次斗争

工友 H 有一次生产中出现了纰漏，导致了一个小损失。但工厂后来查到了却要让员工来负责，也就是要罚款两百。

组长鉴于是第一次，他主动的承担了这次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组长对于工人其实还有一定的理解性（有一点，但不多）。但他同时又说，以后不准有下一次了，谁糟了谁罚款。所以组长有表现出对不合理工

厂制度的屈从性，当他以这样的制度和员工为敌时，就发展了他的工贼性。

工友 H 和工友 G 找出来，发现这种纰漏有时候并不是员工造成了，他们有一次仔细检查垃圾，发现并没有漏掉的产品，但事后说又有漏掉的产品。他们说这应该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并通知给了组长，让组长以后不要轻易的承认上面的说的有漏品。

但这件事始终还没有查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是事后听工友 H 和工友 G 的说明才知道的。

大家都没查出来是谁干的，也因为这件事，在工友 H 的说明下和我的分析下，大家都觉得这产线里的“水很深，群众里面混着坏人”。

当天，工友 H 和工友 G 就继续开始摸鱼，在一次叫串岗交流结束后，几个工友离开了，我也打算去别的地方了。但我走开不久，在离去的人的方向中听到一声“革命了”，这也不知是谁喊的，于是又感慨到，群众里面还有革命派。

### 第九次阶级斗争 学生工 A 的斗争

学生工在受到我的影响后一直想怠工，但她始终觉得她同岗位的几个老员工不好说话，思想落后。同时她对经常来安排她到处工作的某个老员工怨气也很大，因为他老是欺负她，看他好听话，就经常给她安排比较难的活，而干得不好又骂她，让她很生气。

我们当时也对这个老员工爱管闲事和不准别人偷懒的行为很讨厌，于是我给他做了许多说明和判断，揭露了他的许多工贼行为。并向她说明，我们要配合起来一起怠工，他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于是她后来立即和这个老员工吵了一架。并在后来的工作安排中，她恰巧被安排在了我们附近，于是我直接带动她进行怠工，让她享受了一下多摸鱼的滋味。

她直接夸张的对我说，我才是真正的组长一类的话。

后来她有时也分享那个老员工做得一些让人讨厌和恶心的事情（基本就是让其他工友做事，又怪罪别人，自己各种不负责和他自己其实也摸鱼等），并且她也开始积极的怠工了。后来在我和她后来经常的私人交流下，她变得比较的信任我和理解我的组织观点。她也大致承诺愿意帮我介绍和发展进几个在其他产线中工作的她的同学进我们的怠工组织（但当时还没有做，需要事后继续联系、做好工作和提醒）。

### 第十次阶级斗争 学生工 B 的斗争

学生工 B 虽然个人问题很多，但他也是很爱偷懒摸鱼的。他自己就进行了许多怠工活动，我也是事后才从其他学生工和工友 H 那知道。

但他只是个人偷懒摸鱼，他没有和大家的怠工行为、怠工需求结合起来。而且对于班组长惩罚他总是乖乖服从，也没有争取，甚至后来表现出特别的惧怕班组长的态度。

当我们组织起来怠工的事后。有一次工友 H 从他那经过，看到他趴着睡觉在偷懒。由于工友 H 看起来年龄较大，而他也不认识工友 H，许是把工友 H 当作了老员工或班组长等领导，于是立即起来老老实实干活了。

后来我又从其他学生工那得知，由于他的一些怠工行为，他被班组长和带队老师惩罚写检讨了。他也乖乖的写检讨了。

而这段时间我还在多次邀请他出来见面商谈，多次试图和他谈理论和怠工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 第十一次阶级斗争 关于我们加班做清洁的斗争

这个时期，该产线即将进入新的状态，从过去的追求提高生产和紧急完成生产任务的阶段转到了生产减少和注重卫生状态的阶段。因此要安排一些工人们来做好清洁。我是在事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因此我之前没有关于此事的经验和提前准备。

我和其他几个工友被留下来做清洁，其中就包括我和工友 B、学生工 A。即使是做清洁，我们也一边进行怠工，停下来聊天交流，或者和附近别的工友交流。也是在这一次做清洁中，我们和其他工友也有了更多接触，并做了一点思想工作。比如工友 G 的工作就做了很多。

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次罚做清洁并不算什么坏事。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下班前所有人工人被要求集中起来了开会点名，班组长恶狠狠的说不来的人就会劝退如何。于是大家不得已都来了，但是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也没重视。

但后面又点了几人名字，继续留了我们几人下来做清洁，说经过检查后我们之前做得不好，要重新做。

班长出来训话，指着几个检查的老员工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找了一些没有的缺点，这两个老员工都是平时抓我们抓得严的。但其中一个老员工也被班长的污蔑了，证明辩解了一个问题，使我才重视到班长同组织、老员工等也有比较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班长说我们做得不干净，老员工说因为产线没有扫把，班长说一定有，那个老员工说确实没有找了几次；然后班长立即改变说法，说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客户要来看，所以让对班把扫把拿了出去。

我当时忍不住笑了出来，说了一句“绷不住了”，这听起来像是对班长的取笑。但班长和其他老员工当时当作没听见。

但我们还是被要求重新做了一次清洁。我和工友 B 事后积极谈论了这次的经历，谈论了对班长的恶劣印象，我也连带着做了进一步政治工作，给他讲要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许多毛主席的斗争观点。

但同时组织内的交流也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热烈的程度，工友 C 怪罪我们为啥老老实实留下来，说我们向资本低头，应该直接和班组长干。工友 H 解释说一时的忍让是必要的。许多工友激烈的讨论这件事，并经常有一些政治词汇弹出。

.....<sup>2</sup>

我之后也对这些观点一一做了解释和说明，总的来说是强调斗争的策略性和群众路线；大致就是谈到我们现在保留力量，要让自己能够继续发展斗争力量，要融入群众，要靠大家力量来斗争，直到有把握战胜的事后在决战。最后工友 H 乐观谈到“要保持我们的革命作风。”

此时大家的观点才得以重新统一，工友 C 也因此开始越发的信任我了。这件事让我们收获了很多。

## 第十二次阶级斗争 关于大家请假的斗争

清洁事件后，我们对班组长都很不满。我直接带头给大家说，我明天不去上班，要求请假。工友 B 因为各种原因也打算请假，工友 D 和工友 C 后来也在请假。

但这个请假事后看来并不成功，组长基本没批。但通过此时我们又对组长做了一个揭露，大致说他：总是加班就马上回复，而请假从不回复，不爱理人，装高冷，是资本的好狗，总是和大家作对。让大家的斗争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sup>②</sup> 此处原文不全。——编者注



但也是这一件事后，我直接被班组长东动用权限给赶走该产线了，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虽然组织还存在。后来大家经常希望我回去，像工友 C、学生工 A 一样的经常说现在怠工缺人带头，希望我回去，但我确实做不到了，只能期待未来再有机会回去或又重新发展一个怠工组织了。

### 第十三次阶级斗争 工友 B 和学生工 B 的斗争

我走后，学生工 B 被固定安排再了我原来的问题，和工友B经常配合起来工作。他们俩也经常的进行怠工活动。

工友 B 给我说，现在学生工 B 怠工太厉害，但她经常一个人玩太久，让他不好交代。工友H也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说学生工 B 现在变成了一个偷懒大神了，但集体交流又不活跃。

所以她个人斗争虽然发展了，但这种斗争就越发变成了个人主义式为个人利益进行的斗争。就和工友 C 早期的一些表现一样，这需要革命干部去很好的纠正。未来的融工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 第十四阶级斗争 工友 H 的第二次斗争

工友 H 的工人关系是做得很好的，他和许多老员工关系也做得很好，在我走后，他和更多人做好的关系。

其中有一次，他进行怠工，被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员工给找麻烦了，说他一天不要离开产线太久。他直接不理他，当场就离开了厂线。但并没有人找他麻烦。

因为他和很多其他老员工关系好，并且生产没有出问题。

工友H事后给我说起这件事来，非常鄙夷的谈起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员工的种

种问题。我也是通过他的许多说明，才认识到那个老员工原来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一面。即，组长对我们做得许多恶劣的做法，其实都是这个老员工出的主意。

而这个老员工之前在我们面前表现得虽然总是爱管闲事，但他并不恶劣的骂人或非常严厉，以至于我们只是当作他爱管闲事了。所以我当时轻视了他，他也直到我经常怠工。以至于被这个工贼给害了还不知情。

但这也可以说明群众的路线多么重要，我的大部分情报和信息都是各个工友主动或半主动的透露给我的。

### 第一次集会

由于被赶离工厂，我迫切的需要解决组织继承性的问题。于是利用组织的联系手段，我约见各个工友私下集会，最后甚至约了大家的一次集会，组织内超过一半的工友都来了，其中包括工友 H 发展的但我之前并不认识的新工友。这些集会中后来的同志 B 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二阶段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常的线下集会约工友们谈政治问题了，其实我此时的集会还算比较慢的步骤安排了。

在这次集会中，我先是和大家聊工作中一般的事情，了解基本情况。然后又了解许多现在怠工组织的情况，大家基本都在进行怠工，并且这种怠工从许多个人层面来看甚至更发展的了，这是一个进步，说明怠工这种活动工人个人就做得好。

但另外一方面，工友们组织起来的有配合的怠工，确做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基本是各搞各的，或者更多是分为几个不同的岗位和部分进行怠工的。这就说组织活动起来的那种集体怠工的程度下降了。像B和H这样的进步工友虽然能够发展新人或者带动其他工友进行怠工，但整体的组织活

动上，他们还是没有这个自觉性的。他们虽然有时候能够发展新人，有了一定自觉性，但这种自觉性还是比较有限的，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接触到了新工友时，他们才顺便做这种工作。而不是像我之前一样自觉的利用怠工时间到处串岗发展新工友。

另外，政治上，进步工人还不能替代我，所以我走后没有任何人做政治工作。这就是组织退化，新工友完全没有政治观点，也缺乏组织活动和集体交流。

因此对于解决我走后这个组织的继承性问题，我至今没有较好的把握，失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存在。只是部分的解决了一定时间内，有人带着继续怠工的问题。但其他的都还没有解决。

但最后我又谈了谈革命的观点，谈了革命的必要性和革命的必然性，工友 D 和部分新工友对此有疑虑，因为之前没有对他们做过政治工作或者做得很少。但这时，工友 B 和工友 H 又能主动的出来帮我说服工友 D 和其他新工友，不过他们是用的他们所能理解的那种说服办法（比如工友 B 用历史上王朝的颠覆规律来证明革命的必然性）。这说明，进步工人在革命分子的领导下也是可以做一定的政治工作的，但是程度比较有限，而且他们缺乏自主做得自觉性和能力。

最后我又谈到了组织观点，我提出“我们现在敢于组织起来的怠工，未来就敢组织起来罢工”，对于这个观点，大家至少明面上都能认可。

至此，我在这个工人组织的政治工作又告一段落了。旧的时期结束了，未来新的事业正又要重新开始了。

## 小结

以上仅仅是作者在第三段记录的个别工友中关于他们的我能够了解到的和认为有必要记录的阶级斗争事件。但这一个月也有如此的多了，真实



的阶级斗争事件的数量这会比这多得多。可见阶级斗争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如此的频繁，而它的意义又是如此的重要。阶级斗争中学会正确的进行阶级斗争，几乎是革命工作者必要掌握的能力了。作者认为，自己目前在工人革命工作上的短板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这个方面的不足有时几乎消灭了作者在其他方面的长处（如同工人交流灌输方面和组织工人的方面），其中又特别是因为没处理好与班组长和个别老员工的关系，并且在部分斗争中过急、或者配合合作不足，导致我直接被迫离开该产线，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希望后来者引以为戒。

## 五、怠工组织工作的几个阶段

这里部分对我现有的怠工组织经验做了实践上的工作阶段总结，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个人工作阶段”、“初步组织阶段”、“进步工人的组织活动阶段”。虽然这些经验不一定是完全符合每个地方和每种情况下的，也不一定够用，但对目前许多工厂的工人工作都应该起到一定帮助。

### 个人工作阶段

个人工作阶段是怠工组织工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建立基本的群众关系，也是给之后组织阶段积累基本条件。

这一阶段中，我们也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和一些工人建立好的个人关系，然后在同这些工人做一定的政治灌输使其能大致接受。这整个过程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在交流中表现较好，那么做好一个工人的关系和灌输，一般也就需要两个多小时，长一点也无非四个小时。在有的时候，政治灌输可以适当的减省（但不能完全没有，以后还是要补上和加强的）。

然后是带动大家进行怠工，一开始从个人带动就行。灌输怠工的思想，说明怠工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然后在行动上带头进行一定怠工，并想办法让其他工友也进行一定的怠工（怠工程度不用追求很高，能够适应客观条件就行）。

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准备往组织过渡的条件。

最好让你发展的这些工人之间互相有一个了解和基本的较好关系。我和自己周边工序的六七个工友关系都好，并且其中有三四个工友都已经做了一定的政治灌输。

然后我就经常进行一定程度的摸鱼，并带动这几个工友一起摸鱼。利用摸鱼时间创造多个工友一起互相交流的机会。交流过程中除了少数早期互相了解需要的时间外，很快就可以引导讨论到各自工作与生活经历和产线内的矛盾等等、交流内容可以适当的多样化，可以涉及部分生活内容，但不能过多，一定要有政治灌输的内容进行引导(一开始也许并不需要太多),但重点是要能引导大家能重视到同产线制度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能够认可一起进行怠工。这就进一步的提高了大家的阶级情感和集体意识，也为之后的怠工组织打下了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此时就可以算往怠工组织过渡的了，这个阶段我并没停留太久，从大家一起认同怠工并一起自发或配合的怠工到成立正式的怠工组织之间隔不到三天左右。

此时我们可以对过渡做进一步的思想准备。当我当时实际已经处于这个阶段时,我当时仍然还没有建立怠工组织的自觉意识。但工友们此时都意识到了我们在摸鱼。是一个工友不经意的话语提醒了我。

于是我就顺势提出我们应该组成怠工小队，我仔细的考虑我是否能成立一个正式的怠工组织，就以摸鱼等半严肃半戏谑半合法的名义来进行组织。经过大致十几分钟思考后，我觉得建立怠工组织的条件完全足够，时机完全合适，并有了大致的组织思路。

于是我立即以摸鱼小组的名义拉动这些工友，并和这些工友创群，成立了正式的怠工组织。

我为这个怠工组织提供一个基本的成员标准要求。大致是：认同进行怠工（可以替换为摆烂、摸鱼、偷懒等等）理念的才能加入组织,而反对做忠实的牛马。

### 初步组织阶段

这个阶段是开始进行组织活动的阶段，这是一个飞跃。这一阶段为工人创造了更广泛的集体交流、集体活动的空间，使工友们的政治觉悟、阶级感情开始迅速的发展了起来，集体活动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的经验是，第一阶段中建立 7~8 个工友的较好关系，4~5 个工友做了足够的政治灌输，他们基本都认同了摸鱼小队的提法，并在我的带动下多少进行了怠工行为后，就可以往第二阶段发展了。第一个阶段我大致停留两周多时间，也就是十七、八天就发展到了把工人们正式组织起来的程度(使工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组织并以一个组织的方式进行一定活动)，现在想来我这个阶段时对建立组织还没有自觉意识和自觉步骤,因此这个工作还有加快的空间，大致可以缩短到十三、四天左右。

组织要有原则,比如我一开始定的就是：认同怠工理念的进来，资本家忠实牛马不准进。

这一个阶段对前一个阶段来说是一个飞跃。对于发展革命分子同工人们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说来是信任关系和政治关系)、发展工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灌输来说效率会提高。而且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较快的培养工人人们的共同阶级感情、政治素养才有了条件。我们能够集中大家遇到的阶级斗争，做各种即时的政治和行动上的引导。这一阶段要使大家能够比较好多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的斗争经历或讨论其他产线内遇到共同的压迫，

要引导他们从群众路线角度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理解怠工和进行斗争。要使大家在行动上更加积极怠工，并广泛的配合起来进行怠工斗争；在思想上，要使大家开始普遍认识到政治问题，使工友们多少能把政治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看问题（一开始程度可以不要求太高）。

我的经验是，需要我们经常引导和带动大家活跃讨论产线内共同的或各个工友的最新被压迫遭遇；特别是前几天，工友们可能还不能较快的接受和转变，甚至有个人会动摇(比如听到有人要拉组长进群或举报等等)，要做思想工作表现出我们不怕和敢于斗争。有斗争策略的态度，以及说明我们的合理性。后面就要经常带到大家互相打配合进行斗争或摸鱼，分析和讨论产线内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等等，适当的做一些政治灌输。我也主要是这个阶段的末尾和第三阶段的开始给个别关系很好、有较好灌输条件的工友提出我较完整的革命立场和革命方向打算等等。

### 进步工人的组织活动阶段

“进步工人的组织活动阶段”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又是一个飞跃。它是部分工人们开始参与组织活动的阶段，在革命分子的影响下，他们工作已经可以代替革命分子许多基本的组织工作了。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在进步工人的帮助下，组织可以之前很多倍的速度发展和成长起来（主要取决于进步工人的数量和质量），这使我们的组织工作又增加了百十倍的潜力。

在这个阶段，进步工人们在产线内已经可以自己带动和组织大家进行怠工活动了，也可以开始为组织发展新的怠工成员了。我的经验是在从零开始的一个月左右时间后就开始被迫往这个阶段转变了，转变时我在第二阶段停留时间还不到两周。两三个进步工人很快就展现了他的力量，但这股力量现在来看还不够大，还不能完全替代我一个人的作用。

所以我的这个转变还不算很成功、也不算彻底、更不算巩固。现在想来这主要是由于革命干部的缺失造成的，其次是第二阶段的工作积累不足。所以我估计，在革命干部还存在的情况下，这个转变是可以成功的，因为即使有些积累不足的问题，革命干部也可以在第三阶段继续补充这些工作；至于积累的问题可以再多积累一点，但从时机成熟的判断上来说不会差太远（最多一两周的误差）。

但进步工人还没有自觉的革命意识，他们虽然认可了革命的必然性或者有了乐观的革命观点。但他们还不能够自觉的革命服务，他们还不能够做很好的政治工作。因此在这一阶段，革命分子的作用依然是不可代替的（特别是政治灌输和其他思想工作）。只是一般的组织已经可以让进步工人代替了，使我们可以组织和发展更多的工人。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做这么多人的政治工作，对于革命干部来说肯定只能更依赖组织的手段和进步工人力量，第一阶段的那种单独的个人政治工作的效率已经不够用了。

这一阶段就是发展进步或半进步工人做组织工作的阶段，主要特征就是发展进步工人和依靠进步工人的力量发展和加强组织。进步工人们他们自己就能和许多其他工人包括最落后的工人建立起巩固的关系（这一般是革命分子难以做好或难以兼顾过来的），所以他们能使组织迅速发展和迅速的巩固起来，并加强组织的继承性，在革命分子走后，他们至少也能保持低水平的第二阶段的组织工作（进步工人还不能做政治工作，因此第二阶段的政治工作和第三阶段的发展进步工人的工作和集体政治工作他们还是做不到的）。

但这一阶段已经可以更多的和比较直接的和工友们讨论革命的东西了，但较敏感的一般在线下进行，线上的程度要有把控，不能过激。所以这一阶段，也可以经常的开始聚会了，并把这些集会基本都发展为半政治

的集会（即利用生活的名义，但实际上总要加上许多政治的灌输和鼓动）。当然，集体聚会的问题，实际上第二阶段时也可以开始了。

因此，第三阶段对于未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宛如一幅刚刚打开的壮丽的革命蓝图，但我们借它已经可以看到伟大革命的许多景色了，更伟大和更壮丽的内容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 最后

至于第三阶段的成熟与末尾，和第三阶段之后的内容我就无从得知了。第三阶段之后有没有第四阶段或其他更多的阶段呢，工人工作有没有更多的飞跃呢？有的，一定会有的。

我们还没有解决从工人中发展新的革命分子、革命干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工人组织起来进行自觉的政治斗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种种重大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工人工作实践问题。所以未来工作的前景非常宏大，我们现在至多只能做一些设想，因为实践还没到。

但可以肯定是，之后的实践一定更加伟大。我这次的实践暂时就发展到这了，戛然而止于第三阶段的开头。虽然这次实践不能尽善尽美，但更大胜利就在后面。

## 六、需要克服的问题和挑战

这里记录了一些工作中我遇到的重要问题，后来的工人革命工作者可以进行参考。



## 组织的继承性

至少从怠工组织活动的 1~3 阶段来看，革命分子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扎根工厂都是必要的。如果从未来可能的情况来说，比如从工人中发展新的革命分子代替了我们在厂里的作用，那无非也是要用革命分子来维持和发展。所以说，革命分子对于工人革命组织来说是鱼和水、植物与氧气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离开革命分子，任何厂内组织想要保证它的发展和保证它处于革命轨道上简直是笑话。

所以厂内工人的革命组织的继承性的首要问题，就是革命干部的问题，就是是否有革命干部扎根工厂并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进行组织活动的问题。

其次，继承性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即普通工人一方面。在今天的条件下，工人们是流失很快的，劳动者总是频繁的更换工作或因别的什么原因中断现在的工作状态，所以如果工人飞速流失，我们在工人身上进行的工作成果就要受影响。这直到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主要的思路就是加强思想工作，但效果还不明显，或者说主要是当下我国的客观条件更大的影响工人们留下来的可能性。

## 部分工人的动摇性

这个问题我前面讲过，有时候部分工人会害怕组织活动过激而展现出动摇性。这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和比较及时的做思想工作，但很多时候只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是不足的，其他较勇敢的工友的声势也能极大影响他们的态度，两者夹击就能使他们重新稳定起来。

## 斗争过急

这个情况我前面也讲过，有一个工友在组织中表现出过这种倾向，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斗争过急总是会让我们失去未来继续很好的做工作的条件，不能简单的因为是班组长就应该和他死磕到底，因为班组长虽然有反动性但他也有不反动的一面，并且班组长的力量还能直接决定我们的时候，从理智出发也不应该死磕，应该积蓄力量使他拿我们没办法为止。

说起来我还及时给一个工友做过这种思想工作。但在这次实践中我自己也犯了这种错误而自知或不重视。

这种错误的结果有时是比较致命的。比如我被赶走了，这就是其中最大的损失。

## 工人的落后思想

每个工友都有各种落后思想，就像其他阶级中有的一样，什么民族主义、大男子主义、想要阶级跃升、小资产阶级倾向等等都有，只是他们的程度一般较其他阶级群众轻。

我们对于他们的落后思想只能长期逐步的解决，不要求急，只能慢慢说服，要从朋友的角度来讲道理。现在不能解决可以暂时放下，只要把工人关系做好，组织工作做好，我们未来就总有机会慢慢改变。抓住这些小点不放而耽误主要工作是知识分子式的做法。

只要工友们越发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组织活动中，受到我们和其他进步工人的长期影响和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总能逐步的改变。



## 和班组长等领导的关系

我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不好，导致我的工作难以延续和工作成果没有得到好的保证。

因为怠工经常要和班组长和工厂制度进行斗争。但同时他们又有力量直接排除我们。所以我们斗争就也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平衡，即不能过右的不怠工、不发展群众、不斗争，也不能过左的斗争过急和完全不考虑和他们的关系。

班组长具有反动性，同时他们一般也是从一般工人中产生的，劳动能力往往出色和产线内的关系往往巩固，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或者我们的怠工活动不被他完全重视、完全了解，亦或者我们的怠工活动不至于较大的得罪他们时，就利于长期发展。

所以我们至少也要保持和他们不太差的关系。

从斗争实力来说，至少一阶段到三阶段前期在产线内我们都没有力量彻底得罪他们进行对抗。

## 消极或右倾

部分工友一开始加入组织时，总是不太积极，或者一段时间内还是不太积极，对于组织活动甚至也不太积极。这种就是消极或右倾的态度。

关于他们我们要给他们做一些思想工作，更一定要长期的去引导和激发他们。不能过急，但同时也不能放弃他们，不能顺从他们的消极态度，否则这种消极态度的扩散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定期的去联系他们、鼓动他们，并利用集体活动、集体声势和进步工友的力量来不断的影响他们。

## 第二节 总结融工中的理论和路线问题

### 一、厂内组织工作的一些原则

根据我自身的经验总结，对于厂内工作来说，对于进行工人工作的革命分子来说，我认为这些原则是不得不贯彻的：

#### 应该和工人阶级进行彻底的结合

革命分子要能够和工人打成一片，团结大多数工人。要能够学习工人群众的长处，消除自身脱离工人群众的地方，使自己在生活作风、劳动能力、个人习惯、交流能力上尽可能的达到工人中的优秀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算较优秀的和工人阶级结合了起来。

#### 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工作结合起来

革命分子在融入工人的同时，又时刻不能忘记我们的革命使命和革命工作，始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因为只是和工人群众结合，只能说明他学会了融入群众，但还不能说明他会做群众的革命工作，也不能说明他会把革命工作和融入群众结合起来。一定要根据现实条件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工人革命事业，利用一切可能办法把群众逐步的带动和团结到革命的轨道上来。

## 应该长期扎根于工人工作

如果没有大量革命分子的长期的扎根工人工作中，不仅现阶段组织工人阶级和推动革命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并且未来革命阶段的许多重要任务也不可能完成。革命分子应该把工人工作当作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应该把工人工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须知，至少在阶级社会被消灭以前，工人的问题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关键问题，始终需要工人阶级来推动社会革命，始终需要大量革命分子来做工人工作。因此，工人工作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分子毕生的事业，无非是革命阶段的不同所导致具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也可以归纳为一句简单的话：没有大量革命分子扎根工人阶级，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与实现就是不可能的。

## 应该无时无刻不忘记提高工人的 革命热情、团结程度、斗争能力、政治和理论水平

这一点是对前面几点的进一步具体补充。因为要让工人阶级对革命起到足够的作用，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做好具体的工人群众的工作。即提高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团结程度、斗争能力、政治和理论水平。

对于任何革命或社会运动，工人阶级如果不能理解、不想参与、不懂得如何团结起来进行、不懂如何完成、不懂一些最基本的政治观点和理论，那么任何运动的进行和完成实际上也还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工作只能主要依靠扎根在工人阶级的革命分子们来完成，这是我们毕生事业里、千万个日日夜夜中那种经常会遇到和需要做好的日常工作。这种工作看似重

复的，但它绝不是枯燥的，因为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它的内容和解决它的办法也会有千百种不同的变化。

### 应该无时无刻不忘记组织工人的工作

这一点也是对前面几点的进一步具体补充。在前几点都做好的基础上，就需要用组织手段来把工人阶级们组织起来，进一步的化为实际的革命物质力量。前面几点的工作都是在争取一种质量上一种革命的质，或者说使工人阶级的主观力量走在革命的轨道上，而这一部分工作就是要这种精神上的、路线上的革命主观力量也具备物质的力量。

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参与实际运动，去做实际的革命工作，以逐步的改造旧世界。比如，我们怠工组织工作，就是要组织工人阶级们去更好的进行怠工，并在怠工中进一步的集体学习阶级斗争（实践中学习）、革命和革命理论。如果没有怠工的组织，达到这一点就依然还是不可能的。

任何革命运动也是这样，做好群众个人的政治工作，不可能不把它上升到组织的层面上；也许在未来要做好群众的政治工作也会更加的依赖组织手段。而任何革命运动的完成，都需要在革命路线正确、和群众足够理论贯彻的前提下又要把群众足够的组织起来正确活动。

### 锻炼起自己的革命工作能力

作者这里说的“革命工作”即包括了一般革命事物工作（现在一些理解的那种只是做刊物、写文章等等）、也包括了革命组织的工作、更包括了群众工作。一般来说这些总是联系紧密的，比如要做好工厂组织不可能不做好一般工人群众的工作，也需要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水平和立场。但考虑

到现阶段我国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狭隘理解，我必要解释一下，以免谈到革命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能曲解或误解为只是写写文章。

这种革命工作的能力，在工厂工作中尤其重要。如果不能融入工人、总是表现内向、不善言语，或是不敢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灌输、不懂得如何进行政治灌输，亦或者是不会组织工人、不重视和不会进行现实的斗争等等，那么想要做好工人工作和建立巩固的工人组织是不可能的。

没有革命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就建立不起革命的事业；千万不要抱有一丝幻想，革命的果实绝对不是等来的。

当然，一开始很难具备这种能力。我现有的这点能力也是经过许多的尝试和遭受各种的失败才锻炼起出来的。但在某些方面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还是经常的感到不足，这种不足时常的使我感到苦恼或遇到失败。但我们只能继续更好的工作来进行锻炼起来。

而这种工人革命工作的能力，只能实际的工人工作中体现和锻炼起来，只能在不断融入工人阶级的过程得以发展。是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和捷径可以代替的。

### 安全性或秘密性

在我国，专制制度还是比较巩固的，敌人力量还是强于我们许多的。许多革命力量都因为安全性和秘密性的问题而被消灭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的做好安全工作和秘密工作。

在具体的工人工作中，要把敏感的部分，要把暴露出去可能会使我们革命事业遭到致命性打击的部分给隐藏起来。要利用群众的力量和正确办法把革命工作核心或关键隐藏起来。而公开和透露出来的部分应该始终限于不至于遭到致命打击，或者它的被打击不至于伤害到核心革命工作的层面上。

我们很多时候还需要做好伪装，使我们的工人工作都不暴露或者说只能只给敌人展现出危害很有限的部分。其实，工人工作所要求的循序渐次性，其实也要我们逐步的、抓重点的、有区别的、看条件的做好不同工人和工人不同时期的工作。如果和现阶段工人工作所需要的秘密性和安全性结合起来，就更加要求我们逐步的、抓重点的、有区别的、看条件的做好工人工作，把不同的工作部分不仅按照不同政治性的层面区别开来，也按照不同安全性给区分开来。具体来说，比如墙内活动部分，我们所谈的政治话题和涉及的政治高度就可以低一些，下降到不要求直接推翻ZF、不要求革命、不谈罢工的层面，但在线下和较进步工人的活动中我们就可以试图的提高，又可以谈部分更高级的政治需求，但又不必透露和安排更进一步的敏感组织活动和组织工作的计划。对于更进步的和认同革命路线的工人分子来说，我们线下就又可以适当的共同谈论这一部分。

总之，以这样的方法做好安全和秘密工作，我们革命工人工作的发展就有了更多保障，我们就更加能够经受住敌人的打击。

## 两种组织方式的对比

我在文章开头谈到过社团的组织方式，这和我后来进行的怠工组织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社团组织方式我个人的尝试并不算成功，但电报上有其他组织的同志有发比较成功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参考这些比较成功的经历作为比较。

这两种方法之间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不是体现在“社团”或“怠工”的组织名义和组织方式上，而是根本路线上的迥异。

具体来说，第一种思路是追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组织，而这种广泛性就变成了主要目的。而政治性、革命性、斗争性等等在实际工作中就变



成了次要的东西，或者变成了未来再考虑去解决的东西。所以在今天，这种思路下的组织手段一般趋向于利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尝试和工人建立关系并组织工人，因为他们考虑到了目前我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上的“落后性”和组织工作所需要安全性，所以宁愿选择进一步的抛弃一时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而在这种前提下试图找到组织大多数群众的方法。

而另一种思路也是追求和群众建立联系，但它总是立即寻求尽快的把这种联系上升到政治高度乃至革命高度，因此它不会希望在一般生活问题上停留过久。并在各种工人联系中找到能提高政治性的因素办法当作首要的组织手段来和组织目的来运用，比如追求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提高工人阶级，并把阶级斗争当作组织目的（怠工和怠工组织就是这种办法的具体体现之一）。这种思路下也就有了怠工组织的经验。所以怠工不会是这种思路的唯一实践办法，它只是现阶段的这种思路具体实践的运用典范之一。

所以我们能看到。第一种思路实际上变成了走弯路（企图通过绕过政治性的方法来达到未来的政治性目的），非政治性的组织和非政治性的组织手段能否在未来某个时期产生出或转变为政治革命的组织 and 政治革命的结果呢？我们目前难以判断，但这种可能性和它可能争取的政治成果必然要远远小于第二种思路。它把要求大量革命分子把精力长期花费在建立和维护低阶段（往往是非政治的、非阶级斗争的）的工人关系上，并不惜用“去政治化”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这种做法不仅会未来的政治化制造现实的难题，也实际上造成了革命分子做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时间精力不足。

第二种思路下，革命干部总是在不停歇的和工人建立关系，直达到达到客观条件允许的上限，他不必在低级关系的阶段过多的浪费时间，不仅在单个工人的工作上表现为追求尽快的和直接的提高他的政治水平，在多个工人的工作中表现为抓重点发展工人的政治性和不断寻找新的工人发展政治性。我们单从怠工组织的经验来看，不仅发展工人速度是极快的，发展

工人政治性和革命性也是极快的，这种速度是可以以“天”来计算的，快则一天几个，慢则或者几天一个。

所以，第一种思路未来才有可能达到的成果，第二种思路一开始就开始达到了，并且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进行积累。一个合格的革命干部，在第二种思路下与合格的工作下，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发展十几个支持革命的工作、并发展两三个在支持革命的前提下能做一些组织工作的工人；而以其他我们所知的工人社团活动的组织经验来看，社团路线要达到类似这种结果至少需要好几个人(有时是十几个人)，经过好几个月或好几年的成果才能达到。那么这个效率差别至少已经达到了一百倍（这已经是极其保守的估计了）。即一个人可以顶一百个人。所以，就单纯组织工人的发展速度来说，前者也是不如后者的，抛弃“政治化”的手段来试图尽可能多的组织工人，不仅失掉了“政治性”也失掉了“组织性”，大致只得到了“安全性”的好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同样优秀的革命干部，再第二种工作思路下，他的作用可以发挥得比第一种工作思路下多一百倍。

另外我们也欢迎其他有益的经验，比如“到工人中去”频道在公开文章中推广了他们组织罢工的经验，并利用这种手段培养了工人的斗争力量，并发展了新的进步工人或工人革命分子。“到工人中去”强调罢工的作用，也可以用来反证社团方法的不足之处。相对于组织罢工，怠工组织缩短了斗争组织的耗时、降低了难度、减小了被报复的风险，可以更快、更容易、更安全地结合一种轻度的斗争来做政治灌输，并且同样能达到向工人灌输革命路线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对“到工人中去”结合斗争做政治灌输的经验的重要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这里不是认为采用社团路线的组织的路线或方法错误，事情没到那样的地步，因为我们对他们了解也不是很多。有时候做工人工作的同志们是多种办法、多种思路缠在一起在实践的（既有纯娱乐式的，又有革命斗争性的情况），分得不那么开。本文主要是用更严肃的态度去区分和讨



论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们可以大致判断，第一种思路是走弯路的组织办法，在具体手段上的确是偏向经济主义（可能连经济主义都难以算得上，因为它不谈经济利益需求，连经济主义的斗争组织手段都是排斥的）的组织方式，是间接的带动工人阶级参与政治斗争的组织方式。而第二种则是高效率的和更接近革命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直接的斗争和政治灌输相结合的组织工人阶级的方式。

这样综合评估，我们很难把第一种思路当作主要的组织方法来实践。我们只能以第二种思路为我们进行工人组织活动的主要思路，即“直接的斗争和政治灌输相结合的组织工人阶级”的思路，怠工组织的经验方法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但同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第一种思路，而只是把这种轻“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组织方法当作次要的组织方法来作为第一种思路的补充，使它在第一种思路的工作种可能需要和有利于补充它发展使再很好同时利用起来。

### 三、怠工组织往何处去？

不管是怠工组织活动还是其他任何的工人组织活动，都不能只盯着眼前组织发展的一时利益和其他蝇头小利。一定要和长远的、最广大的革命利益联系起来看。

怠工组织的经验也证明一件事，即哪怕是最微小的阶级斗争，哪怕是遇到微小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和工人阶级长远的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在运动一开始就应该并且也可以往革命的方向去做尽可能直线的努力，争取最好的果实。完全的直线运动和最完美的运动结果虽然一般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但努力进行这种追求丝毫不会降低我们的实践，而是总会力图把每一实践提高到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最高程度，这样不仅能尽快达到革命，也可以尽可能少走弯路。

因此，我们的怠工组织应该争取成为未来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一部分，怠工组织的运动应该构成未来全国性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同时怠工组织也是服务于我们的工人革命路线的。

怠工组织发展的下一阶段，应该是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怠工组织的运动，应该构成全国性工人运动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但只是这样说还不够，它还必须和工人阶级长远的最广大利益结合起来，也就是工人革命事业。因此，我们的怠工组织就应该直接奔着全国性的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方向发展。

这种“全国性工人阶级革命组织”应该有这几个特性：

**阶级性** 包括和组织起绝大多数工人，甚至是大量最落后的工人，使工人阶级成为实际上的组织集体。最多只有极少数最偏僻地区的工人、或是工贼、反动走狗的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和一般工会的追求一样。

**全国性** 包括全国的工人，它组织全国工人，并代表全国工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一行业、某一地区工人的利益。

**革命性** 形成以革命路线为行动指南的，以追求长远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利益，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这种组织的组织框架，必然要以少数工人革命分子再加上更多的先进工人领导起来才能达到，才能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实际上的革命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工人革命分子和部分先进工人的组织）。

这些要求实际上完全服务我们的工人革命路线的要求，在建党问题上它也符合实质建党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怠工组织活动就应该往这种全国性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方向发展。

怠工组织的发展路线，就是全国性的工人革命组织的路线。它可以参照的具体例子就是工会，但这个工会决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或工联主义的工会、它是工人的阶级性组织、是工人的全国组织、也必要是一个为阶级斗争的组织、是明确为工人革命利益服务的组织。

中国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就需要这样一个组织，或者说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工会。

这种革命工会，它的成熟体必然是以普工为主干，它力量主要来源于千百万普工；但在政治领导和组织结构上，中层又必要依靠大量进步工人力量实行团结和完成许多一般组织工作，并由工人革命分子完成最重要的组织工作进行领导，确保整体处在革命路线上。然后我们就以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中心，再用其他线上线下工作加以配合，影响社会各群体和团结其他各阶级。但这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美好设想。而我们现阶段工作必然需要大量的革命分子融入工人阶级，并由实际行动促进这一未来尽快来到。

这样，中国的工会运动（或者说革命工会）就直接变成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运动，并且也直接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建党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序幕与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时候。

而对于这个过程来说，我们怠工组织只能算作它的早期开头（也不是唯一的那种开头方式），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它的发展和完成还需要我国千百万革命力量和更广大工人阶级来完成它。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关于融工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实现这个伟大目的和推动我们现阶段怠工组织的工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 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远 航 一 号

过去几年，红色中国网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什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基本矛盾，为什么随着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为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到来并且是可以胜利的，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在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采取的主要斗争策略。最近，很多新网友参加了红色中国网的讨论，他们对红色中国网的一些基本观点还不尽了解，也不一定有时间去逐一回顾红色中国网以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打算将红色中国网在以往讨论中表达过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概括总结，并结合一些最新的统计数据，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一下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发生并且可以胜利的问题。

红色中国网认为，自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还是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都还没有发生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要发现并认识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并且可以胜利的原因，就不能仅仅从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中寻找这些原因，更不能仅仅从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而是必须要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中寻找。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通过长期持久的斗争要求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并给资本主义积累带来越来越难以克服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必然无法从世界范围攫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以达到在国内实现某种形式的阶级妥协的目的。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结合起来，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在未来必将激化，并且必将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从而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必将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并打开通往社会主义和阶级解放的前进道路。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根本矛盾。

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根本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长期残酷剥削，广大劳动群众已经自发地开展了广泛的“躺平”斗争，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已经蔚然成风。随着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后半期将大幅度减少已经成为定局。到了本世纪后半期，人口的快速下降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相结合，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将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困境。

长期的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将趋近于零，从而导致私人投资崩溃、资本主义积累陷入完全停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国家的债务与国民收入之比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趋于无穷大，从而导致资产阶级国家财政的破产。这样，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资产阶级国家都将陷入无法克服的危机。

这里必须强调，这里所说的危机，不是指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不是那种通过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有所调整就可以克服的危机，更不是许多宗派主义“左派”天天挂在嘴边、天天喊着“狼来了”、用来给自己打

气和鼓虚劲儿的子虚乌有的“危机”，而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危机。

当这样的危机来临的时候，或者，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瓦解，将出现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将首先夺取一批地方政权，建立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再进一步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或者，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别，为了保全自身在眼前的直接物质利益，将被迫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做出重大的让步，实行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在后一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将继续领导有广大劳动群众和进步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大众联盟，在正确的政治策略的指引下，通过坚定有力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在改良中接受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广泛要求，使其带有革命的内容，从而以相对和平的方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以后，但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消亡以前，在一个时期内，还将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有物质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将在一个时期内继续在实际掌握着管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要权力。这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须吸取上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一方面用政治上的形式民主（这种形式民主的实质还不是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可以是无产阶级监督下的民主）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和特权，另一方面督促掌权的官僚集团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成果用于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从而让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广泛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直至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并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奠定一切必要的物质基础。

## 资本主义与中国人口

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就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有关的各种数量关系。所以，在下面的内容中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和推导。

人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物质基础。从统计上来说，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资本主义经济国民收入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等于人口与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之积；所以，经济增长率大致等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和。如果我们重点关注劳动年龄人口，也可以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与按照劳动年龄人口计算的每人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和。

如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自发地开展了广泛的躺平斗争，从而导致生育率显著下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6.1 下降到 2017 年的 1.8，再下降到 2023 年的 1.0。

联合国人口司于 2024 年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设想了几种未来的人口情景，包括高生育率情景、中生育率情景、低生育率情景和不变生育率情景。高生育率情景设想，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于 2030 年恢复到 1.46，于 2050 年达到 1.68，于 2100 年达到 1.85。无论从中国近年来生育率变化的趋势来看，还是从其他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高生育率情景所设想的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变化都是极其不现实的，也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在中生育率情景、低生育率情景和不变生育率情景下中国人口在未来变化的情况。

在中生育率情景下，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于 2030 年提高到 1.06，于 2050 年达到 1.18（大致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于 2100 年

再提高到 1.35。中国的总人口将从现在的 14.2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12.6 亿，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6.3 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 岁至 64 岁人口）将从现在的 9.8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7.5 亿，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2.9 亿。从 2050 年至 2100 年，中国总人口将年平均减少 1.4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平均减少 1.8 %。

在低生育率情景下，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于 2030 年下降到 0.66，于 2050 年恢复到 0.68（大致相当于现在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于 2100 年进一步恢复到 0.85。中国的总人口将从现在的 14.2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11.7 亿，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4.1 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 岁至 64 岁人口）将从现在的 9.8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7.1 亿，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1.3 亿。从 2050 年至 2100 年，中国总人口将年平均减少 2.1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平均减少 3.3 %。

在不变生育率情景下，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始终保持在 1.0。中国的总人口将从现在的 14.2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12.3 亿，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5.3 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 岁至 64 岁人口）将从现在的 9.8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7.4 亿，再减少到 2100 年的 2.2 亿。从 2050 年至 2100 年，中国总人口将年平均减少 1.7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平均减少 2.4 %。

总之，只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够坚持长期“躺平”斗争，力争一生只要一个孩子（少部分人则可以选择不生），坚决批判、抵制一些落后省份和落后农村地区的多生行为，就有望在本世纪的后半期，将中国总人口的年平均下降率提高到接近2%、将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平均下降率提高到超过 2 %。



## 资本主义和中国经济

图一介绍了自 1961 年以来东亚三个主要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历年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实际 GDP 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每年的劳动时间大致保持不变，则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变动方向和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基本一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取十年移动平均值以消除短期波动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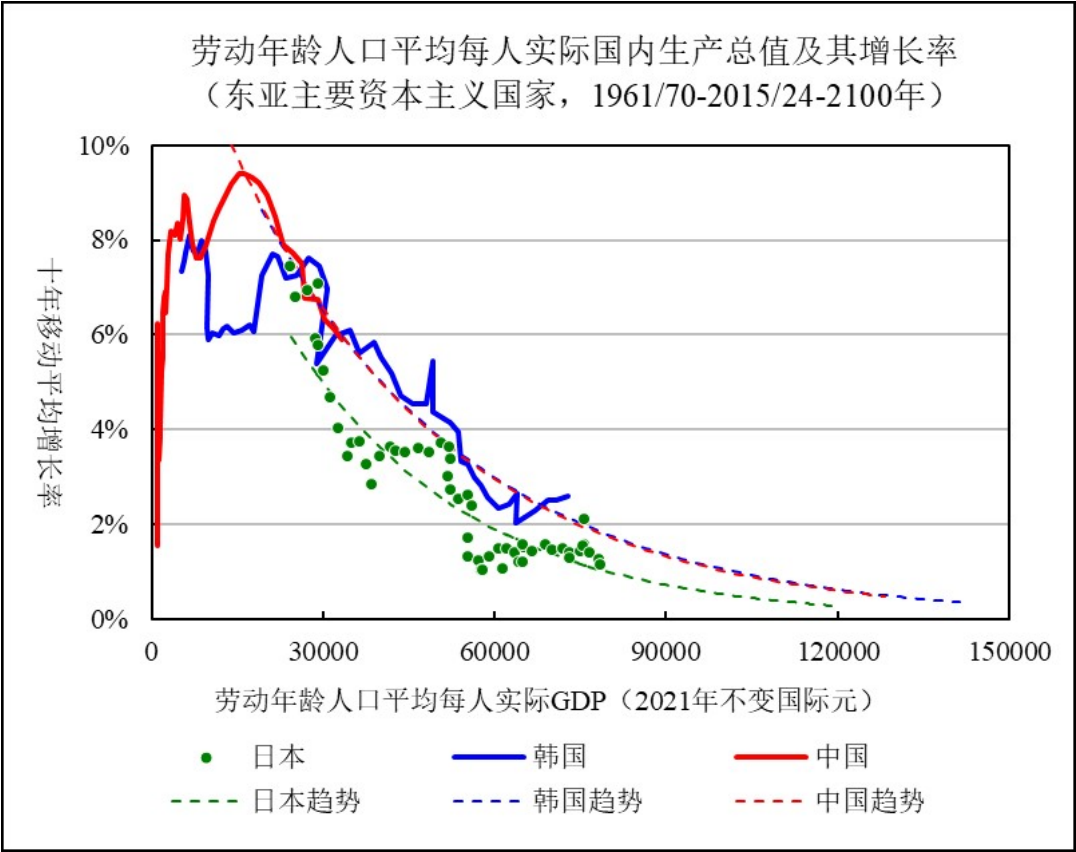
在图一中，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按照 2021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一单位 2021 年不变国际元与 2021 年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的一单位美元有同等购买力）。从图一中可以看出来，当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达到并超过大约 20000 国际元以后，日本、韩国、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都越过高峰并在此后趋于下降。

1961~1970 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7.4 %；2015~2024 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 1.1 %。按照 1970~2024 年期间的历史趋势，预计至 2051~2100 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 0.4%。

1981~1990 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8.6 %；2015~2024 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 2.6 %。按照 1990~2024 年期间的历史趋势，预计至 2051~2100 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 0.6%。

1981~199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9.2 %；2015~2024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

长率下降到 5.9 %。按照 2010~2024 年期间的历史趋势，预计至 2051~210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 0.9%。在图一中，中国增长率的历史趋势与韩国增长率的历史趋势几乎完全一致。



图一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东亚主要国家，1961~2100年）

在联合国人口司所预测的中生育率、低生育率和不变更生育率情景下，到本世纪后半期（2051~2100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分别以年平均 1.8 %、3.3 %和 2.4 %的速度下降；而按照 2010~2024 年期间的历史趋势，到本世纪后半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将仅有 0.9 %。所以，无论是在中生育率、低生育率还是在不变生育率的情景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都将陷入长期负增长。

## 资本主义与“技术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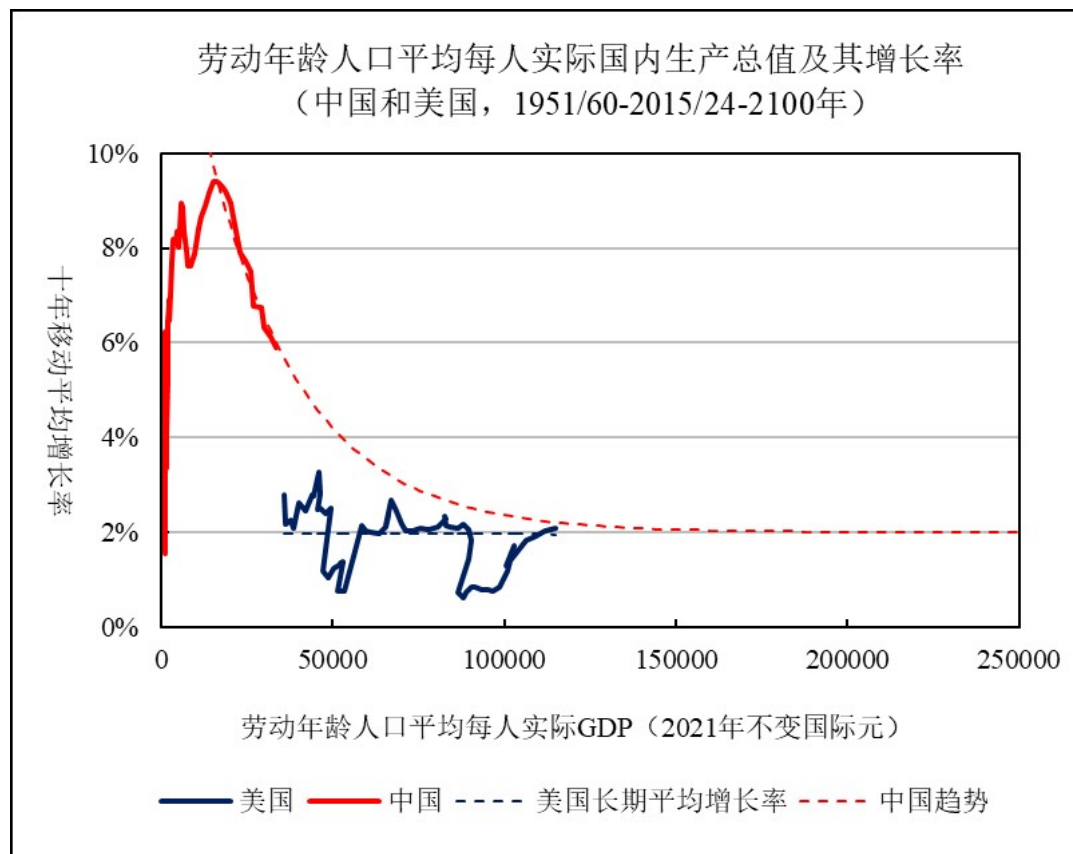
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隐含假设日本、韩国、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人平均实际 GDP 的增长率在长期将趋近于零。然而，在未来，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在长期仍然有可能不断增长。

美国是在技术上领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反映国际资本主义技术前沿的发展情况。在这一节中，我们假设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人平均实际 GDP 的增长率在长期将趋近于美国的增长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假设可能过于乐观。比如，尽管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每人平均实际 GDP 仍然落后于美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 69 %），但近年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每人平均实际 GDP 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美国的增长率以下。

图二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历年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图二中，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按照 2021 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取十年移动平均值以消除短期波动的影响；其中，中国的历史数据包括 1961～2024 年期间的数据，美国的历史数据包括 1951～2024 年期间的数据。

在 1951～2024 年期间，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在 74 年中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是 2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 1973 年，得益于以石油、电力、钢铁、汽车、喷气式飞机、无线广播和电视等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在 2 %～3 % 的较快水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膨胀”危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下降到 1 % 左右。

1985 年以后，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再次加速。从 1985 年至 2006 年，在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中，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2 % 以上。此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新的增长低谷。从 2008~2009 年的“大衰退”至 2020 年新冠危机爆发时为止，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连续多年在 1 % 左右徘徊。



图二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中国和美国，1951~2100年）

从 2021 年开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新的增长加速迹象。2015~2024 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达到 2.1 %。美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加速是否标志着以所谓“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又一次技

术革命的开始，还有待观察。即使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进入新的一次技术革命，以往历次技术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革命对于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基本不会改变长期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加速也是暂时的，一般会持续二十年左右，然后就会被停滞和危机时期所代替。

假设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的增长率在未来逐步趋近于美国的长期平均增长率，那么，到本世纪后半期，预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实际 GDP 将年平均增长 2.1 %。由于在中生育率、低生育率 and 不变生育率情景下，预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届时将分别以年平均 1.8 %、3.3 %和 2.4 %的速度下降，据此可以推算出：到本世纪后半期，在低生育率情景下，中国经济将以年平均 1.2 %的速度下降；在不变生育率情景下，中国经济将以年平均 0.3 %的速度萎缩；只有在中生育率的情景下，中国经济才能以年平均 0.3 %的微小速度维持“正增长”，实际上处于接近零增长的状态。

以上分析表明，只要中国劳动人民坚持长期“躺平”斗争、中国人口生育率低迷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按照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到了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很难逃脱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困境。

## 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平衡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要正常运行，必须经常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总供给就是一个时期内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居民和政府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之和（所谓“增加值”，即总产值扣除各种“中间投入”成本之后的余额）。在统计上，所有企业、居民和政府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之和也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内总收入；国内总收入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私人部门收入（包括居民部门收入和私人企业收入）、国有企业收入、政府部门收入和固定资本折旧。

总需求也就是国内总支出加上净出口，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国内总投资和净出口。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平衡要求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就会引起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危机。如果将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要求用公式表达出来，就是：

$$\begin{aligned} \text{I: 私人部门收入} + \text{国有企业收入} + \text{政府部门收入} + \text{固定资本折旧} \\ = \text{居民消费} + \text{政府消费} + \text{国内总投资} + \text{净出口} \end{aligned}$$

虽然对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贸易顺差在有时可能对宏观经济平衡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如果从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看（比如从五十年、一百年以上的时期来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贸易顺差。英国在十九世纪常常拥有贸易顺差，现在则经常发生贸易逆差；美国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现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也不会永远保持世界上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之一的地位。为了简便起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净出口为零。于是就有：

$$\begin{aligned} \text{II: 私人部门收入} + \text{国有企业收入} + \text{政府部门收入} + \text{固定资本折旧} \\ = \text{居民消费} + \text{政府消费} + \text{国内总投资} \end{aligned}$$

由于私人部门收入与居民消费之差是私人部门净储蓄，政府部门收入与政府消费之差是政府部门净储蓄，国内总投资减去固定资本折旧以后是国内净投资，经调整以后可以得到：

$$\begin{aligned} \text{III: 私人部门净储蓄} + \text{政府部门净储蓄} + \text{国有企业收入} \\ = \text{国内净投资} \end{aligned}$$

国内净投资又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净投资与国有部门净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净投资和政府部门净投资）。再将政府部门净储蓄、国有企业收入挪到等式右边：

$$\begin{aligned} \text{IV: 私人部门净储蓄} \\ = \text{私人部门净投资} - \text{政府部门净储蓄} \\ + (\text{国有部门净投资} - \text{国有企业收入}) \end{aligned}$$

负的政府部门净储蓄也就是政府部门负储蓄（也就是因政府消费大于政府部门收入而发生的赤字开支）。国有部门净投资与国有企业收入之差也就是国有部门用借债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的净投资，可以称为国有部门借债净投资。于是就有：

$$\begin{aligned} \text{V: 私人部门净储蓄} \\ = \text{私人部门净投资} + \text{政府部门负储蓄} + \text{国有部门借债净投资} \end{aligned}$$

这样，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私人部门净投资、政府部门负储蓄、国有部门借债净投资之和必须足够大，以保证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中产生的私人部门净储蓄能够全部被“吸收”。



## 利润率下降与积累危机

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的净投资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又大致保持平衡，那么，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就必须主要依靠私人部门的净投资来“吸收”。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润，资本家投资的动力和“积极性”取决于资本家在投资以后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或投资回报率。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由下面的公式决定：

$$\begin{aligned}\text{VI: 平均利润率} \\ &= \text{利润总额} / \text{资本存量} \\ &= (\text{利润总额} / \text{GDP}) / (\text{资本存量} / \text{GDP})\end{aligned}$$

在上面的公式中，利润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又叫做“利润份额”，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又叫做“资本产出比”。所以，平均利润率的公式又可以写为：

$$\begin{aligned}\text{VII: 平均利润率} \\ &= \text{利润份额} / \text{资本产出比}\end{aligned}$$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零增长或负增长，那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保持不变或变得越来越小。这时，如果资本家仍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积累，不断进行新的投资，资本存量就会越来越大。这样，从长期来看，资本产出比就会趋向于无穷大。而利润份额是一个有限的数值。即使在像中国这样对广大劳动群众实行残酷剥削的国家，整个经



济中的利润份额也就是 30 % 左右；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在 20 % 左右。

所以，在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条件下，随着资本产出比变得越来越大，平均利润率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直至趋近于零。如果平均利润率下降到接近零，那么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私人资本家就会完全丧失投资动力。

私人资本家赚取的利润并非仅能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资本家可以将利润用于个人的挥霍浪费，可以将其用于借贷以赚取利息，还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国外以谋取更高的回报率。资本家从事生产性投资还要付出经营管理劳动并承担“血本无归”的风险。所以，在实践中，即使平均利润率还没有接近零，但只要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私人投资就可能完全崩溃。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来看，只要平均利润率下降到 10 % 以下，私人部门的净投资就有完全崩溃（下降到零或零以下）的危险。

一旦私人投资崩溃，那么，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经济稳定，就只有靠政府部门负储蓄或者国有部门净投资才能吸收私人部门净储蓄了。

## 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

在私人资本家投资崩溃以后，如果资产阶级国家完全靠政府部门负储蓄（比如，在政府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大规模增加政府消费，或者在保持政府消费不变的同时给资本家大规模减税）来吸收私人部门净储蓄，那么，在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条件下，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迅速增长，并很快达到无法承受的水平。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为例，全部私人部门净储蓄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即使扣除其中属于劳动者储蓄的部分，私人资本家个人和企业的净储蓄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 以上。如果经济处于零增长的状态，初始政

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 100 %，政府负储蓄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那么，只要十年时间，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就会达到 200%，经过二十年时间，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就会达到 300 %。参考美国近年来的国债收益率，按照 4 %的年利率计算，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 300 %意味着政府部门每年支付的利息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而 2024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全部税收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

所以，在经济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私人投资崩溃以后，如果资产阶级国家妄图通过给资本家大幅度减税或者一边减税、一边大幅度增加政府消费的办法来渡过危机，资产阶级国家将很快濒临财政破产。此时，倘若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冥顽不化，妄图将财政危机转嫁给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将导致经济和社会全面崩溃，并引起革命形势。

在那样的形势下，不能排除，资产阶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官僚集团会发生政治上的分裂；其中一部分，可能不想为已经走进绝境的资本主义制度殉葬，他们为了挽救其眼前的直接物质利益，可能愿意实行某些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有利的社会改良，并为此不惜牺牲其本阶级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既然不能靠政府部门负储蓄来吸收私人部门的净储蓄，那么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国有部门净投资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稳定。

仍然假设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每年国有部门通过借债融资来进行的净投资就需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这样，每年国有部门的债务会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0%，但是同时国有部门的资产也会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其净债务并不会增加。

另一方面，国有部门投资的回报率通常会高于其融资成本。假如国有企业通过向国有银行贷款或者向国有银行出售债券来融资，而国有银行吸

收居民的储蓄存款，存款利率为 2 %（大致相当于目前居民储蓄长期定期存款的利率），那么，对于整个国有经济部门来说，每年的融资成本就是融资额（借贷额）的 2 %。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 5 % 以上（目前中央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约为 6 % ~ 7 %、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接近 10 %）。这样，国有部门将有充足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还本付息，不必担心债务无法承受的问题。

假设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爆发时全社会的总资产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三分之二是私人资产，三分之一是国有资产。此时，私人投资崩溃，资产阶级国家被迫通过增加国有部门净投资来吸收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假设经济保持零增长，每年的国有部门净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此外，原来的国有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倍）每年可以产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5 % 的净利润；假设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斗争和要求下，资产阶级国家用这笔净利润来购买私人资本家企业的股份，以赎买的方式实行国有化改造。那么，在二十年以后，国有资产就将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私人资产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倍，国有资产占全社会总资产的五分之四，整个国民经济就可以基本完成由私人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

## 向社会主义过渡

假如中国可以在本世纪后半期完成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不再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充当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出口基地，再加上世界上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亚、非、拉、俄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剥削的斗争不断高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将土崩瓦解。所有这些，都将为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基本斗争策略应当是，一方面继续坚持长期“躺平”斗争，另一方面要求参加基层的经济与政治管理，争取首先建立普遍的基层民主制度。

在经过持续几十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长期、大幅度下降以后，再加上城市化基本完成，仍然可供资产阶级和官僚任意驱使的剩余劳动力或产业后备军将基本枯竭。随着产业后备军的枯竭，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力量将成倍增长。到那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不仅可以公开结成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由于“法不责众”，资产阶级国家对于普遍出现的劳动群众组织将无力镇压），而且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实际控制自己所参加的劳动过程（也就是控制具体的工作节奏、劳动强度以及劳动产品的质量）。这是因为，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官僚还是剩余的私人资本家都不敢随便解雇工人，而是不得不有求于工人，只有得到了无产阶级的合作，他们才能维持基本的劳动纪律。

有些人可能担心，资本家可以靠全面推行自动化的办法来缓解劳动力短缺、打击工人阶级。实际上，从长远来看，这种担忧也是属于“杞人之忧”。对于资本家来说，推行自动化是需要投资成本的。在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哪怕是为了自动化，资本家也未必有投资的动机。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劳动生产率长期平均的增长率很难超过每年2%。所以，只要广大劳动群众通过长期“躺平”斗争，坚持一辈子只生一个或者不生，就可以确保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超过2%，从而完全抵消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使得资本家与官僚永远无法摆脱劳动力短缺的困扰。

随着广大劳动群众斗争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就可以进一步要求参加基层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以此来换取劳动纪律的加强和劳动质量的改善。比如，国有企业工人可以普遍要求恢复并加强在历史社会主义时期曾经实行过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由职工代表大会参加国有企业

的管理。再进一步，可以要求国有企业普遍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来代替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委员会可以参考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以“三三制”的方式组成。比如，三分之一的委员来自职工代表，三分之一的委员来自投资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另外三分之一的委员可以考虑由所在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委派（以反映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在劳动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以及基层经济民主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争取建立基层的政治民主制度，首先要求在县、区、乡、镇等基层实行自由、无拘束的选举，产生能够真正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产生对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基层政府。到那时，复辟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已经堵死了。因为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就是恢复了资本主义企业，资本家也不愿意投资，资本主义经济也无法运行。如果上层官僚集团不对劳动群众做让步，在劳动群众掌握着基层实际经济权力的条件下，广大劳动群众可以随时动员起来，让整个经济瘫痪，或者采取更加激烈的斗争方式。那样的话，仍然在形式上掌权的上层官僚集团难免有玉石俱焚之忧。

在基层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以后，随着上层官僚逐步退休、老死，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已经有了基层民主经验的广大劳动群众，就可以进一步在市一级、省一级建立能够反映劳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相应的民主政府，直至在全国范围建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监督下的民主制度。

随着无产阶级监督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基本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 向共产主义过渡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表明，在社会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只要还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仍将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官僚集团，也就是实际上掌握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权力的一个特殊的少数人集团。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步胜利（即无产阶级监督下的民主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尽快地大幅度缩短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使得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加社会的管理活动和其他的创造性活动。

在理想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监督下的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应该立即将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全部成果都用于缩短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不过，未来的社会很有可能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在不断减少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假如未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全社会平均的（按照劳动小时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 2 %，而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按照每年 2 % 的速度在减少；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人每年的劳动小时数保持不变，那么，全社会的物质生产总量刚好可以保持不变。如果此时社会主义的计划委员会决定要将所有劳动人口每人每年的劳动时间减少 2 %，就意味着全社会的物质生产总量也必须每年减少 2 %。这样的减少速度，可能会给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带来比较大的混乱。

比较稳妥的做法，也许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先将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大约一半用于缩短劳动人口每人每年的劳动时间，另外一半则用于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影响。也就是，仍然假设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 2 %，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半用于缩短劳动时间，从而将所有劳动人口每人每年的劳动时间减少 1 %；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另外一半用

于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部分影响，经过抵消后，全社会的物质生产总量每年减少 1 % 而不是 2 %。每年由计划委员会经过民主讨论，从全社会物质生产总量中挑选出相当于全部经济产值 1 % 的一些部门和企业（比如一些因为人口减少不再需要的消费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对其实行有计划的停产、减产，将富余出来的劳动人员转移到其他行业，以补充其他行业因为人员退休而空出来的工作岗位。

这样，经过大约七十年，就可以将所有劳动者的年平均劳动时间缩短一半。假如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初期，每名劳动者每年要劳动 2000 小时（相当于每年工作 50 周、每周 40 小时），那么在经过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每名劳动者每年只需要劳动 1000 小时。

随着劳动时间的大幅度缩短。以及社会负责承担抚养少年儿童的绝大部分成本，人口的生育率可望逐步恢复。假设劳动者对社会承担的参加物质生产劳动义务的最高年龄是 64 岁，那么，七十年的时间就足够对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完成更替，新的更高的生育率将足以保证劳动年龄人口的稳定，甚至使其恢复增长。这时，社会就可以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全部成果用于进一步缩短所有劳动者每年的劳动时间了。

假设从这时起，所有劳动者每人每年的劳动时间每年减少 2 %，那么，再过三十多年，就可以将全体劳动者每人每年的劳动时间再缩短一半。每名劳动者每年只需要用 500 小时参加社会规定的物质生产劳动，大约相当于每周劳动 10 小时，与现在大学教授每周必须进行的备课、授课、办公时间大致相仿。到那时，就可以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已经基本消亡，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大致均等的机会参加各种管理活动、创造性活动并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

随着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稳定在一定的规模，全社会的物质生产总量也可以稳定下来。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费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以后，消费品的品种以及各种消费品消费的总量



将保持长期基本稳定，为了生产这些消费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相关技术指标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只需要每年根据最新的技术进步成果稍做调整。此外，社会还可以根据群众要求、经过民主讨论后每年试验并生产少量的便利群众生活的新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的国民经济计划将变得相当容易，各个部门、各个生产单位需要完成的生产任务以及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可以由计划部门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准确计算出来并下达相应的指令。如果有些产品略有过剩，则可以将过剩的产品纳入社会库存，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情况。如果有些产品有所不足，可以由计划部门调用库存以弥补不足；确有必要时，还可以动员有关部门的劳动者稍稍增加劳动时间，以满足社会需要。

这样，社会不再需要依靠私人商品生产者的牟利动机和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对各种社会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可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可以实行按劳分配与公民基本收入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首先由社会负担所有少年儿童（从零岁至二十岁）的抚养成本，然后再实行所有成年公民都有资格获得的均等的基本收入制度。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劳动者主观努力以及个人技能之间的联系将逐步减少，用按劳分配制度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性也就会逐步减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以逐步增加基本收入在所有社会成员获得的可用于物质消费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直至最终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伟大理想。



# 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节选）<sup>1</sup>

## 赤 色 风 暴

这篇文章是 2009 年的一位托派人士为《风暴十年》写的导言。时至今日，我们节选的这一段话仍然对现实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有一些人（特别是左青及部分惯于“我指挥你”的毛派）忌讳甚至敌视共产主义者肯定地引用“资产阶级反动书籍”中一些揭露无产阶级政权黑暗面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专门跳出来逐条证伪，硬是说这些批评统统是假的，仿佛官僚社会主义已是人间天堂了、不用再往前发展了，但没必要和这种人对话，因为偏执狂是无法被说服的。

虽然人们本来就生活在很“不干净”的阶级社会中，但一捧起书本来就充满了力求思想纯而又纯的幻想，甚至自己避免去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毒草”。问题出在，这种人不自觉地夸大了思想观念的力量，并且用不同于观察生活的方法去阅读思考，将生活与思考截然分开。这样的人往往是希望思想进步的青年。

真正希望思想进步的青年，应该积极地从生活和思想的矛盾中取得前进的动力，而不是躲开或懒得理矛盾。共产主义者需要在生活和学习中领悟辩证法，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例如周鲸文尖锐抨击土改，说很多农

---

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zjw1959/0a.htm>

村有产者（真正是富农、地主的人）都不该被剥夺被斗争，另一面他又自称赞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该怎么看呢？首先他自己就矛盾偏差了，赞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剥夺农村有产者，这原则不应因为斗争的“过分残酷”而减损。当然也应看到中共在许多地区的确也夸大了地主的成分，这是官僚层按政治指标一刀切搞斗争的后果；还有就是群众斗争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组织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进驻农村领导斗争；这些因素需要存疑，需要各方面更多具体事实资料的证实。其次，中共斗争的群众动员手法、具体方法和其精神特征恰恰是最值得批判分析的，这又不应因为反有产阶级斗争的正当性，而不加分析地认为皆属必要合理。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等待和耐心帮助贫雇农打破对地主富农的幻想，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应该从这个立场上去批评中共官僚为了加紧培植自己势力、不惜煽动群众的盲目和愚昧去搞斗争的行为。但周鲸文的批评却是根本不该进行阶级斗争的小资民主派立场（应该说周本来就这么认为）。结果，这个批评立场的不同就变为，共产主义者批评中共这样的做法损害农村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损害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周鲸文却是在为农村有产者喊冤，鼓吹赞美阶级社会的虚伪和谐假象。

另外很重要的是自学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质疑存疑能力；比如说周鲸文批评共产党建政只搞阶级专政和运动群众，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个简短的批评就一连混淆了好几个问题：其一，任何阶级革命胜利的初期，都更多凭借专政手段，这无可厚非；其二，阶级专政也可通过法律表现出来，这两者并不根本对立；其三，任何“法制社会”都是阶级专政的统治，这是小资民主派拒绝承认的；其四，运动群众表现了官僚集团既放手利用又打压限制群众的手法，而中共不守自定之法很大程度也说明了官僚集团的全能自大特点。是不是说应该先了解这些问题，再读这本“毒草”呢？不，那既是上述所说的不健康意味，也不现实。一个初步的共产主义

青年可能在读完这本书后，疑问反而更多，这并不可怕，相反如果这个青年具有质疑存疑和独自钻研问题的精神、兴趣、能力，这将是又一个很好的自学推动。如果说看完这本书（纸书近六百页）毫无问题困惑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感想，那倒不妙了，那似乎是“水过鸭背”、读来不痛不痒的感觉。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读了这些“反动书籍”后却赞同了书中观点、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这该怎么办？首先要明白，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决不是因为这本书具有迷惑青年的魔力，而是首先由于这个青年的某种成长和生活所决定的思想内在矛盾，得到了这本书某些因素的促进，使他走向了他目前正应该走到的思想上。至于这本书中大量各种反动思想，国际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托派）都做过相当具体详尽的解析，大可供今人参考。真心想搞清、走出自己思想内在矛盾、追求真正进步的青年大可去查找相关资料进一步自学，更有意义的是一边帮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传资料一边自学，而不是骂几下共产主义然后转身就走。

# 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与 躺平运动再思考<sup>1</sup>

青年之翼



去本文撰写于 2025 年 1 月 1 日，为笔者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因学业问题迟迟未能发表。由于时间较为久远，加之以当时笔者还未深入与各位同志交流，且水平有限，文章多有疏漏及不当之处。但为使各位了解当时笔者的心态及想法等，现将原文释出，欢迎各位交流批判。现阶段各位红中网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和理论尚处于一知半解的朦胧状态，对西马也普遍存有偏见和误解。这是需要改正。现翻出这篇笔者的旧稿，以供诸位研讨。

依照马尔库塞的观点，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早已不是当初马克思时代那般充斥着直观的、尖锐的矛盾，也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重掷着命运的骰子，当今资本主义是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尽管马尔库塞已去世近半个世纪，他指出的一些特殊矛盾基本没有改变，这体现在两点：一、这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或说对个人的奴役足够隐秘，使人难以察觉，二、资本会高效地消解“敌人”，造成“单面人”的温床，而他们造成这种奴役的手段无非两个字：贿赂。

---

① 这是修改后的文章，原稿载于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4206>。

这里所说的贿赂，一是工资等方面的实物贿赂，社会的逐步“富裕”使得一部分无产者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和资产阶级甚至可能在物质上享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断然宣扬武装斗争，工人们可能会更看重个人财产与生命的失去，而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结尾处提到的锁链。

二是制造“虚假需求”，即消费欲望的思想贿赂，精明的市场营销会刻意地制造出脱离自然的生产生活需要的、不必要的需要，并精心包装，将其打造成看似刚需的存在。依靠自己的少量所得追求，不必要的欲望已渐成趋势。一些无产者通过消费来满足消费欲望，在这个过程中被资本家奴役着。这导致了广大群众更注重“满足需要”，视劳动为一种谋生和搏取“虚假需求”的苦役，而不是人发展中的一环。

虚假需求也会导致“单面人”理论里揭示的图景。举个例子，一位妇女希望提升颜值，于是拼命加班，赚钱买护肤品。但加班也损伤了她的肌肤，为了修复，她只能加更多的班来买更多的护肤品，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榨干了自己的生理机能，只是满足了一时的“虚假需求”，而资产阶级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马尔库塞说，革命失去了主体，貌似是这样，我近期曾询问过周边一些学生对躺平斗争的看法（和我一样，都是未接受国内“思想政治”教化的理科高三学生）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会先把自己耗死，或是有些不切实际之类的消极看法，一方面，躺平斗争会在表面上掐灭一部分“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躺平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蒙苦受难的双方消耗，同时，中资及大部分资本家所鼓吹的所谓“你不干，有人会干”以及“AI会取代你”等危言耸听的唬语会加剧这种思想倾向。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大众缺乏经济学的理性认识。对于这部分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用理性的经济分析破除资产阶级在他们脑中塑造的神话。我们可能很难让大众都了

解经济学知识，但我们可以先规范躺平定义，扶正躺平名声，劝导人民减少不必要的支出经济活动，遏制资产阶级消费主义。

马尔库塞的最大弱点，就在于他忽视了“贿赂”背后的、决定它不可持续的经济因素。读者可能注意到，在上一段段首出现了“貌似”一词。马尔库塞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可谓极有洞见，但迫于时代和个人限制，一些观点实在是未能看到当今现象背后的本质，马尔库塞将共产主义仍未发生归结为工人被“收买”，并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失业者等体制的边缘人群。这和葛兰西一样，滑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且事实上，马尔库塞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巨额财富与 GDP 数据已高度依赖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二者的发展又离不开亚非拉外围国家的原料供应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半外围国家的低端产品产业链。一旦外国国家爆发民族民主革命，或是半外围国家产生利润率危机，致使其产品出口受阻，那么西方国家的经济将受到严重威胁，进而有机会创造革命形势，例如，疫情期间中国经济的萎靡曾引发西方媒体恐慌，可以说，西方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上，对中国等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存在“征服”其他国家以贿赂本国工人这条路，更实际地，他们走的是一种资源让步并辅以宣传“佐证”的路线，尽管这种无异于哄骗的对策无法长久，可以看出，马尔库塞仅从意识形态及现象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情况。

但不可否定的是，他所提出的“单向度的人”理论对我们的躺平方案的宣传而言极具价值。

# 论左派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sup>1</sup>

## 《共产主义者》

中国的左派队伍，并不是漆黑一团，都像布站这样一气“乱棍打死”，见人就骂，逮人就咬的。现实必然会产生出一批批敢于直面错误、团结一致的先进分子，这篇文章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整个中国的左派内部是常常要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仅左派要讲，连中修也还在讲，但是中修和一些左派组织群众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已经和历史上的批评以及我们最初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变成了形式主义而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间的革命内核，而又有一些组织、群众，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批评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不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而是要么不愿意接受批评、回避矛盾，要么不负责任的进行派别斗争、打击异己，失去了通过真诚的交流和反思来促进团结和进步的意义。本文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重新阐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革命者间应当的作用和做法，重申同志之间批评的目的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并对各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导致的错误倾向进行批判。

---

<sup>①</sup> <https://bolshhevikleninists.com/2025/05/23/论左派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转载已授权。

## 什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什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不是整人，不是攻击同志的武器，而是帮助行为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同志认识到错误并改正，是个人、组织和革命工作进步的方法，是去追求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和能够推动革命前进的方法的方法，批评是在随时的活动中判断一切自己和别人的观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对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和做法要坚决批评，对于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方法要坚定立场，对于自己的观点要时刻检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自己错了就要主动承认改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矛盾是符合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不是分个谁对谁错。

不要害怕批评，要害怕自己不符合实际，但是也不要害怕自己不符合实际。害怕自己不符合实际是为了让自己不要不符合实际，要经常的检查自己的观点做法是不是符合实际；不要害怕不符合实际是说有错误了就要改（不要怕犯错，要怕的是有错不改和不承认客观实际，怕的是要为此和同志闹情绪和犯主观主义），不符合实际了就看看实际的是怎么样来纠正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是人就会犯错，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尽量避免犯错，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犯错误的地方然后勇敢的承认改正。

## 怎么对待批评和被批评？

对于同志的批评来说，要乐于接受乐于观察同志的批评是什么，但是接受不是说要承认实际上批评错了的批评，而是说有批评本身这个现象很好，如果说同志批评你了，他可能是观察到你哪里有了不足了，哪里有不合实际的地方了，我们做事情和认识世界讲的是要符合实际，那就没什么



不好接受的。同志把我们的问题指出来了我们就改正以更好的进行实践；但也可能是同志在什么地方的认识不够全面或者没有认识你在说什么东西做什么事和为了什么，这个时候就要分析他对你的批评是哪方面不正确，哪方面实际上是你没有的错误，哪方面是他自己理解错误和认识不足导致的认为你有错误的批评，去分析进行批评的同志是因为在什么方面得出了不全面不正确的批评，耐心的和他讲他批评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批评的对不对，然后给他指出他是因为什么理解错了或不全面而进行的批评，也就是反过来纠错和相互批评补充各自不充分的认识了，看看双方是哪里还有不足，这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实践来说是极有益处的，即使是系统的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人也不可能说总是全面的认识到某样事物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去进行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认识的互补，其他同志可能常常看到更多方面或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方面。

如果被批评了，首先要观察的是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错误，有没有不符合实际，是不是像批评说的那样，要先去顺着批评的思路走，而不是说看到批评就觉得是有人要来反对自己，然后不给人批评不承认批评来相互攻击，这是不对的，是不利于革命实际的；如果发现自己有或没有同志批评的问题，要怎么做前面提到了，但也不只是对是否有错误和指出的错误进行思考和反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是促进双方共同进步和扩充认识的好时机，比如说就别人批评的去分析自己为什么错了，为什么没有看到实际或者没有更全面的看到问题，去分析这样的原因，这样的原因中又有主客观条件的区分，主观条件的问题发现了也能借此改正和推广；而通过批评对问题的讨论研究，我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更深入的去探究，这还可能会发现双方都没有发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来更好的促进实践的展开；如果自己其实没有错，那也可以按照上面的逻辑

对这个问题进行展开，就同志为什么会认识不全面和没有认识到你为什么实际上没有错的这方面去推动实践。

关于一样事物的矛盾上的观点批评常常不是彻底否定或单方面分对错的，这也是前面多次提及的实际上一个人在某方面认识不全面的问题，矛盾事物是复杂的多个方面且不断运动的，显然我们不一定能经常的把握一样矛盾的整体样貌，这时就会得出一些不够全面的结论，对其他同志的观点得出一些不够全面的结论，然后对其进行批评。而批评的发生也常常不是单方面的有问题，不是只是你不够全面而我没有问题，但这里只是在一般的事物矛盾上的我们批评一个人的认识如何没有全面的把握矛盾整体的，不是批评方法论的；为什么对矛盾整体总是把握不清，在实践上实际也总是犯错误的，这就可能是有方法论的根源的，而方法论批评的性质就是严肃的了。

## 团结与批评的辩证法

批评经常是双方就一个问题都没有全面的认识而互相批评互相进步的，因为人不能总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全部方面，而事物的方面还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讲团结——批评——团结了，批评不是目的，团结才是，团结是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实践，团结在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的，进而为全人类的利益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利益着想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求他讲客观实际，讲唯物辩证法，没有系统的世界观方法论可以学，但是不能否认客观实际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地位。一切按照客观实际上来，按照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来，一切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去，还愿意承认实际愿意沟通，愿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奋斗，那有什么不能团结的呢？这是团结在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站

在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而不要其他一切形式标签或者形而上学和宗派主义的判断，人家既然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要革命的，那首先要从团结批评团结出发，把人家当同志，像无政府主义的群众，他们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但是人家讲要推翻资本主义实现“自治”是不是？那他是实现“自治”的愿望大还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愿望大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给人家讲为什么不能是无政府的，因为它不符合物质运动的规律，不符合客观实际以及不能真正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嘛，那最终作为一个个人来说他是要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主义表象还是要实际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些固执的认为一旦不讲“马列毛”就不是要革命的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同志，我们也要和他们讲到底是要一个教条主义的，形式标签的“马列毛”，还是要一个能最终使革命胜利的唯物辩证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嘛。对于其他一切客观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群众，主观上愿意为无产阶级服务，愿意革命的群众和同志，我们都要首先和他们讲团结，然后才是对于他们错误的认识进行批评并要求改正，要把客观实际是什么样指给他们看然后帮助其理解改正。不能给人批判一顿后就扣个右派落后群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或者说成是其他的立场问题然后不管人家了，这不是群众路线，这是不把人当人，把自己变成某种表面意识形态评判的政治机器了，还是非辩证的不符合革命利益的。而群众也可能有做出了反动行为的群众，这里有一个程度，不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都说了要给机会改正嘛，也不能抓着改正了的群众或同志过去的错误不放，特别是本来是一个认识问题的话。

革命不是靠一言不合就彻底划清界限、不讲任何争取的态度和做法的，这不但可能割裂我们已有的革命队伍，还可能把其他尚未在“革命队伍”中的但完全可以争取的群众和力量直接拒之门外，这与我们的唯物辩证法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革命不是靠划分简单的敌友来取得胜利的，而是靠不断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帮助广大群众提高觉悟、统一思想、整合力量

的过程；是在我们的根本原则和目的的面前“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敌人搞的少少的”，进而又把我们的朋友变成我们的共产主义同志。

所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要争个对错，批评批判本身也不是党同伐异的工具，而是一起来研究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什么样才是能推动革命实践的，帮助我们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批评的过程中应该是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攻击的，即使人家有什么错误，在到不能团结的地步前我们也不能上纲上线或非理性的人身攻击。

## 批评的尺度与实际上的宗派主义

在所有的批评中，有一种批评是最为严肃、最不能随意进行的，那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世界观、方法论、乃至阶级立场的批判。因为这不是指出某个认识有错，不是“你在这里忽视了某某某的方面，你在这里犯了主观先验的错误”，不是对某次实践偏差的批评，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判断——这个人是否可以团结？这个人是否属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个人的根本立场是否已经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且不可争取？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种批评是要上升到立场问题和敌我矛盾的性质的。

一旦对这样的问题下了结论，就等于否定了一个人或者群体的整个实践方向，意味着将他从革命队伍中排除出去，否定了他根本的阶级立场和作为实践思考的根基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一种根本的政治性的结论。这种批判如果建立在不全面、不辩证、甚至完全主观判断和情绪化的基础之上，那不仅是在伤害被否定的个人，还是在破坏整个革命运动的团结，是在把自己孤立起来，是在脱离群众，是在用“革命”的名义搞大清洗、党同伐异和派别分裂。

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左派中并不罕见。这种动辄给人贴“右派”“小资”“反动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不从具体事实分析具体问题，只要观点不合自己口味，立场就被全盘否定，这不是批判，这是宗派主义式的打击报复，是小集团和个人利益本位的思想清算，是形左实右。

比如说，有些同志一听到什么思想就非得给它挂上“什么派”，立马变了脸色，然后挂着这个名字的人就全是敌人。这种“因标签或特定观点就否定一切”的做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是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不少左派群组和组织中，就有不少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人在处理内部争议时，明显是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时，不是以实事求是、团结批评为出发点，而是一上来就满口脏话和扣帽子，只要你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那你就是“右倾”“反动”“敌对分子”。而有的组织在被多位群众同志和其他组织明确指出其观点存在严重片面性甚至实质性错误之后，不是要去思考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误、是不是事实，而首先是拒绝自我反思、拒绝公开回应，反而可能继续在内部制造舆论，说“这是敌人的围剿”“群众也会被反动思想影响”。这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作为思想主导的话，更严重的往后面发展就变成了其他反对他们的都是机会主义泥潭派了，对其他组织大肆攻击大加污蔑，尽管它还自称革命但已经质变为立场问题了。

这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批评团结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和教条主义，发展下去也只会变成后者的实际上的机会主义，到那时就要更加的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来掩护他们实际上的反动了。我们提出批评不是为了打倒谁，而是为了让革命更好。对批评意见的压制、对错误的掩盖，只会加深革命队伍内的不信任并凭空创造矛盾，把一切对话空间彻底压缩成互相谩骂、和无底线的扣帽分裂。

在面对一些实际上在分析方法就完全错误的错误的观点时，当有人提出异议并把客观实际是什么样摆在面前时还有人要出来“和稀泥”——他

们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嘛，这个分歧没那么重要，只是次要矛盾没必要一下子搞清楚谁是对的。”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而恰恰是这种对原则问题“和稀泥”或认识不到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是原则问题的态度，才使得错误被反复遮掩，才让路线斗争变成了“个人恩怨”式的口水战。如果连客观实际都摆在了面前还不愿意分个对错，如果连对群众负责的根本立场都不能坚持，那我们是在革命吗？还是在保全自己没有错的面子？

宗派主义和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同根同源的，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革命中的不同表现，都是不尊重客观实际，不以革命利益为第一位的表现，放任组织在理论和原则上的错误只会使得革命利益被进一步的损害。

## 为了革命胜利的团结与批评

必须明确，对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阶级立场进行批判，只有在我们真正了解其思想来源、发展过程、实践表现、以及与实际运动的相互关系之后，才能慎重作出。否则，不是批评，而是打击；不是革命斗争，而是对异见者的清洗；不是团结同志，而是制造敌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旗帜鲜明反对错误路线观点，也要实事求是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不能把理论批评当成口号战，更不能把路线斗争搞成自我标签化、盲目划界的宗派狂欢。只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放在为了革命的实际利益上，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进行批评，我们才不会像调和主义者那样掩盖矛盾或是像宗派主义者那样自我孤立分裂革命队伍。

真正的革命者，应该相信群众的判断力，用事实和理论说服群众；而不是一听到批评就打标签、一看到异议就扣帽子。只有那些不愿意自我改

造、不能接受批评、不是真的为革命实际着想的人，才会害怕别人揭露其错误。对于那些在群众中有思想分歧的组织，我们也不能用“和稀泥”的态度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因为不是所有主张都对革命有利，所有的观点都是可以相互调和的，也不是所有错误观点都可以妥协。我们的批评必须明确目的——不是为了争一时之胜、树立某个圈子的正统地位或因个人恩怨对其他同志进行打击，而是为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一种政治上的耐心——即便面对的是普遍的错误也要有信心通过实践、教育、斗争和团结，把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地团结到革命事业中来。不是靠派别划分，而是靠实践和真理赢得群众和其他同志的支持。



# 二十几岁的“超天才”们 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王 其 子

大家不要多疑，尽管该短文的标题涉及了左派内部两个重量级老梗，但笔者并不会去谈论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笔者今天所指的二十几岁的“超天才”，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正是想毫不留情面地批判批判某些“左派”。

这些“左派”说他们是性压抑的网左是全完不错的，不仅是生理层面的性压抑，其在政治上也是性压抑。为什么会有生理层面的性压抑呢？一般地小伙子到了青春期自然会对看到的漂亮姑娘产生好感，心里想跟她们接触并发展关系，粗糙地说就是季羨林日记里面的“多日几个女人”。加之，因为资本主义中国的超长劳动时间，过度开放的“性市场”和就业市场非正式化带来的性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相当一部分年轻小伙子欲火中烧，而无互诉衷肠，只得“指头告了消乏”。

其实呀，无论是“指头告了消乏”，抑或者是培养一些其它的兴趣爱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由此释放压制已久的多巴胺，只要无损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去沉迷黄赌毒，就不应该为他人所嘲笑甚至厌弃。

但是！我们的某些“左派”却不这样他们看着朴实而纯良的人民群众，不经感叹道“竖子不足与谋！”他们年纪轻轻不愿与凡夫俗子同流合污，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听了些消息，好像是说“中国是资本主义”，“资本主



义要完蛋”，“人民要站起来革命”，这便使得他们起来精神。“完蛋”？“革命”！其实他们也闹不清楚中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不明白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完蛋的，更不懂得人民是怎么样站起来革命的，却莫名其妙地对“完蛋”，“革命”二词有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完蛋”和“革命”就是“乱世”，“乱世”则必“出英雄”！

于是乎，这群人又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了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有模有样地读了起来，大概是因为上世纪的那些革命家成了事，当了“英雄”，所以读它。至于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精髓是什么则不求甚解。

又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这群人终归是读了些书，或曰《毛选》，或曰《资本论》，其中最出名的，也是在他们这些群体最受欢迎的便是一本名为《怎么办？》的经书。这群人对《怎么办？》是非常满意的，尽管《怎么办？》有几万字的篇幅，但他们似乎还是能抓住些重点的。何为重点？“领导”，“灌输”就是重点！

不看不得了，一看了不得！本身这群年轻人就已经看过了若干本经书，更有甚者达到上千本，而《怎么办？》又说道什么“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那就对头了！这不正是给他们量身打造的著作吗？这群人看着身边那些麻木不仁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家伙，而自己年级轻轻二十多岁，就懂得这么多“真理”，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天才”。他们结合经书中的“领导”，“灌输”和以前带领他们入门的“乱世出英雄”，也不经慷慨了起来，要当“领袖”，甚至“国家主席”也是可以坐上一坐的。这群人正是网左，二十几岁的“超天才”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网左们看不上普通群众打发性压抑的手段，不甘堕落成群众的模样，才千辛万苦寻到了这“革命的伟大事业”。网左们很高兴，等他们革命成功了，莫说“多日几个女人”，就是“多日几十个，几百个女人”也是可以的。

既然网左们有如此雄心壮志，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跟他们在生理层面上的性压抑一样，网左们实在也是不挣钱，他们同时又是政治上的性压抑。

生理上的性压抑网左渴望“爱情”，见了女人就想着发生性关系。政治上的性压抑网左渴望“革命”，见了群众就像着领导他。

生理上的性压抑网左不懂得如何跟女人打交道，只会匆匆几句尬聊结束，或者扯一些跟发展关系毫无关联的片汤话。政治上性压抑的网左不懂得如何跟群众打交道，也只会匆匆几句尬聊结束，或者扯一些跟领导群众无关联的片汤话。

也许，网左们会站起来不服气驳斥道“前几天，我还跟某某工人聊天呢”！是呀，网左们真是“了不起”。当工人们把他当做一个可以闲聊的小屁孩的时候，随便说过几句平常话，就高潮了起来。就像他们暗恋的异性突然跟他们说几句话的时候，他们连儿女的名字都想好了那样。

网左先生们！工人群众理你了吗？女性把你加入考察范围了吗？你们就开始自我感动，以为随随便便再干点什么事情，革命就会成功，爱情就会扑入怀中。实际上，只是工人空闲时说过几句话，女性碰巧有事找你们。工人并没有接受你的灌输，女性也没有对你产生好感。

当然，网左先生们会反驳道：“键政人，实践了吗？”网左先生们又鼓起来勇气，毕竟他们看来虽然没有成功，但也迈出了第一步。靠着群众和女人们的施舍，假以时日领导地位会有的，女人也会有的，想起这些网左们就不经自豪了起来。

殊不知对面的人既不是键政人，也不是网右，而是普普通通的群众。这些群众脚踏实地从一点点坐起，虽说不一定读了“一千本书”，但总归来说是懂些马列的。对面的人，因为出身群众已经习以为常了网左们所骄傲的东西，群众的情况他们了解也有群众想象他们，跟身边的异性也能脸不红心不燥的说话。

对于这些网左们是打死都不敢承认的，只敢破了防地痛骂“呸，狗屁！小资产阶级！”。

哎，真是了不起的超天才们，不仅开人家左籍，也开人家群众籍。

生理层面性压抑的网左有时候还是知道害臊的，他们死缠烂打过，女人厌恶他。为了维护自己那所谓的体面，也不知道哪里鼓起来勇气开始“道歉”，“悔过”，开始为自己树立名节牌坊。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又开始压抑不住性需求又按照老办法去死缠烂打另一个女人。

政治层面性压抑的网左有时候还是知道害臊的，他们破口大骂过，群众厌恶他。为了维护自己那所谓的体面，又开始“求同存异”，又开始好心劝别人“读书”。他们自我感动，“自己也只是好心办了坏事”。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又开始压抑不住当国家主席的熊心，又按照老办法在另一堆人中表演行为艺术。

当然，这样的网左实在是丢人。有些干脆就不去做这些蠢事，另辟蹊径成为别人主席。他们是怎么做的？原来是，跟着网络大潮，发几个视频，盗几张图片去欺骗群众。真是不要脸呀！

这就是生理，政治双层性压抑的网左们。名高实则糟糠的一群东西，既当又立。

# 论“民族团结”<sup>1</sup>

井冈山卫士

历史上，“民族团结”是个非常罕见的奢侈品。

中国以往是多民族帝国，中原出身的中央政府通常情况下没有特别明确的歧视政策。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这并不是说明夷狄很快就“汉化”了，而是中央帝国可以提供各民族都说得过去的生存空间，而且通常情况下赋税和徭役都不是很重。一旦中央帝国衰落，这个局面无法维持之后，各个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军阀兴起，他们的有效剩余榨取能力就比中央帝国高了。

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华民族有一个先是缩小，后来又扩大的过程。国民党最初的反满革命，把中华民族限定在汉族范围内，这在国民党还是革命党的时候还不是问题。但是无论是谁掌握了形式上的中央政权，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它是汉人代表还是天下共主的问题。国民党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就是一方面通过承认北方少数民族的对等地位从而保有领土权利，另一方面试图把南方少数民族全部融化进汉族的两手策略。

现代中华民族的诞生首先是抗战，然后再是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各族人民（这也是“中华民族”这一词汇诞生

---

① 标题是编者加的。来源于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4495> ——编者注

前的名号)有着共同的敌人,并且实现了共同的目标。这是中国历史上过去未曾有过的。帝国时期的“民族团结”是消极的,以“不闹事”为最高目标的“团结”。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团结,则是积极的,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团结。

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个共同目标也不存在了。民族团结的模式,又退回到了帝国时期的“消极团结”。与帝国时期不同的是,此时中国资产阶级需要动员各族人民玩命为其创造剩余价值。与之相对,资产阶级也要提供相当的收入增长。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和地方资本集团盘根错节的发展,各地普遍都存在想要利用民族身份来争取特殊利益的资本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除了包含政策扶持之类的补贴,也包含谁能占有实打实的土地、矿产和其他企业。这些资本集团有时以官僚派系存在,有时以黑社会存在,有些则直接与分离主义运动勾结。

所以,在没有了革命目标之后,所谓的“汉化”就失去了一切的“主义”,变成了纯粹分赃的“生意”。

